

《相交的平行線》

作者: 梁單

Powered by [紙言](#)

第一話

唔知你仲記唔記得好多人話過，我地嘅性格就好似平行線一樣，永遠唔會有交點，但係其他人又點會知道其實根據黎曼幾何(Riemannian geometry)，平行線係球體上面係會彼此相交的。正如我地呢兩條本來毫無瓜葛嘅平行線將會因為一個偶爾嘅機會，由一個球體協助下而得以相交。

「喂，柒頭，星期五入唔入camp啊，聽講好多囡囡架。」高佬搭一搭我膊頭。

高佬係我老死，人如其名，身高有成6尺幾，籃球隊隊長，不知幾多囡囡鐘意佢。但係佢偏偏就群埋我地呢班毒撚度一齊玩，話咩咁先可以體現佢嘅真性情嗰，我地呢啲真毒通常叫呢類人做——偽毒。

「唔啦，呢個weekend有嘢做啊，暑期功課未做完啊。」

「收皮啦，功課使鬼做嘅咩，開學嗰日返學抄咪得囉。」肥仔一面囂張咁講。

呢個咁串嘴嘅死肥仔都係我嘅死黨之一，又係學校的籃球隊，而且一樣人如其名，肥頭耷耳。佢近排話要脫毒嗰，但講咩脫毒呀，明明只係想有囡囡之嘛。

但同佢地Fd都只係因為我地住得近。

「冇計啦，而家都就8月啦，再唔搞就做唔切啦。」

「到時搞掂咪借你抄囉！今次camp呀，全級最靚個4朵級花都去呀，你知我想追裡面嘅呀喬嫁。同我地一齊去啦，你仲可以近距離見到女神淇淇呢。」

「係囉，你都知我脫緊毒嫁，我都想知以我嘅功力，可唔可以連女神都落係我手上。」

「收皮啦！」

「收皮啦！」

「但係始終女神都只可以遠觀而不可褻玩焉，仲要好似肥仔幻想咁玩弄於股掌之間，冇番10個鐘頭去訓都做唔到呀。」

「唔係嗰，你諗下，當我過左個camp追到呀喬就咩事都有可能啦。黎啦，你都唔想我好似你咁啦。」高佬扯著我隻手。

「妖！你條死Gay佬好放手啦。」

當然我知道，法官大人，冇得屌死人都要屌，但又係咪真係有機會.....？

就係咁，我俾個兩條hihi說左去學校嘅無聊夏令營。至少當時嘅我，的確係咁諗。豈料，我會真係與妳認識，並且同妳這條平行線第一次相交。

2014年8月1日 上午11時

因為集合時間係12點，所以我地約左11點等，順便食埋個晏。

到左荃灣站A出口，就見到高佬企左係出口，正因為佢咁Q高，搵佢真係好方便。一如以往，肥仔佢仲未見人。

「呀單，我地搵野食先啦，都係唔好等佢啦。」高佬一臉不滿話。

無錯，我就係呀單，都唔知係咪前世做左啲咩，老豆老母改我個名叫呀單，搞到的十幾年黎都係單身一個，果然係唔怕生壞命，最怕改壞名。而肥仔呢，佢每一次都係遲到。係「每一次」！所以我地都係食住等。

「咁照舊飯堂啦，唔好諗咁多啦，廢事陣間遲到。」

我地就去左街市街嘅名人飯堂——牡丹樓。過了半刻鐘，肥仔先斯斯然，頂著頂捧球帽，加副機師Ray-ban，登台咁的入黎。

「大哥，你都幾早嫁啲。」高佬不屑咁話。

「Sor 囉，晏左起身嘛。」

「都叫你咪打咁多飛機啦。」我說。

「係攞呀，執野執夜左咋，雖然話今日會見到女神姐姐，我都要留番啲精力今晚沖定涼，擦定牙，擎乾水好好服待佢地嫁嘛。」

「仲要著到登台咁啲...」

「梗係要啦，呀單你諗下，我地有成個月冇見過女神，呢次一出場，一定要隆重咁華麗登場，先至可以震撼到女神嘅心，正所謂出奇制勝勝於奇嘛。」肥仔托一托副太陽眼鏡。

「咁你要出奇，你唔著到熊本熊咁去，仲可以擺正牌咁抽水啦，反正你身材又似啲，可能女神鍾意熊本熊呢。」我說。

「潮流呢味野你識條鐵咩！」

「發夢就早啲訓啦。」

番到學校，雖然仲係暑假，但都已經有幾十個人係操場熱熱鬧鬧咁。被圍係中間的圓心就是自然係我們嘅4朵級花——淇淇，J me，呀喬同Pinky。每當她們四個一聚，周圍一定圍著一班人。

講講她們四個 -

淇淇·性格外向·朋友多·嗜好多·當然兵仔都多。女童軍隊長·再帶有允兒的外表·黑長直的頭髮·是很多男生的夢中情人。今天穿上純白色長裙·背向太陽·好像令她散發著光芒。

J me 是四人中身材最好的。有著全香港男人夢想的36D-24-36 (後來才知道)。平常用毛衣藏著·但今天天氣很熱·她只穿了一件白色T-shirt·配上熱褲·好像跟所有人說自己的名字 - J me吧。拜倒石榴裙下的不計其數·猶如翻版的少時Sunny。

呀喬有著很多女生都夢寐以求的42串長腿·並有著清新脫俗的外貌·同年級的人都公認她像少時的秀英·亦係高佬千方百計想追的女仔。

Pinky

佢單靠著俞利的臉孔·甜美的笑容已經可以吸引很多男生·但一說話的她·側漏的傻氣足以掩蓋女神的形象·瞬間就能俘虜不少男生。

正因為妳們是女神級的人物·身旁總會有不少小兵為了吸引女神的注意而服兵役。而妳這公主般的風頭人物·與我這毒撚·就好像一對平行線·永遠也不會相遇·亦不應該相遇。可笑的是·那個球體正把我們逐漸拉近.....。

我們到達營地放好行李後·主持人集合了我們說

「係未來個三日·你地都會地分成三組·而今次分組嘅方式就係抽籤。袋入面有三種顏色嘅波子·分別係紅藍綠·每個人出黎抽完之後就俾我們記錄番。然後大家保存著粒波子·完左成個camp再還番俾我地。」

呢次抽籤仲緊張過出去擺成績表·希望可以同高佬或者係肥仔一組·等呢三日有個伴·如果唔係我就要孤獨三日啦。

第一個上去抽的是淇淇·她上前抽了·主持人看之後就在白板上面·紅組的一個column寫下淇淇的名字。然後是J me·她抽到的是藍色。呀喬的是綠色。Pinky就抽到藍色。慢慢地就抽了一大半·差不多輪到高佬的時候·聽到他不停唸唸的說

「綠色...綠色...綠色...綠色...綠色... 綠色...綠色...綠色！」

「你駛唔駛呀·係咪真係咁鍾意呀·你又唔愁冇囡。」我說。

「你知唔知好難得遇到一個酷似天使嘅人·當堂係完美嘅化身。份人又斯文·又係學校長跑隊·讀書又唔錯·正宗文武雙全·真係不得了！你諗下·如果我每日都可以同佢練跑——完美！再者·拍拖容易·遇到一個你愛嘅人·一生人可能只有一次。」

果然·能夠俘虜毒撚嘅心·非一眾女神天使嘅臉孔·亦非魔鬼嘅身材·而係佢地對於女神嘅憧憬·憧憬著未來·憧憬著美好；呢種憧憬·就算係偽毒·就算係閻閻無數嘅籃球隊隊長想避都避唔到。你一有愛·你就會想為了對方做些什麼。你想犧牲自己·你想服務。

當高佬不斷思春個陣·肥仔已經抽左啦·他抽到同兩個女神一樣既藍色。佢抽到個下·一轉身射番兩個勝利同警告嘅眼神·以人生勝利組嘅姿態暗示「唔好阻我起雙飛」。

跟著輪到高佬，佢抽嘅時候又不斷咁碎碎唸，一抽，佢起碼呆左2秒。然後望向我，慢慢由目無表情變成Cheshire cat咁樣，好似一切只係發生係夢入面咁，當我見到高佬嘅名同呀喬同一個column，真係「冇咁撻喺呀」。

終於到我。我至少有三份二嘅機會可以同朋友一組，多出黎嘅，叫運氣。但係當我諗著唔要紅色個陣，成個腦就只係得翻紅色。將粒波子抽上黎之後，唔知點解，睇落去都好似紅色咁。不！係紅色，我抽到嘅係紅色，又係咪咁撻喺呀.....就係咁，呢顆紅色嘅球體，將兩條平行線拉埋一齊。

第二話

"遇見是兩個人的事，離開卻是一個人的決定；遇見是一個開始，離開卻是為了遇見下一個離開。這是一個流行離開的世界，但是我們都不擅長告別。"-生活在他方

就係咁，呢3日2夜我就同淇淇同一組。分組之後，組裡面有7個人，除左我同淇淇之外，仲有呀年，呀達，呀泰，Kristine同呀欣。然後主持人首先俾10分鐘時間我地互相認識。咁我地就坐底圍左個圈，淇淇就開始發揮佢嘅領導能力，充份表現著風頭人物嘅性格。

「Hello，我係5C嘅淇淇呀，不如我地介紹下自己先啦～」

淇淇以輕柔嘅聲線，再加上甜美嘅笑容，當堂吸引了側跟嘅小兵和應。

「Hello，我係5D嘅呀年。」.....

經過一輪的介紹，只差我一個，所以所有人都望住我。我心諗，你地唔駛咁望實我嘛。再加上淇淇佢嘅明眸注視，我嘅心情即刻緊張起呢。

「Hi，我係5E嘅呀單，大家好。」

「原來你就係呀單呀」淇淇突然驚訝著。

「噢，係呀。你好，點解你會知我個名？」

正當淇淇想解釋時，主持人集合我地話第一個Program要開始啦，而家我地要移師室外進行。

「嘻嘻，今晚搵你先再話你知啦。」淇淇行過我身旁，正因為佢身高只到我膊頭，所以掂高腳，到我耳邊細細聲話。

那一刻我突然緊張起來「今晚...再搵我??」正當我理解緊妳的意思時，背後突然一沉。

「行啦，仲思春，再唔行佢地開始啦。」高佬一手搭著我肩膀話。

「你唔係應該陪著呀喬嘅咩，咁得閒呀？」

「我已經約左呀喬今晚細說心事，呢啲叫速度好冇。」

「哈，Talking with the moon囉，咁即係今晚唔駛預你睇達哥啦」

「仲睇達哥？今晚要睇星。」

「好好，有異性冇人性啦唉。」

「你睇下肥仔佢先啦，一個yo兩個女神，呢啲先叫有異性冇人性囉。」

眼見前面呢個肥仔，輕而易舉咁yo住兩個靚女也沒有一丁點嘅壓力，睇呢佢脫毒成功了。

第一個program

係Ice-breaking，目的是為了令我地能夠同組員進一步互相認識和破除冰山一樣嘅隔幕。經過Ice-breaking之後，佢地已經比開始個陣熟得多，開始有講有笑。

「呀達你頭先劈開個西瓜時真係有啲料到，果然係玩開空手道」Kristine說。

「當然啦，只係碎料，何足掛齒。」

「但係果西瓜真係好大個，劈開之後仲要食晒佢堅飽。」呀年企係另一邊摸著個肚話。

「好彩我地有四個男仔咋，如果唔係就會好似J me同呀藍個組咁要靠兩個男仔做主力。」淇淇話。

「個肥仔都好勁呀，睇著佢鯨吞個大西瓜，真係嚇到我呢。以為輸梗個陣，好彩我地都有大口欣咋哈哈！」

「頂你呀孬仔泰，自己食唔到就逼我食，而家又話我大食，你老味呀。」呀欣一路追住呀泰打。

「你覺得點呀，做乜唔出聲呀，係咪食完有啲咩唔舒服呀」淇淇過來望著我問。

「唔係呀，只係唔知有咩講姐。」

「你真係好靜呀，你係咪成日都係咁嫁。」

「Er...係掛。」

「唔好咁啦，你要融入我地先得嫁嘛。」

當時嘅我，真心認為有點強人所難。雖然女神主動同我傾計真係好開心，之但係佢都只不過係循例關心下組員，發揮下萬人迷角色設定。

但原來我已經係你心入面佔有很重要嘅位置？原諒我當時未能向你表達我心中所思所想。

晚飯過後，我們就進入第二個program——夜行。

「夜行係俾我們去一筵離營地唔遠但沿途冇光嘅路，之後逐個行翻營地。」主持解釋著。

當時八月的天氣很熱，熱得有點過份。但幸運的是天朗氣清，夜間郊區光污染沒城市那麼嚴重，四周漆黑得要緊。但同時，天上的月亮，星宿才能清楚展現，甚至連夏季的銀河亦影入眼廉。繁星與銀河，一個接著一個的努力著，讓我們相交。

「喂，邊個行先啦，我有啲驚呀.....我唔行先呀。」淇淇震驚著。

「邊個行先啦，我都好驚喎。」呀欣話。

「咁我地四個男仔行先囉。」呀泰提議。

「咁咪要我地兩個女仔行最尾姐囉，唔好啦。」淇淇話。

「毒男你行最尾，我地三個行先啦？」呀泰話。

「呀欣呀，都係你行先啦，幫幫我壯膽啦。」淇淇說。

「好啦咁。」呀欣說。

「咁呀單你行最尾有冇問題呀？」淇淇輕柔問我。

「我冇所謂呀。」

終於，我們決定好順序就開始行，當淇淇正等待出發的時候，

「呀單你行最後驚唔驚嫁？」

「ok啦，又唔會蕩失路。」

「咁我見到前路一盞燈都冇，咁黑又唔知有啲咩會出黎……」

其實我感覺到淇淇依然好驚，所以我決定嘗試下吓下佢。

「有個月亮陪著你呀嘛，唔洗怕。」

「雖然姐，但……」

正當淇淇仲想講時，工作人員已經安排佢要開始行啦，而我就再等5分鐘之後先出發。

「咁陣間見啦呀單。」

「小心D，陣間見。」

在這5分鐘，我不曾為漆黑的前路而憂心。我只是在想，今早自我介紹時，淇淇所表現的驚訝，為什麼妳會如斯？我的名字對妳而言，又是怎樣的一個代名詞？是一個知道名字的陌路人嗎？還是我已經享負「毒」名？想著想著，5分鐘過去，該我出發的時候了。

儘管我向著漆黑的前路踏步，但天上的確有很多星星。北極星在我正前方閃耀，原來營地在北方，那我一定不會迷路了。皎潔的月亮在正上方照著我，幫助我望清前面的路。走到一半的路程，我看到前方有兩道月光繞過樹影聚焦在樹下的少女身上，妳……映入眼簾，是淇淇。但妳並沒有立即注視到我，而是不斷的利用月光查察地面。這次是月亮，把我帶到妳面前。

「你搵緊咩呀？」

妳被我發出的聲音嚇了一跳。

「我唔見左今朝抽個粒波子呀，臨出發時都檢查過係度先出發，但想再擺出黎個陣已經唔知跌左係邊。」

「咁我幫你搵下。」

我們沿著大樹的周圍看，雖然月光照著，但樹旁仍是漆黑一片。找著找著，看到前方有點反光的顆粒，拿上手看，是紅色的波子。

「搵到啦！」

「俾我睇下？」

「係我個粒呀！唔該。」

這一刻，月光映照著她白白的臉，而臉上顯出一抹淡淡的紅暈，是種失而復得的幸福。村上春樹說過「剛剛好，看到你幸福的樣子，於是幸福著你的幸福。」我看著他，不經不覺被妳吸引著。妳總是有這種能力，總能夠吸引著別人的眼球。

「不如我地一齊行囉？」妳一語劃破這寂靜。

「哦，好呀。」

「係呢，你仲未話我知點解你會知我個名啫？」

「你真係想知？」

「唔想知我又點會問」

「係因為.....係因為.....我之前就聽過你個名啦。有次女童軍聚會，有個隊員佢係要成日係圖書館當值做管理員。佢個次突然間提起係圖書館成日見到個好奇怪嘅男仔，每一日放學都見到佢度睇書，但係從來唔借書啫。一睇就睇到學校圖書館收館嘅時候。而佢有次要影印，咁我個朋友終於知道個男仔叫咩名，個個就係呀單你啦。我個朋友講過你都好鍾意睇米蘭昆德拉同村上春樹嘅書，所以我對你真係好有印象，之後我有再問你會睇咩書.....。」

「海明威同卡夫卡。」我說著

「你都真係好鍾意啲翻譯文學。」

「咁我都會睇下張愛玲嘅。」

「其實你都睇好多書啫，咁你最鍾意邊本呀？」

「從現在起，我開始謹慎地選擇我的生活，我不再輕易讓自己迷失在各種誘惑裡。我心中已經聽到來自遠方的呼喚，再不需要回過頭去關心身後的種種是非與議論。我已無瑕顧及過去，我要向前走。」

「生命中不能承受的輕!!!」

「咁你呢？」

「如果你認識從前的我，那麼你會原諒現在的我。」

「原來係傾城之戀。」

一個極似允兒的女仔，在話語之間，不多不少散發出文青的氣味，這個女生，慢慢的，慢慢在我心中擴展著。我想遏止。心臟是一座有兩間臥室的房子，一間住著痛苦，另一間住著歡樂，人不能笑得太響，否則笑聲會吵醒隔壁房間的痛苦。我害怕著，害怕著結束；我喜歡著，喜歡著一起。

第三話

"It was the best of times, it was the worst of times." - A Tale of Two Cities

我同淇淇在文學氣息的包圍中度過這次夜行。想不到，一直都很難跟人溝通的我，在這次夜行當中，倍感輕鬆。能夠想笑就笑，不必諱言。妳好像一隻不忌生人的百靈鳥般說過不停，與我分享著妳的喜悅。跟妳一起不但能認識到妳，更能認識到我自己。但耳邊的燕語鶯聲，愈加令我害怕，這一刻的歡愉，還能有多少刻。

夜行過後，今天的所有活動已經完結。所以，大家都回去自己的房間準備。因為，真正的活動，才要開始準備——晚間自由活動。

「喂，柒頭，聽講你同淇淇一齊行番黎啲，突然間咁快手呀？」高佬話。

「只係傾下計姐，你講到得米咁。」

「咁你有冇襯黑拖人隻手呀？」肥仔話

「當然冇啦，點夠你利害，一個人yo兩條女，脫到毒大晒咩。」

「喂，陣間我會同呀喬出去傾，你地自己執生啦。」

「我都唔聽達哥啦，佢地話沖完涼去大房等，呀單你過唔過去呀？」

「我唔啦，睇埋本書就訓啦，我都唔習慣咁多人。」

肥仔同高佬就這樣出去了。整個房間成了我獨個的樂園。而我，看著手機上的時間一分一分的過去，再望著眼前這本挪威的森林，裡面跟著我道，「哪裡有人喜歡孤獨，只不過不亂交朋友罷了，那樣只能落得失望」.....除了這兩個老死外，我真的沒有朋友了。我喜歡孤獨嗎？我想與肥仔到大房麼？不，我喜歡現在這樣。

看著看著，我也忘了時間，手機顯示著00:30，夜已深。但窗外清朗的夜景在我心頭泛起一段又一段的漣漪，總令我記起與淇淇的對話。正當我思春思得要緊，一下下的敲門聲，劃破了這夜的寧靜。

「燒春袋呀.....契...」

「燒咩呀？，你肚餓呀？」淇淇一臉疑惑的問

「噢，唔係呀，想叫隻燒春雞姐。」我被淇淇嘅出現嚇了一嚇。

「嘩，你啱啱食唔飽呀，我帶左杯麵呀」妳笑一笑說道

「杯麵正呀。」

「點解你會過黎嘅，你唔係應該同佢地玩緊嘅咩？」我地一路行去canteen 一路傾

「冇呀，我見佢地玩到癲晒，見你唔係度咪過黎睇下你搵你食杯麵囉，你做咩又自閉呀唔過去呀。」

「我都唔係自閉，只不過不太喜歡嘈姐。」

「係咪每個睇書嘅人都咁鍾意靜嫁。」

「唔靜點睇書呢？」

「你又啱。咁睇書之餘都要社交生活嫁嘛。」

就因為妳這一句話，我開始學習改變，改變自己的習慣，改變自己的形象，我想變成你喜歡的人。

之後，我地回到房間繼續談天說地，我們的對話由莎士比亞到張愛玲、從芥川龍之介到村上春樹、卡夫卡到米蘭昆德拉。除此之外，還有從生活的點滴到政治觀點。

「喂，呀單呀，你點解突然間會參加呢個camp，以你嘅性格應該唔會參加嫁啫。」
淇淇的大眼睛眼定定咁望住我問。

「其實我俾朋友捉左黎。」

「下，咁呀，好慘呀，係咪好高個個？」

「係呀，佢叫高佬。」

「我知，傳說中嘅籃球隊隊長嘛，我見佢係女童軍隊中都好受歡迎。」

我心想著女童軍的情報網有點恐怖，然後道。

「你都係因為佢而黎個Camp？」

「當然唔係，我唔鍾意呢一type 嘅，he is not my cup of tea。」

「點解呢，唔會覺得呢type男仔好型咩？」

「我始終認為內涵緊要啲，須知道 “For beauty, wit, high birth, vigour of bone, desert in service, love, friendship, charity, are subjects all to envious and calumniating time.”」

「哈哈，Troilus and Cressida。果然女仔都鍾意愛情劇，可惜呢個係一個悲劇。」

「其實我想用名言同人傾計好耐，但係啲朋友總係搭不上話，可以同我咁quote既你都係第一個。不過個男仔好似幾鍾意呀喬啫。」

「女仔真係咁易sense到呢D嘢咩？」

「唔係啫，佢flirt
呀喬做得好明顯囉。但係呀喬佢就真係鍾意體育勁嘅男仔嘛，所以我都有乜點理佢地。」

「噢。」

講講下，或者太夜嘅關係，淇淇已經係我面前訓著左。望著妳非常吸引人嘅臉孔，時間已經失去概念，突然一聲輕響，有人開門。然後我見到高佬拖著呀喬入黎，我即該俾他們一個細聲D嘅手勢。

「咦，點解淇淇係度嘅？」呀喬細聲咁問我。

「Er.....佢過黎搵我傾計。」

「你有對佢做過啲咩呀？」

「冇呀冇呀，淨係傾計咋。」

「哼，算你啦。」

之後佢走過去小心咁拍醒淇淇，等淇淇半睡半醒嘅時候，呀喬佢扶起妳帶著妳翻睡房了。

「喂！勁啫。又話睇埋本書訓嘅？點解睇到到淇淇都入埋黎？」

「當我準備訓嘅時候，佢突然過黎搵我嫁。」

「高章！以被動作主動，真高章！」

「痴筋！你仲犀利啦，拖埋人地啦啫。」我道。

「哈，我呢啲係林寶黎嫁嘛，賣速度嘅，同你呢啲賣實用嘅本田唔同囉。」

「我何止本田，我仲要係Honda Civic囉。」

「Honda Civic 係cheap cheap cheap cheap cheap型嘅量產跑車，我係限量版 Lamborghini Aventador 呀，除左速度之外，仲要帶D蠻力，先自係我嘅標誌。」

「想發夢就早啲訓啦。」

「肥仔佢地仲未玩完呀？」我再道

「真係唔知佢地呀，本身我同呀喬係出面覺得多蚊同熱，所以諗住番入黎，冇諗到太黑佢仆親，我一扶就拖左啦。」

「得啦得啦，速度嘛。知你勁啦煩人。」

「哈哈，我實在太開心啦。」

「完左個Camp餐飯走唔甩啦。」

「哈哈，冇問題冇問題。但係會唔會太快呢？」

「你問個毒搵感情問題，你有病呀？」

「哈哈，又係啲。」

「但我可以答你，“Love is a flower that lives on the cliff. You can pick up the flower with nothing but your courage and adventurousness.”」

「哈，你呢個朋友真係有趣，咁你同淇淇呢？」

「“It was the best of times, it was the worst of times.”」

2014年8月2日

清晨的陽光照耀著，從窗外映射入房內，喚醒了睡的不太沉穩的我。當我起身，見到只有我同高佬係房裡面訓覺，原來佢冇翻呢呢邊訓「有冇咁好玩呀？」。

於是我叫醒左高佬，梳洗之後我地去食早餐。去到canteen，我們等了一陣，見到一班Walking dead咁樣向住canteen呢邊行過黎，當堂嚇一嚇，差D以為未訓醒。

早餐過後，開始今天第一個program，program

期間，我個組除左我同淇淇之外，其他人都精神散煥，看來他們都在把握時間休息，因為下午的活動才是重頭戲——Running man。

食完午餐，各人養精蓄銳準備作戰！

「先講講個規則先。首先，而家每組有七個人，要搵一個人做王，其他六個去當兵，負責保護王嘅名牌，防止被撕。王嘅名牌被其他隊撕左之後，該隊有名牌嘅隊員可以運送去中立區，咁被撕嘅一組就判全組輸。而兵和王嘅唯一分別係，兵名牌撕左之後，翻去復活點可以即時復活。我們會有紫色衫嘅工作人員巡邏，如果冇名牌而被捉到會即刻處死。復活點同埋個幢building都係中立區，會有黃色衫嘅工作人員看守，中立區係唔可以撕名牌。如果犯規即game over，無得復活。限時1小時，1小時之內翻唔到中立區亦會輸。記住，有名牌嘅人只可以係最後5分鐘先可以進入中立區，除非手持其他組王嘅名牌。若果有王死左，我地會廣播召集個一組人翻復活點。為了分別你地唔同組，大家著上組顏色嘅龜背。以上係第一場所有規則。」主持人說道。

「XX，就你做王啦」

「好呀。」XX答道。

「咁揀好王之後，我地可以點進攻？呀單你有咩意見呀？」淇淇問著

「我相信佢地一定會揀呀喬同J me

做王，雖然機會率唔係百份百肯定，但係藍組一定會揀女仔做王，因為佢地得兩個男仔，所以好大機會由肥仔貼身保護，而另一個打遊擊，佢地仲一定會將自己嘅名牌撕左先，咁佢地就可以亂黎。而另一組有個高佬係體能王加上呀喬本身係長跑隊，所以最難打。若果可以利用J

me個組嘅遊擊去打佢地就最好，咁呀達就可以贏到佢地。而我地兩個人一組，呀達打遊擊。而撕名牌最好就係工作人員視線範圍之內撕，以免被佢地反撲。」我說著。

「咁我同大口欣一組啦，而呀年就同Kristine一組，你地兩個自己攞掂佢，咁分組應該係最好嫁啦」孬仔泰話。

然後係準備途中亦同呀達交代左一句埋下陷阱，當然，希望用唔上啦。

一場廝殺的遊戲即將上演。

第四話

“The true man wants two things: danger and play.” – *Also sprach Zarathustra*

現在，我們互相幫組員貼上名牌。

「咦，呢啲係一次性名牌黎嫁嗰，自己撕左再貼番行唔通嗰」呀欣道。

「咁咪好囉，會公平啲。」Kristine說。

貼好名牌後，主持人再講話

「相信大家都留意到名牌係一次性嘅。1個鐘頭之後，若果三組嘅王都冇死到，就會depends on大家撕到幾多個名牌計分，所以大家最好都係撕多幾張啦。好！大家可以出發，我地嘅工作人員已經ready，活動範圍係成個Campsite。最後祝大家Happy hunting and be hunted.」

鐘聲響起，我同淇淇就開展1小時嘅逃亡之旅。

01:00:00

我地組一開始分開行動，但我同淇淇真係一D危險意識都冇，仲一路行一路傾.....

「Sorry呀，我尋晚傾傾下訓著左.....」

「噢，唔緊要呀，係我講野太悶姐。」

「邊係呢，但多謝你係我訓著左個時幫我襟被，真係好窩心嫁。」

當妳對我笑一笑，我的腦裡立刻陷入一片空白.....果然「人類的生命，不能以時間長短來衡量，心中充滿愛時，剎那即為永恆」。

突然，我隱約見到眼角有兩團藍色逼近。順著眼角一望，我立即拉著淇淇跑起來，身後緊迫不捨的是兩名藍組的組員，還好我們起步快，再加上本來就一段距離，不消一會就擺脫了他們。果然，這個遊戲非常刺激！看來，若不想跑到變死狗的話，該把剛才討論的戰術用上了。

擺脫他們之後，我們找到呀達，跟他提及要用上戰術解決掉藍組了。

00:50:32

「麻煩你，叫其他組員而家匿埋，一動不如一靜，等到最後30分鐘我地先行動。」我跟呀達說。

「OK！冇問題。」

就這樣，我們各人都躲藏起來，各養精蓄銳；二虎競食之後，漁翁再走個過場。

「呀單呀，其實你都幾有統籌同埋領導能力呀，點解你要收埋自己呀？」

「吓，我？我其實唔okay嫁.....」

「唔係呀，你岩岩咪統籌左囉，我都未諗到點算嘅時候，你已經俾緊指令，真係好勁呀！」淇淇臉色微紅，興奮的道。

「係咩？」

「噏，你睇下。高佬真係同小喬一組，而肥仔又真係同J me一齊行，而且其他都係各有各行，同你估嘅一模一樣呀！咁你對王既推斷應該冇錯啦。」淇淇同一種比我還要肯定的語氣道。

00:32:18

「我地開始出發啦」我說。

「乜唔係30分先去咩，我地早左小小啲」

「冇錯，佢地係30分先行動，咁但係我地要預早去搵獵物嫁嘛。雖然我地知道同伴嘅位置同埋各自嘅目標，但係我地而家對獵物嘅位置仲係一無所知，所以我地要預早去搵他們，仲要知道埋工作人員嘅位置.....你做咩眼定定望住我呀？」看見淇淇美目中滿是小星星的看著我，我不禁好奇，到底她聽到了多少。

「我覺得你解釋同埋推論個陣好型呀.....」

「哈，哈，呢個笑話幾好笑.....」

「唔係笑話呀！！！」妳撇了撇嘴，佯裝著怒道。

就在我們打探了不久時，終於有收穫了。

「見到啦，J me同肥仔係10點鐘方向。」

「嗯，工作人員就到canteen.....ok，我地慢慢行背住佢地，行向canteen方向，收到我signal就即刻跑向工作人員。」

「Yes sir。」妳把手放在額頭前方，在我耳邊輕聲說道。

我地開始背著佢地慢慢行，我地聽到佢地亦好似好有計劃咁慢慢approach我地，等緊時機落手，其實只係太遠肥仔怕追唔上。

「放鬆D，慢慢行，唔好緊張呀。」我搭著淇淇膊頭同佢講。

「好難唔緊張啲。」

淇淇肩上傳來的微顫，揭示她的內心確實忐忑，只能寄望她能堅持多兩步。

「好啦，差唔多啦，預備.....」

當我地去到轉彎位個一刻，突然擰轉頭扮岩岩先發現到佢地，然後再大叫「走呀!」，走入去轉彎位閃避。

就係個一刻，當佢地知道左行蹤敗露，手快嘅J me即該撲上黎，J me同淇淇個名牌最近個陣只係差一隻手位。正當佢地追我地而轉彎個陣，埋伏係到好耐既呀達以快槍手嘅速度，撕左J me嘅名牌，然後以更快嘅速度拉開距離，呀達一邊跑開一邊睇名牌嘅背後。

「得手啦，冇王字呀！」就係呀單回頭，避開肥仔嘅偷襲，聽到呀達叫道。

「小心D去中立點呀！」我一邊同淇淇跑去工作人員一面大叫。

就係工作人員捉左J me無耐，我地終於擺脫到肥仔，可以休息下.....

「肥仔平時...行唔夠100米都已經上氣唔接下氣，今次追足成3分鐘，睇黎J me落網對佢刺激都好大下.....」被追了這麼久，我跟淇淇已經出氣多入氣少。

過了5分鐘左右，出現了第一次的遊戲廣播。

「藍組王已死亡，請藍組全體組員返回中立點。重覆，藍組王已死亡，請藍組全體組員返回中立點」廣播重復著。

00:20:00

「呀.....好劫呀，心跳仲係跳得好快呀。」淇淇雙手捂胸口說道。

「你冇事呀嘛？」我一邊拿著紙巾給她一邊問道。

「冇呀，只係好劫...好緊張.....」

「咁不如我地入canteen飲啖水啦。」我提議。

「好呀好呀。」

此時，呀達已經跑番番黎。

「喂，睇你平時唔聲唔聲，都幾有計啲。」呀達一拳打落我膊頭話。

「你夠真係跑得好快啦，揀你打遊擊真係冇錯。」

「我已經照你意思專登跑去俾高佬佢地睇到我走過黎啦。」

「好！掂！可以進下一步計劃。」

「好，咁我通知組員叫佢地分散D啦。」

「嗯，辛苦啦」嘢都未講完，呀達一個轉身已經無左影。

「咁而家我地點呀？」淇淇平復氣息之後問我。

「等。等其他組員分散敵人，同理等綠組嘅王攻過黎。」

「你咁肯定佢地會。」淇淇疑惑道。

「當然。」我自信的微笑道。

「點解呀？」

「因為我之前叫呀達經過佢地面前先跑過黎，就係要佢地發現我地同監視我地，能夠監視canteen而唔俾人發現，就只有前面嘅花園。」

「咁點解佢地唔攻入黎呀？以佢地嘅戰力絕對可以贏。我唔係有心踩你.....」淇淇語畢有點小擔心的看著我。

「唔緊要。沒錯，論單兵戰力而言，我地已經輸晒，但係佢地怕，怕岩岩嘅事會再發生，再用多次打低藍組嘅方法。怕一子錯，滿盤皆落索！」

「咁我地點先引到佢地過黎？」

「等到最後5分鐘到，我地向後門走，佢地就會落手。」

「嗯，明白啦。」

00:06:02

「我地走啦，係最後決戰嘅時候啦。」

「好緊張呀！你有冇一句名言呀而家？」

「I think that only daring speculation can lead us further and not accumulation of fact.」

「下，呢個唔識啫？」

「嘻嘻，呢句係愛因斯坦嘅。」

「你蝦我唔識。」妳打著我說。

當我們搭出第一步時，身體不自覺的牽著了彼此的手，連上了彼此的心，在這一刻，不分你我。妳對我笑了笑，我只感覺自己的臉越發滾燙，我問你我是否紅得像蘋果？

妳沒有答我，只是對我再笑了一笑。

面對決戰，兒女私情理應放下，專心戰場，但能夠牽著你共赴戰場，是我永遠都沒想過的。我們踏出第二步，此刻我緊張得心臟快要爆炸，除了是決戰的一刻，更是我第一次牽著你，手如柔荑，膚如凝脂，令我戰意前所未有的高漲，真希望能夠把這刻無限放大，直到永遠。當我們從後門一出去，手牽手的就跑了起來。

突然一聲巨響從後方傳來，令我們不由自主的往回看，只見剛被推開的門中，衝出兩道人影。我們向前一直跑，一直跑，一刻都不敢停留。奈何他們是運動情侶，很快就把我們之間的距離縮短，危急存亡之際，我還不斷的拉扯著淇淇，希望能多拉開一丁點的距離.....。

突然！我整個人被抱了起來，然後我聽到淇淇的尖叫聲，她被呀喬從後抱著，掙扎了幾秒的淇淇，名牌最終還是被撕下了。

「No！」我放聲叫道。

然後，高佬就鬆開了我，接過淇淇的名牌，像學屆籃球賽最後快攻般向中立區跑去。

「跑快啲呀。」呀喬說。

只見高佬繞過回來支援的呀達就遠離了我的視線。

一切都完結了嗎？就這樣輸了嗎？到最後還是改變不了身體質素的差距嗎？

00:01:19

「你地已經輸左了，已經冇人能夠追到佢嫁啦。」呀喬得意的說道。

當呀喬跟我們搭話時，淇淇便已經將她背後的名牌撕下。

「係呀，而家的確冇人能夠追得到佢，學屆比賽場上面能夠追到佢快攻嘅已經不多，更何況呢到得我地，可惜呢個先係你們會輸嘅原因，因為佢跑得太快啦。」我說到這裡，嘴角揚起了勝利般的微笑。

「小喬，你地中計啦。」淇淇向她揚揚手中的名牌。

淇淇立刻把名牌交給我，我拔足狂奔，向著高佬相反的方向。這一切都在意料之中.....因為怕高佬會反撲我。呀喬因為知道我們的計劃而不停追著我，不愧為田徑長跑隊成員，雖然沒有高佬的爆發力，但她仍然緊追不捨。幸好我們整隊大部分時候都在休息，呀喬開始後勁不繼。而且我有著不可輸的理由，繞路向著中立點進發。眼前，我只看見目標的建築物，向著終點跑去，其他人亦紛紛跑向中立點保護我不被阻截。

然而，達陣！交上名牌。

最後淇淇同呀喬雙雙都在限時前回來，伴隨著低沉的喇叭聲響起，撕殺結束。

第五話

“Flower of this purple dye, hit with Cupid's archery, sink in apple of his eye.” —A
Midsummer Night's Dream

「好，人齊嘅話呢就可以debriefing啦。咁首先啦，報告賽果先，呢場只有紅組嘅王可以生存到最後，所以係由紅組勝出既。」主持人輕輕拍了拍手，以示鼓勵。

「點會呀？我撕左淇嘅名牌俾，點會係佢地贏呀？」高佬不忿說道。

「呢位綠組隊員稍安無躁先，你睇清楚呢個係咪你交上黎嘅名牌？呢個係普通嘅名牌，並唔係背後有王字嘅王名牌，而原因呢，我相信由紅組解釋會更加清楚。」主持人續道。

「咁我講啦，首先我地嘅王並唔係我，你地估錯左啦，我地嘅軍師呀單分析，你地一定會認為我，小喬同me做王，咁樣會係各組最穩陣嘅打法。但係我地平均嘅體能都唔夠你地兩組打，所以我地要令你地相信我係王，而實際上我只係負責保護王同埋準備隨時犧牲嘅兵。而呀單先至係我地組嘅王，估唔到一切同佢諗嘅一樣。」淇淇解釋著。

「哈哈，你咁就俾呀單誦左一鑊。」肥仔向高佬得意的道。

「帶左好多個團體玩呢個Program，大部分都係以體能取勝，你地組能夠用計仔黎贏真係好少見，果然知己知彼，百戰不殆。細佬，你都幾好嘢喎。」主持人向我再道。

幸好沒有下一場，再來恐怕就沒有那麼簡單能夠取勝，他們必定有所防範。況且，現在的我亦無法集中精神，不是因為我已經筋疲力盡，而是腦海一直想著妳。我想，我真的喜歡了你。

「跟著就係自由活動嘅時間，如果想玩球類活動嘅話可以去辦公室到借。」係主持人嘅分享完之後。

「喂呀單，諗唔到咁都俾你贏左。」高佬一拳輕輕的擊在我後背。

「嘻嘻，只係幸運姐。」我雖然這樣答道，但上揚的嘴角出賣了我的內心。

「下次你唔會再贏到嫁啦，因為我正式將你當做對手。」

高佬看著我的時候，感覺到一股壓力，令我呼吸有點困難，難道這就是學界比賽鍛鍊出來的威壓麼？

「噢，咁俾你贏囉」我臉色一正道。

「哼！我唔要呀，我要同你較量。」

「唔要。」我看著高佬好像白痴一般，用手指著我，不禁回了他一個白眼。

「點解姐？」

「因為好叻。」

「快啲接受我挑戰呀。」高佬開始伸出他的魔掌抓著我的雙臂。

「唔好掂我呀！死Gay佬。」

他還一邊追著我一邊要我接受挑戰，有幾分至死方休的氣勢。但我在意的，卻是肥仔那深沉的樣子，仿佛在盤算著什麼。

妳只是遠遠的看著我們追逐，就已經十分滿足，一直在笑著，妳給我的感覺就是不論在什麼時候也能由衷地笑，而我想去保護妳的笑。但像我這樣的毒男，淇淇竟然會覺得我型，每每想到這一點總令我既快樂又有一點擔憂。

吵鬧過後，呀年提議說打籃球，肥仔聽到籃球二字立刻如夢初醒的道「好呀，而家有幾多人？」

「Er.....我地有三個。」

「呀單你打唔打。」肥仔問。

「你識我幾耐呀，我都唔打波嘅。」我有點好奇，問我的竟然是肥仔。

「我黎我黎。」高佬一面雀躍的道。

「咁加埋高佬，而家仲差一件。」

「呀達你打唔打呀？」

「我可以呀。」

「我地去打波呀，你們會唔會去睇我地打波呀？」肥仔向Blue同J me佢地四個問。

原來肥仔只是想在他的女神面前表現自己，幸好我沒有說打，要不然就成了他flirting的道具。不知道是不是眷顧，還是因為呀喬想去看的關係，妳們四個也去了。而我正在心大心細，十五十六之際，被妳的突然一問，我好像沒能拒絕的答應了。

來到球場，我確實真的沒有來過多少次，更遑論懂的打。球場好像比記憶中的細。雖然說他們倆是我的老死，但我只跟他們下場打過一次，那是一個人數不足夠的下午，要不是高佬不斷的哀求，我寧死不屈，因為那實在是太累人了。

只是看了一眼，我已經對這場結果了然的比賽失去了興趣。因為高佬與肥仔是一組，他們倆這個組合是經歷過無數屆學界比賽的洗禮。可笑的是，我身旁的四位女士仍然興高采烈的看著。

不對，是三位。因為我突然感到肩膀一沉，原來是妳敵不過睡魔的侵襲，睡著了。我看著肩膀上妳那沒有化粧的臉，隨著妳的一呼一吸，一起一沈，勾動著我的魂魄，To the world you might be one person but to me you are the world.

那種可愛，那種美，至今我仍沒法忘懷。縱使我們在歐幾里得(Euclid)幾何裡是無法相遇，但我還能

寄望黎曼幾何的世界，讓我們能夠相見，相惜，相.....。

全因為，我喜歡你。

晚飯後，因為下午的激烈活動，再加上各人昨晚不足的睡眠，所有人睡的睡，死的死，而且晚飯後的活動亦比較恬靜，各人自然提不起精神。但當活動過後，他們像是充滿電一樣叫囂著要再來一次通宵。

「呀單呀，你今晚會唔會join佢地呀？」高佬問我。

「下，又通宵呀，我體力好有限嫁咋。」

「你乜嘅話我借個肩膀俾你啦，見你今日借俾人借得咁爽。」高佬笑道。

「係囉，唔怪之得唔打啦，老謀深算呀。」肥仔亦不甘後人。

「哈，係先好講，但我諗你地去到之後都唔記得我啦。你知你地啦，一個要照顧女朋友，一個要照顧兩個女性朋友，記得我先奇啦。」

「點會呀，你係我地老死黎嫁嘛。點會唔理你呢？」高佬話。

「哈，你嘅言辭真係好無說服力囉。」

「下，呀單你今晚唔join佢地呀。」妳突然探頭進來跟我說。

「佢緊係會join啦，但又點會捨得撻低你呢。」高佬為免我反悔，搶著話。

「係呀？嘻嘻。」淇淇聽到之後笑了一笑。

「但係我地而家冇野食呀，你地有冇買到宵夜呀？」肥仔問。

「咁你而家拿拿臨去canteen買啲零食啦。」高佬道。

「快啲啦，就門門啦。」淇淇叫著。

肥仔意會了，再看看錶，屏幕顯示著2145，他立刻飛奔到canteen買零食。“When you love you wish to do things for. You wish to sacrifice for. You wish to serve.” 海明威說出了各個已經入伍的思想。而當我正要去房間時，妳卻輕輕的問「可唔可以陪我一陣？」

「樂意之至。」

我們漫步到清澈的夜空下，妳說妳很喜歡郊外的星空，這裡沒有城市的污染阻隔，可以隨心所欲的眺望夜空，與月亮攀談。

「你會唔會覺得我好奇怪呀？」妳突然問道。

「如果每個人都唔奇怪，呢個先係最奇怪嘅地方。而人最奇怪嘅地方，正正就係佢最特別，最罕有嘅嘢，亦係妳，之所以係妳——淇淇，最重要嘅證明。」

「你突然間咁哲學嘅，但係同你傾計真係好唔同，一樣我覺得咁奇怪嘅習慣可以俾你講到我應該好proud of咁。」

「你睇，流星呀。」妳突然手指往九天之上的繁星一指，然後立即合上雙眼。

那時我並沒有許願，因為我的願望早已經應驗了。我只想看著閉上眼的你，正在祈禱的樣子，很pure很true，沒有多餘的粉飾，才是最美的妳。

「你許左啲咩願呀？」妳好像好奇寶寶般問著。

「我有許呀。」

「你做咩唔許呀？」

「因為我唔需要囉。」我看著妳那心痛的神情，淡淡的說道。

「咁你以後個啲俾埋我啦。」妳竊喜的道。

「你咁貪心，咁妳又許左啲咩？」我不禁笑了笑。

「夢想成真。」妳滿心歡喜的道。

「咁妳夢想係咩呀？」

妳蹬一蹬腳，作勢要我把耳仔放在妳的唇邊說。

「秘~密，唔話你知！」

「車，而家我唔想知啫。」

「嘻嘻，有機會實話你知，你等下啦。再唔係你用running man個陣嘅推理能力諗下囉。」妳一面走著一面回頭笑道。

「我真係毫無頭緒呀，俾啲貼士呀.....」我小跑兩步追上去哀求道。

「冇呀，加油啦，福爾摩斯！」淇淇再笑了笑就回去了。

第六話

“When you have eliminated the impossible, whatever remains, however improbable, must be the truth?” —*The Sign of the Four*

我和淇淇就一同回到大房間加入其他人今晚的話動。

「今晚我地就玩結尾故啦，而我只係會講出個故事嘅結局，大家可以問我任何closed-ended嘅問題，而我只會搭係、唔係冇關係，你地就由零碎嘅線索推敲翻成個故事出黎。」呀泰說道。

「咁可以問幾多題呀？」肥仔問道。

「直到你地有人推敲到成個故事為止。」

「咁其實唔難。」Blue抬了抬眉，輕描淡寫的道。

「咁就期待大家嘅表現啦。」

「咁我開題啦，故事嘅結局係死者裸體死左。兇手係殺害完死者之後，去左佢屋企。大家可以開始問問題啦。」呀達沒有再賣關子，直接開始了遊戲。

「死者係咪係屋企被殺害呀？」我搶先問道。

「唔係。」呀達輕輕搖了搖頭，微笑著看向眾人。

「點呀福爾摩斯，有頭緒啦？」耳邊一陣騷麻，傳來妳的耳語。

「你問咩先，關於你嘅願望定遊戲先？」

「我知你想要貼士，但我係唔會俾你嫁。」妳得意的道。

「咁遊戲呢就有啲頭緒，但仲eliminate緊其他可能性。」仿佛知道你想要的答案，我故意避而不談。

「兇手係咪有預謀嘅？」綠組的一個男生問道。

「係。」

「兇手係咪去死者屋企搵嘢？」J me想了很久終於問出第一個問道。

「唔係。」

「兇手同死者互相認識？」我問。

「好問題，唔係。」呀達眼前一亮。

「哈，有趣。咁兇手係殺手？」我開始確認心中所想了。

「唔係。」

「兇手係連環殺手？」

「唔係。」

「有趣有趣。」我不禁為這個故事讚嘆道。

「點解有趣呀？」妳問道。

「因為兇手有預謀咁殺一個唔識嘅人。一個人之所以會殺另一個人，係為左得到某啲野，而個樣野可以係錢，可以係快感，可以係為左其他人嘅生命。所有嘅原因都係為左reward，而呢個就係所謂嘅動機。係人與人嘅相處嘅過程會增加得到嘅可能性，但如果只係兩個互相不相識嘅話，咁就只係剩低錢啦。」我答道。

「咁所以你問係咪連環殺手，從而減低左可能性，咁我明啦。」妳恍然大悟說著。

這刻妳埋首苦惱，不斷地思考兇手的動機。看見妳這樣，反而令我越來越想知道妳所許下的願望，想知道妳想得到的是什麼。因為一個人會許願跟殺人一樣，只是動機驅使罷了；不同的是，前者靠神，後者靠己。這樣看來，兇手還比較獨立。

說穿了，離不開貪婪二字。正因為貪婪，被神趕出伊甸園；正因為貪婪，地球被破壞；正因為貪婪，出現戰爭。而亦正因為貪婪，推進了人類文明，科技的發展，超脫了自然界的汰弱留強，創造出屬於人的法則，繼續成長，進化。多麼諷刺的一件事。

「你做咩呆左咁，係咪諗到啲咩呀？」妳一語將我拉回這個世界。

「唔係呀，放空姐。」

「留心啲啦，啱啱呀泰話兇手唔係去死者屋企搵野呀。」

「當然啦，死者又唔係係屋企死，又點會係去死者屋.....咪住！」我突然驚覺。

一個兇手點解會去一個死者嘅屋企唔走，而增加自己的指向性呢？

「兇手係自己入屋嘅？」我問道

「不是，睇黎你有突破啦啲。」呀達喜道。

「係死者嘅屋企人開門嘅？」

「是。」

「係伴侶？」

「不是。」

「係父母？」

「是。」

「噃，我估到啦。」

原來真實是這樣。

「咁係咩呀？」淇淇問我。

「唔話你知，除非你俾貼士我啦。」我借機要齎道。

「車，好叻咩，我自己夠會諗到。」淇淇佯裝怒道

「真係唔要？」

「我係唔會俾你咁易諗到嫁！哼！俾貼士你咪等於話你知。」淇淇臉上泛起一抹紅暈。

「多謝妳嘅貼士啫，你呢句野幫我解答左好多疑問。」我笑道。

「哼！衰人，唔理你呀。哼！」淇淇慌張的表情，似是真怒了。

「喂，你激鬪左人啦。真係呀，就算你識答咁多問題，你始終都係唔明女仔嘅心意嘅。」高佬拉左我埋一邊話。

「敢問師父如何是好？」面對這個情況，我確實沒轍了，只好虛心求教。

高佬向我一番細語，語畢。「師父當真？」我的臉禁不著一紅，疑惑的道。

「好啦，唔好鬪啦，我最多講晒我知嘅野俾你聽啦。」

「哼！」淇淇依舊背向著我。

我向高佬投以求救的眼神。他的口形大概是說「哼，姐係好呀」。

「下！好一個翻譯機。」我一臉驚訝的想著。

「呀淇淇女神呀，我知我衰，我知我賤，但係咁啫，你唔理我嘅話，悶死你呀。」說完之後，我點了一點妳的鼻。

「你幾時學得咁口花嫁。」淇淇轉身疑惑道。

「啱啱囉。」我指指遠方的高佬。

「哼！」淇淇又丟下一句。

「你到底得唔得嫁……」我再向高佬投以絕望的眼神，高佬做手勢示意我繼續。

「噢，咁其實呢，諗一諗點解兇手要去死者屋企留低證據啦，原因就係因為同佢嘅動機有關。試問一個陌生人點解會去你屋企呢，如果唔係偷情，就應該會係同職業有關，有幾可會有陌生人去你屋企呀？而開門嘅並唔係伴侶，咁兇手就一定係職業需要先去。」我解釋道。

「兇手係唔係警察？」淇淇聽完我解釋之後問呀達。

「唔係。」

「唔係呀，衰人，你錯左呀。」妳的粉拳不放過任何機會向我身上招呼著。

「咁你試下問動機同職業有冇關係。」

「兇手嘅職業同動機有關？」

「係。」

「兇手為左係職業上得到方便而殺人。」

「係。」

「咁係咩職業呀衰人？」人字落下的同時，我的右手失去知覺了。

「嘶...銷...售員。」

「點解呢？」

「因為呢個世界除左銷售員，警察同調查人員會三唔識七咁走上人地屋企之外，就真係冇了。」

「咁你又知唔係調查人員？」

「調查啲咩要殺人呀？」我反問

「咁賣啲咩要殺人呀？」妳再反問

「可能為左佣金，賣啲咩就視乎個屍體點樣。」

「屍體死時的狀況同動機有關係？」我問。

「係。」

「屍體係咪完整？」

「係。」

「死者係被姦殺？」肥仔問。

「唔係。」

「死者被劫殺？」肥仔再問。

「唔係。」

「死者被謀殺之後，被搶去所有野所以衣衫不整？」我問。

「係。」

我係到諗，假如兇手搶晒死者嘅野之後，但係佢唔用鑰匙開門，反而去禁鐘。好明顯係想sell野，但係人岩岩死，又有啲野，咁冇理由sell野嫁.....

「點解呢.....點解呢？」我碎碎唸著。

「點呀？福爾摩斯都解決唔到嘅問題呀？」淇淇笑道。

「係呀。任我再高智商，看透世事，始終都會有事係睇唔透嫁。」我捋了捋那不存在的鬍鬚。

「而家就係度扮謙虛呀？」

「嘻嘻，本身都好謙虛嫁我。」

「你呢句已經反證左你啦。白痴。」

當你說我白痴的時候，我真係覺得你好可愛。輕輕而又清脆的聲音，帶著嬌柔的語調。看著妳的臉，完全被你吸引著。入伍表還有麼？

「你成日都呆左嘅？唔會係變成沉睡嘅小五郎下嘛？」妳笑說著。

「哈，當然唔係啦，我諗謎底已經解開啦。」我裝作柯南的招牌動作。

「係咩呀係咩呀？」妳驚奇的向我問。

「我諗我陣間先再揭開迷底啦，你再諗下啦。我去整個杯麵先，幫妳整理好無？」

「好呀，唔該。」

「咦，唔估啦？你好似有好多線索嫁？」當我走出去時呀泰問我。

「唔係呀，我諗我已估到啦，但係肚餓想食野先姐。」

「哈哈，你想等佢地玩多陣？」

「都可以咁講嘅。」

「咁好啦。」

於是乎，我整完杯麵之後，番去大房之前，望著岩岩係你我之上嘅星空，總覺得似幻又似真。我同你，係兩個世界嘅人，我鐘意靜，你一大班人。妳同我，如果我唔同高佬黎宿營既話，或者永遠都唔會相遇，就好似平行線咁。唔知係上天開嘅玩笑定係命運嘅注定，令我地籍著一個個嘅球體不斷咁靠近。

在房門前，我看到妳在緊張的講電話，面上那表露出來的怒意，究竟是什麼東西令妳如此氣憤，當妳發現我的身影時，那點怒意被你巧妙地壓制了起來，向我笑了笑。我還是先進去等妳好了。

「冇事嘛？」我問著剛進來的淇淇。

「會有咩事啫，白痴嘅福爾摩斯。」妳的語氣好像不如平常的輕鬆。

但我又能怎樣？不宣也許是當下最好的選擇。

「冇事就最好啦。」勉強的笑了笑。

「你諗得太多啦，唔係每件事都有兇手嫁嘛。」妳敲一敲我的頭。

「都係嘅。」我摸著剛剛被妳敲的地方，有點痛。

但我總覺得有大事發生了在妳身上，儘管妳壓抑了怒氣，之不過那傷感的情緒卻散溢出來。這是錯覺.....我希望是我的錯覺。

罷了，不想了。

第七話

「一個人思慮太多，就會失去做人的樂趣。」——哈姆雷特？

「好啦，齊人嘅話不如請呀單解釋下謎底啦？」呀達見我回來道。

「噢，好吧。」

「首先，相信兇手係一個保險業嘅銷售員，主理房屋保險銷售。兇手物色目標大宅之後，就等待死者由屋入面出黎，跟蹤死者去到鬧市嘅時候就殺左佢，偽裝成劫殺咁，仲將鑰匙處理左。當件事轟動全城，過左幾日等死者家人認完屍，就向佢地兜售房屋保險，由於死者家人記起死者係死個陣唔見左鑰匙，怕會有賊人入屋搶劫，所以就買左房屋保險。」

「全中，之前見你咁摺，估唔到你咁醒呀下。」呀泰說。

「我已經唔知你係讚定踩我囉。」我笑道。

「嘻嘻，唔好意思，好啦，咁而家我地玩咩好？」呀泰問

「Er.....咁齊人，不如講下鬼故好唔好？」J me突然提議。

「都好嘞，夜媽媽，好有feel ar。」Kristine興奮的道。

「大家都知道我地就黎考公開試入大學嫁啦，尋日講完中大鬼故，今日就講個港大嘅，話說某年，有位醫科學生係解剖室寫一份解剖嘅畢業論文，解剖室對於佢黎講可以話係同普通課室冇分別，所以即使到左深夜，他依然繼續獨一個人留係個到趕deadline。不過，可能因為功課壓力大，他就隨口講左一句：『都唔知點解篇論文咁難寫，搞到我成日都要留喺解剖室對住死人做功課！』然而，或者係『說者無心，聽者有意』，突然有人係佢身後叫佢嘅名，他起初以為係自己嘅同學，點知一回頭，就只係聽到佢嘅慘叫.....」呀欣裝出一副深沉的樣子說道。

不知道是不是有點駭人，妳緊捉我的手臂，躲在我的身後。

「我係度，唔駛驚啫。」我反手拍拍你的背。

一雙明眸深深的看進我的雙眼，仿佛在尋求一個安全的海港。這就是心理學的吊橋效應(Schachter-Singer theory)嗎？

但係呢個故事其實真係好悶.....

「第二日，當講師同幾位學生打開解剖室嘅門，只係見到個名醫科學生瑟縮一角，雙手抱著樣嘢。再望一望解剖床，上面訓左個冇頭嘅人，床上有一啲已經乾左嘅血，地下仲有一把有血嘅手術刀。係呢個時候，個幾位學生先至發現原來佢抱著嘅係一個人頭！而且床上面嘅係佢地嘅一位同學！事後警察將個位學生帶翻差館落口供，但係佢已經變得語無倫次咁，只係自言自語咁不斷話：「唔好過黎啊！唔好過黎啊！唔好過黎啊！」佢最後嘅下場就被俾人送左入青山。」呀欣這時的表情，配上不知道那

來的手電筒，確實平白增添幾分驚慄感。

「我有啲劫，你地玩啦。好嗎？」我細細聲的跟淇淇說

「唔好啦，佢地會講鬼故嚇我嫁。」妳有點擔心拉著我。

「我知呀，唔駛驚喎，啲故事假嫁。」

「係咪真係嫁？」你疑狐道。

「緊係啦，我岩岩聽聽下仲要差啲訓著……」

「下，咁恐怖你都訓得著？」

「係呀，我一向都唔太驚鬼故，甚至覺得有啲悶。」

「哈哈，你真係好好笑，點會覺得悶嫁。」

「唔悶咩？邊有人趕論文仲係anat lab到做嫁，要資料上網搵就有啦，駛咩響課室姐，就算要一面解剖一面做，咁都一定唔係學士學位啦，係研究生嘅話仲更加抵死啦，時間管理得咁差。」

「我諗係你先至會咁理性去聽一個鬼故囉，不過聽你咁樣講一講，我而家又唔係好驚啦。」

「但我都係好眼訓喎。」

「咁不如我同你一齊走啦。」

「你唔駛理你啲朋友咩？」

「你睇下佢地仲沉醉係驚慄同甜蜜，做電燈膽唔係幾好囉。」

「嗯，咁我地走啦。」

甫出大房，抬頭望向星空，你突然間對我說。

「我唔想訓住，你可唔可以陪我傾下計呀？」

「OK，嗯。」

我們又一次回到小房間，但今天跟昨夜不同，雖然開心但慢慢有點憂鬱。

「點解岩岩妳係出面傾電話個陣蹦蹦地既？」

「我都諗緊會唔會俾你見到嫁啦，點知你真係留意度。」妳好像有點失望的道。

「嘻嘻，只係問唔中留意下你姐。」

「只係問唔中咋？」

「。。。。。」我無言，女人果然.....。

「好啦，其實我唔多想講。」

「嗯，咁你知我係俾人捉左入camp嫁啦，咁點解你又會入左黎嘅？」

「因為小喬同J me話入黎可以玩下開心下，散下心，所以逼左我一齊黎囉。」

「哈哈，竟然同我一樣。」

「係呀，我明明已經好忙嫁啦，女童軍又有好多嘢要係開學之前準備好。」

「你真係好忙呀，相比之下我呢個人生就非常之寫意，懶到出汁呀。」

「係啫，你每日都係圖書館，你有參加咩ECA咩？」

「冇呀，冇乜興趣。」

「咁你咪會浪費晒成個中學生涯囉白痴。」

「呢啲野太叻啦，唔好攞咁多野啦。」

「死懶鬼，尋日仲以為你係怕陌生，點知你原來只係一條懶蟲。」

「係係係，我係條死懶蟲，咁你開心番啲未呀？」

「你真係好好呀。」妳話鋒一轉。

「喂喂喂，而家係咪派好人卡先？」

「嘻嘻，唔知呢？你係福爾摩斯你實知嫁。」

有人說過，人與人的相處，說穿了只不個是一場時間比較長的博弈，不論曖昧，還是戀愛，我們都是在較量，較量普看誰的沙盤推演比較準確。跟妳聊完之後，我躺在床上，想著妳，亦想著妳的願望。究竟你許了什麼願望呢？究竟剛才的電話發生了什麼事呢

？看來要搜集多點線索才能有所頭緒，之後才能作出未來博弈的考慮。但是，當我這樣想得時候，妳的考量，卻是和我風馬牛不相及。

2014年8月3日

周日的清晨，總是晨光處處，鳥語花香。經過了最後一日的兩個program，我們便回到學校解散了。那顆彈珠到最後，原來是紀念品。

解散後，我們便相約吃晚飯。

「喂，柒頭，我諗我會同呀喬食飯，佢話同埋佢啲姐妹一齊去，問你地去唔去嗎？」高佬問。

「哈，原來你條粉腸都唔係淨係識得溝女啫。」肥仔說。

「確係難得。」我打趣道。

「咁多廢話，去唔去呀？」

「去！死人冧樓都要去呀，我本身已經想約J me嫁喇，點知佢地四個痴到咁實，冇乜機會咋。」肥仔說。

「約一個咋？做咩唔約晒兩個？」我問。

「Pinky佢有男朋友嫁。」肥仔說。

「係？件事真係冇咩人知啫。」高佬說。

「你都唔知？呀喬冇話你知咩？」我問。

「冇呀，佢都冇講過佢姊妹啲野。」

「咁呀大佬呀，幫幫手收下風啦。」肥仔說

「係囉，我都有一事相求。」

「呀單你都有？我以為肥仔要姐，你應該可以推理到兇手係邊個嫁。」

「咁推理都要靠事實啦，我對住佢，得到線索都有限。」

「得，明嫁啦，冇問題。有咩要問？」

「我都有頭緒嫁啦，只要解答到幾個問題就得。」

此時，呀喬行過來，跟我們說妳們番一番屋企沖個涼放低行李先。再去行一行街，七點江戶前等啦，我訂左位嫁啦。

「咁掂啦，而家有時間，我地番一番屋企，而家三點，四點半地鐵站等啦。我地搵間café傾。」

「Okay。」我說

「肥仔你咪鬼再遲到呀，若果唔係我將你所有野講俾J me知。」高佬要脅道。

「得啦長氣，而家風頭火勢我唔會亂黎嘅。」肥手保證道。

「咁姐係對住我地就可以亂黎啦？肥仔你都好大膽啫。」高佬說。

「嘻嘻，唔係咁嘅意思。」肥仔嘻皮笑臉的說。

我們各自回家，御下行李，只覺渾身乏力。洗澡後，睡意縈繞不散，還是決定先小憩一會吧。

嘩嘩嘩...嘩嘩嘩...

睡夢中的樂園俾這道驚雷劃破。

已經四時十五分，睡了一個小時左右，是時候出發找他們了。順便留個字條給父母，我就離家了。

集合後，我們到了一間連鎖式海妖咖啡店坐下。這是一間頗為不錯的咖啡店，身旁有很多「成功人士」在銷售保險。亦有不少年輕人溫習，準備衝擊公開試。開學之後，我們亦是他們的對手，但今天我們暫且放下四書五經，商討人生大事。相比之下，高下立見。

「我而家仲同佢Whatsapp緊，傾邊個先？」高佬問。

「呀單先啦，我唔急。」肥仔說。

呀喬同高佬whatsapp對話：

高佬：點呀，你準備meet佢地呀

呀喬：係呀

高佬：Camp個時，呀單同淇淇好似好熟咁

呀喬：做咩呀，你想搵人呀？

高佬：我有你呢個42串長腿仲唔夠咩，我點會理啲42串身高姐

呀喬：唔準話我個FD呀

高佬：係係係

呀喬：不過講開又講呀，我都估唔到淇淇會同呀單熟

高佬：點解呢？

呀喬：你個FD咁摺，淇淇係超好動嘅人黎囉

高佬：咁佢有才華嘛

呀喬：不過我諗佢地冇咩可能

高佬：點解呢？

呀喬：你唔好話俾人知，係第二日朝早時，佢話發夢見到佢同呀單拍拖

高佬：下.....咁點會冇咩可能呢？

呀喬：咁呢樣唔講得，因為你口疏呀

高佬：車...講一半唔講一半

「唔駛啦高佬，已經好足夠啦。」

「唔係嗰，我可以再問清楚啲。」

「再問會好奇怪，比佢知就唔好啦。」

「噢，咁好啦。」

外傳 - 淇淇日記

那天被小喬捉了去宿營，小喬說籃球隊隊長會去，要我們陪她一起去。本來我已經忙得不可開交，不怎麼想去，但她苦苦堅持，真的沒法狠心撇下她。

也許好人真的會有好報，我竟然在營地裡遇上你。在女童軍小隊當中，有一個怪人流傳了很久，每一天他也會到圖書館看書，不論是lunch break還是放學後，總能在圖書館看到他的身影。奇怪的是，他從來只會在學校看書，從不借書。而隊中更有流傳道，你最喜愛看的是米蘭昆德拉，當時我已經覺得，你真的很特別。身邊的朋友總覺得米蘭昆德拉很悶，甚至還問我他是否一個意大利人，慢慢已經不再有人記得我喜歡米蘭昆德拉了。當聽到有人亦在看，令我不禁想去認識你。

在宿營第一天，一如以往，我把我的波子刻了兩道痕，不深不淺，正好平行。這是我的習慣，每次參與這種活動時，我必定會拿一樣東西刻上兩道平行線作紀念，但這次好像劃偏了點。在自我介紹的時候，可能這是上天的安排吧，我發現我們竟然是同組，但沒想到你是一個這般文靜的男生，即使經過第一個活動，我們跟你仍然不能順利破冰，你實在太靜了，靜得好像有點自閉的傾向。不行！我一定要再跟你熟一點，難得被我遇著你，至少也要你陪我聊一聊米蘭昆德拉。

真是不幸呀，之前去了幾次宿營都沒有什麼意外，但今次竟然有夜行的安排，我本來就是超怕黑的。幸好你跟在我後面行，還調笑我道，會有月亮陪著我，聽著你那哄小孩的語氣，以及嚴肅認真的表情，確實有點效果，只是因為有個傻蛋在我身後。心情平復了一點，就出發了。不自覺的，我拿出了口袋中的彈珠，高舉著放在月亮上，散發出異樣的光芒，這是一個清澈的夜空，繁星閃爍。行到大樹旁，這應該是一顆鳳凰木，隱約看到樹上那微紅的色調，突然間，腳下一滑，手裡一鬆，手中的彈珠就丟失了。當時樹影婆娑，我只能在影子間尋找。是天使的指引你來找我的嗎？我們終於找到屬於我的彈珠，有那麼一瞬間，你是我的守護天使嗎？

終於有機會與你獨處，原來你會跟我一樣，沉醉於生命中不能承受的輕，不喜媚俗的人。才知道你我這種文青，不會受人媚俗，我倆的作品必將要超越時間與空間，方能為人所熟悉，為人所所用，為人所參。而你比我更懂得欣賞每一本書，我得好好向你學習。

行畢，我們大伙到了大房間，享受盛夏的鬼月。令我驚訝的是Pinky跟我說小喬在夜行之後已經相約籃球隊隊長看星，看來結局已定。而看著J me被肥仔哄得那麼開心，Blue有點不是味兒。原來她一開始便跟肥仔道她有男朋友了。肥仔於是便著力於J me。看見大伙都玩的那麼開心，為何你不在呢？又耍自閉了嗎？

我只好拿著兩個杯麵，到你門前找你。我站了很久，掙扎著會不會打攪到你。突然Pinky在我後面跟我說，喜歡就去追吧，那怕是世界反對，我還是支持你，接著我便敲門了。

開門的你，帶著些許驚訝。但看見你手上那本挪威的森林，我便知道你寧願自閉也不願意集體活動。雖然書中記著「哪裡有人喜歡孤獨，只不過不亂交朋友罷了，那樣只能落得失望」，但也不能因為怕失望，而去逃避一切嘛。我嘗試去說服你，也許有點成效，我不怎麼肯定。經過一天的活動，你開始打開話匣子，原來你亦會看傾城之戀，這是很喜歡的一本作品。好久沒有跟人如此深入的去論述書中一切，這一夜很暢快。若非這個營會，也許我奔走終身，亦難覓伯樂。但我有點害怕，正因為重視這點情誼，我怕我會淪陷.....

不經不覺間，你的聲音越傳越遠，當我醒來時，只見小喬拉著我起身，身上的被單滑落到地上。小喬

帶我回睡房後，我便繼續睡夢了。

我們去了新之城逛街，牽著你，我有種安心快樂的感覺，走過一間又一間的商店。去到一間賣飾品的店舖，裡頭人山人海，我說想進去看看，你說你會在門前等我。而當我出來時，我見你拿著我最喜愛的麥精，一陣暖流湧上心頭，我蹬了蹬雙腳，毫不猶豫就親了上去。你摸摸我的頭說女孩要有點矜持，而我只回你一句“I love you, not because of who you are, but because of who I am when I am with you.”語罷，我便醒了。

夢醒之後，百般滋味在心頭。我問自己，我喜歡你嗎？雖然聽過很多關於你的事，更期望跟你見面，但認識你才不到一天的時間。我怎麼可以如此不知羞人的呢？一見鍾情麼？不行不行，我不可以再想了。梳洗過後，我還是不能自控的想著你，便叫醒了小喬把夢中發生的告訴了她，她說我是太累胡思亂想了。但是，縱使是黃粱美夢，我想要呀，那怕只有一次.....

第二天的早上，J

me和Pinky因為昨晚通宵有點萎靡不振。我跟她們說要把握時間休息，補充體力，以免因為待會的活動而感到不適。我看著你，你好像比昨天融入組裡多點，話多了些了。

下午的活動是running man，說白了就是Hide and

Seek，在主持人的介紹下，有一段規則要消化。在我尚未能完全理解當中的含意時，你已經幫我們制定出戰略。今天的你比昨天的你，有著截然不同的色彩，這才是真正的你麼？你既然有能力，又為何要埋沒自己呢？看著散發著領導才能的你，令我覺得很很安心，很有安全感，和夢中的你同出一轍。

在我們四個女生中，我是體能最差的一個。你察覺這點，卻沒有明示，亦不擔心我會否拖累到你們。只是把我當著王般避開不必要的撕殺，但是其實單是避開他們已經很累。你看到我的狀態，便命令其他人隱藏起來，養精蓄銳，其實我知道，你只是想給我機會休息。休息過後，我們要慢慢等待Jme接近我們，雖然剛接近時，埋伏在附近的呀達已經解決了他們，但我還是十分緊張，之後更被肥仔窮追不捨，還好能在飯堂休息了一下。

休息時你說道要等小喬攻過來，我不禁驚嚇，因為所有人當中就以小喬和籃球隊隊長體能最為厲害，守株待虎不怕反被虎噬？但你卻能運籌帷幄，心靜如水。時間一分一秒的過去，到了最後6分鐘，我們卻不自覺的牽了起來。儘管我當時緊張得要緊，但牽著你的瞬間，如同夢中令我安心。

跟你一起實在令我很自在，不必猜度，喜歡就笑，不喜歡就不喜歡，只是坐著也能在你肩膀上睡著。

晚飯過後，我們到室外看星，我很喜歡郊外的星空，這裡沒有城市的污染阻隔，可以隨心所欲的眺望夜空，與月亮攀談。我問你是否很奇怪，你卻說人不奇怪才是最奇怪。看著這刻的你，真幸運我來到這次的宿營，不然我還在家裡忙著，不能與你相識。此刻，我看到流星，便立即許願，願著能讓昨晚夢見的一切成真。

願能夠和你在一起，經歷生命中的一點一滴，因為我決定了面對他。

第八話

「在這個世界上，正確的結果可能是來自不正確的選擇，而正確的選擇卻可能導致不正確的結果。」——麵包店再襲擊

差不多到了約定的時間，我們便離開了海妖咖啡店出發去餐廳。在離開時，我發現一個隔鄰座的人在看著我們，打量我們。他跟我們年紀差不多，當我跟他的眼神對上時，他的視線才從我們身上離開。當時只是覺得有點眼熟，但我還是專注於你的事，並沒有在意。沒想到，他跟我們關係極深。

我們見門口餐廳你們還沒出現，唯有等一等。當我們從遠處望見你們三人時，我忽然覺得我很幸運，平常只會到牡丹樓的我，竟然會有機會在這兒等你們。

你們三個好像踏著貓步似的從地鐵站方向走過來，帶走不少其他人的視線。相信這間餐廳今晚的生意額一定會上升，我要是餐廳老闆的話，必定會邀請你們天天來。

你們緩緩地走過來，淇淇一臉微笑地向我道

「呀單。」

「Hi。」

我頓時聽到呀喬叫高佬

「男神！」

「點呀女神，買左咁多野嘅？」

「係呀，我見到條頸鍊好襯你嫁，所以買左呀。」

「嗚，女神對男神真係好呀。」高佬感動流涕的樣子，眾人雞皮疙瘩掉滿一地.....

「咁男神愛女神嘛？」呀喬見此尚未心息，再來一句

「當然啦。」

我認為個人的公德心是十分重要，除了自己快樂還要同時需要顧及其他人的感受。

「兩位，雖則肉麻能夠增進你地嘅感情，但係我們在旁邊被百萬噸閃光彈炸落黎，唔死都會盲嫁，俾啲公德心得嘛？」我說。

「你而家唔抵得呀，唔抵得你就要努力啲啦。」高佬說道。

「咁入去未呀，我肚餓啦。」J me說。

「我都係呀。」淇淇說。

所以我們一行人就進去了，安坐後，三名女士就立即拿著餐牌，一邊說笑，一邊點餐。而整餐飯，我們亦要一邊抵受著呀喬和高佬的無差別閃爍光環，一邊進餐。縱使眾志成城冷嘲熱諷般火力全開，亦無礙他倆繼續談談情說說愛，眉目傳情。

「Love is blind, and lovers cannot see. The pretty follies that themselves commit.」我碎碎念的道。

「你Up 乜鬼野呀。」肥仔說著。

「Quotation From The Merchant of Venice Act II. Scene VI.」淇淇說。

「姐係咩呀？」呀喬續問。

「係莎士比亞喜劇《威尼斯商人》中一句嘅名言。意思係戀愛係盲目嘅，戀愛中嘅人係唔會睇得到佢地所做嘅蠢事。啱唔啱呀？」妳向我邀功道。

「嗯，冇錯。」

「你兩個又幾夾嫁㗎。佢成日quote啲野我同肥仔都唔明。」高佬話。

「係囉。你地幾時咁夾嫁，我唔知嘅？」J me問。

「咩都俾你知我咪好冇私隱囉。」淇淇道。

「你個死妹丁，你有咩我唔知嫁，你好講你仲隱瞞左啲咩？」J me質問著。

「冇啦冇啦。」

眾人笑著，那時的歡樂，確實令人懷念。

「係呢，點解Blue 冇黎嘅？」肥仔問。

「佢約左男朋友食飯，同我地行完街就走左啦。」J me 答。

「做咩呀，你掛住人呀？」呀喬問。

「係鬼！我對名花有主個啲冇興趣。」

「嗯，難怪camp個陣剩係痴住J me啦。」高佬亦不禁抽一抽水。

「呀單呀，佢地蝦我呀。」肥仔努力擠出半滴淚水。

「死開啦基佬，你對名花有主冇興趣，我對男人都冇興趣囉。」我嫌棄道。

晚餐後，高佬和呀喬需要時間獨處，去拍一拍拖。然而，J

me累了，肥仔自動請纓送她回家，仿佛一切都是那麼巧合，只是為了給我們二人獨處的時間。

「呀單咁你翻去未呀？」妳問道。

「你想行下？」

「係呀，可唔可以陪我一陣？」

「可以，你想行邊呀？」

「海邊啦不如？」

「OK，Let's go.」

八月的海旁，很熱。但卻更能燃起跑手心中的鬥志，從海濱到麗城來回跑；旁邊，不少MK仔拿著一支又一支的果汁酒，與數位朋友一起喝，顯示自己的酒量，更重要的是灌醉其中的女生。我們沿著海邊散著步，看著一對又一對的跑手經過；經過一班又一班的MK仔。眺望完全被光污染著的天，眺望彼岸的青衣城。四周雖然熱鬧，但我們默不作聲的一直行。晚餐之後，你好像特別安靜，你究竟在想什麼呢？你露出萬般煩惱的樣子，不行，得找些話說說。

「呢到真係冇camp個度咁多星，月亮都被雲遮著啦。」我說。

「嗯。」

「你做咩呀，好似好多野煩咁？」

「嗯？」

「你講出黎睇下我幫唔幫到你啦？」

「嗯。」

「你點呀，係咪太叻？搵個地方坐下好冇？」

「唔駛啦，陪我行下就得嫁啦。」

「咁好啦。」

我們一直行，一直行，一直行到海濱花園再調頭，再繼續行，直到差不多一個小時了。

「我地係前邊坐低啦。」

「嗯。」

坐在海邊，我見氣氛有點奇怪，便拿出手機及耳機想著聽點歌緩和一下奇怪的氣氛。

「我地聽下歌啦？」

「好呀。」

我把手機播出歌曲，然後我遞另一邊耳筒給你，雖然有點悶，不過聊勝於無。

「估唔到你睇書有taste，聽歌反而冇咩要求喎。」

「係咩？我其實好少聽歌……」

之後妳拿出了妳的手機，電話放出來的，大部分都是情歌。雖然我很少聽，但還是分辨的出大部分都是悲情的，間中會有一兩首快歌。

而妳眉頭仍舊深鎖，隨著節奏也許會哼出一兩段。

「人來人往擦出喧嘩吵鬧夜城景況
停在一角靜靜回望
原來這里路蕩來是那麼匆忙
多想牽著你不放 能愛你 是我的一線光
現時只想 吻得火燙
別理這危城 誰的懷疑眼光」

「幾好聽喎呢首，咩歌黎嫁？」

「呢首係連詩雅嘅只要和你在一起，係咪好聽呢，我好鍾意呢首歌嫁，作詞作得好有意思嫁。」

「沿途幾多障礙 埋頭撞向未來
閉上呼吸跟你墮進深海
若最終安全離開 容許我再不按捺
高呼喊別人懷疑的愛
旁人怎麼對待 仍然撞向未來
決意今生跟你被愛淹蓋
若世界不容人 不失氣概
若歲月不留人 佔有現在
在炮火中接吻 天要裂開
怎樣過 我們都不踐踏愛

危難處處 絕不可羞辱愛」

唱完這句之後，淇淇就靠在我的肩膀上。

「呀單呀，我想loop住呢首歌。」

「好呀。」

她講完之後，就眯埋左眼。我見你好似訓著，免得整醒你，唯有坐定定郁都唔敢郁。迎著海風，靜靜的等你醒來，我聽著連詩雅的歌聲，看著海旁的人逐個離開。妳想表達的是歌詞的意思麼？我想，應該係時候了。

當妳馴醒時，已經是12點了。

「我馴左幾耐呀？」

「我諗差唔多2個鐘啦。」

「嘩！咁耐？你唔叫醒我？」

「見你諗野諗到咁劫同啱啱出camp，咪等你馴下囉。」我順便伸個懶腰。

「你坐咁耐唔劫嘅咩？」

「劫嫁，邊個叫你馴左姐。」

「多謝你呀。」

講完，覺得有啲肚餓

「不如去食個糖水好嘛？」

「好呀！」

我地慢慢由海旁行番去路德圍食糖水，沿途我地有講有笑，你串下我，我串下妳，睇黎妳已經煩完了。係機會啦掛？

入到糖水舖，我們雙雙點餐。環視四周，雖然已到午夜，但人流依然絡繹不絕。食物到來時，我看見熟悉的身影進來，接著他們在我們身旁的位置坐下。

「呀仔，又會咁啱呀。」

此時此地，我最不想遇到的二人組合竟然出現了一我的生父、生母。

「係囉，咁啱嘅，點解你同老豆會係度嘅？」

「你留低張紙話唔番屋企食嘛，咁我咪同老豆出街拍下拖囉。」

「又會咁啱呀……」我諷刺的說。

「咩意思呀細佬，唔通我地兩老跟蹤你呀？以前為左你個衰仔，我同老豆犧牲左幾多拍拖嘅時光你知唔知呀，你而家咁樣諷刺我地，你個衰仔。」

我與母親的反諷對話，哄得淇淇開懷的笑，彷彿剛才在海旁的煩惱從未發生似的。

「笑下咪幾靚，好似啱啱嘅煩惱樣，一啲都唔襯你。」

「係呢衰仔，傾左咁耐，你係咪應該介紹下呢？」我父親指著淇淇說。

我有一個獨特的介紹方法。

「我叫淇淇呀。」妳介紹自己說。

「我女朋友。」我答。

第九話

「所謂完美的文章並不存在，就像完美的絕望不存在一樣。」——聽風的歌

「噲」一聲，喺我對面嘅妳一臉呆滯，嚇得連匙羹都掉了，眼睛瞪得連瞳孔亦放大般著視著我。看起來，妳被我出乎意料的答案嚇得三魂唔見左七魄。但慢慢，一絲會心微笑從你嘴角勾起，我就知道我成功了一半。

「噢，係呀，嚇得我呀，仲以為你個衰仔搞基添。」我媽一臉不在乎的打趣道。

「仲要係個咁靚嘅女朋友，執到啦衰仔！淇淇你唔駛怕佢嫁，佢蝦你嘅話，話俾auntie知，我實會炮製佢。」我媽還作狀把狠狠的玩著手中的湯匙。

「聽唔聽到呀，男朋友！你蝦我就知死。」

「係係，求女朋友同母親大人手下留情，俾條路小人行啦。」

「你醒醒定定啦衰仔，我都幫你唔到嫁。」我父親無奈道說。

「好啦，我同老豆都劫啦，我地走先，衰仔你好送埋淇淇返屋企先好番黎呀。淇淇，得閒上黎食飯啦，等Auntie煮啲好野俾你食。」

「好呀。」妳答道。

最後，跟妳的獨處，被父母的亂入，變了女朋友的關係，我立刻把這個好消息傳訊給高佬，之後我們便離開糖水舖了。

「我幾時做左你女朋友嫁？你咁介紹我，你唔驚我拒絕你嫁？」

「唔驚啫。」

「哼，你個人都幾大膽啫。」妳佯裝怒道。

「錯啦，並唔係大膽，又係你話嘅。」

「我話過咩呀？」

「夢，想成真。」我在妳耳邊，輕輕說道。

突然你的臉紅得像一個蘋果一樣，我忍不住掐了妳一下。

「好痛呀，衰人。」妳用手捂著剛剛被我掐過的地方。

「咁妳啱啱個可愛紅蘋果樣真係好有令人想搵嘅衝動呀嘛。」

我手指互相碰了碰，作勢想再掐一下。

「你氹女仔都幾叻嫁喎。」妳拍了拍我的手。

「假嫁，我只係識呢句嫁咋。」

「咁點解你會知我發夢同你拍拖嘅？」

「嘻嘻，身為名偵探福爾摩斯，我必須保護我嘅資料來源。」

「我地拍左拖唔夠一個鐘你就已經開始瞞住我啦？」

我看著妳伸過來的手，隱約有種不好的預感……

「哈哈，唔係咁意思呀。」我緊張的道。

「係高佬講我知嫁，之後我問佢妳幾時發呢個夢，佢話係宿營第一日。加上妳第二晚所講嘅嘢，同埋岩岩首歌，就推論出你嘅夢想成真係夢，想成真。」我續解釋道。

「睇黎，你真係現實嘅福爾摩斯。」妳嘆息道。

「咁我地係咪拍緊拖啦？」相信這一刻的我，跟一個等待派糖果的小孩無異。

「嗚，你個人真係好好呀。」你忽然抱著我，抽泣道。

「妳唔係派好人卡俾我呀？」我說笑著。

「我鐘意你呀！傻瓜偵探。」

我輕輕拍了拍你的背，認真的端詳著妳的雙目說道 “No man or woman is worth your tears and the one who is, won't make you cry.”

「嘻嘻，Shakespeare。」妳破涕為笑。

已經是凌晨時分，巴士，小巴都已經下班了。恰巧我們都住在山上，我便牽著妳的手，跟你一步一步的走回家。

「呀單，我有啲野想同你講，但係我仲未組織到點講。」妳一語劃破寂靜。

「係關於你頭先所煩惱嘅？」

「嗯，我由第二晚宿營諗到而家，我覺得我一定要同你講。不過我唔想破壞呢一刻嘅幸福甜蜜。呀單你真係好好，好到我願意放棄一切黎同你相愛。等我組織到我再講你知啦，我愛你。」

妳蹬高雙腳猶如蜻蜓點水般輕吻了我一下，我一下子愣住了，反應過來的時候，妳已經頭也不回的進了屋苑。我再摸一摸我的臉頰，思春了一回便回家了。

雖然我很想去求證，但我還是壓抑著求知慾。因為我有預感，再追問下去很可能我們會就此結束。比起滿足自己的求知慾，我更想跟你在一起。

回到家中，高佬原來已經在whatsapp找過我幾次。

高佬：真係得左呀？congratulation！！！！

高佬：係邊？

高佬：係邊呀柒頭？

高佬：喂，係邊係邊係邊呀？急事呀！！！！！！

高佬：妖，快啲覆啦！

見到高佬send左呢幾個訊息俾我。我就知到大件事了。對於媾女大過天嘅他，咁樣搵我都係第一次。所以我選擇左，打俾佢。

咚咚...咚咚...咚咚咚...撻。

「喂，點呀，發現外星人呀？」我笑道。

「你係邊？」

「啱啱番到屋企。」

「咁你而家出唔出黎？」

「你有緊要事呀？」

「係呀，廢話！」

「聽日得唔得呀，我有啲劫。」

「咁呀，都得。聽日1點鐘係今日個間café等啦。」

「好啦，聽日見。」

「See you。」

結束對話之後，我便whatsapp淇淇

我：瞓左未呀？

淇：準備啦，等緊你whatsapp我。嘻嘻，返到屋企了嗎？

我：啱啱返到。

淇：咁我瞓啦。

我：聽日出街好冇？

淇：你終於肯約我啦。

我：哈，低B妹，我以後日日都會約你。

淇：真係？

我：係，唔準推我嫁。

淇：嗯。

我：早啲馴，聽日起身搵你啦。

淇：你話嫁，唔準食言。早抖。

我：goodnight.

放低電話，先發覺父母四萬咁口望著我很耐，我就知道今日冇做錯。平時每日翻到屋企，我只會做我嘅事，睇我嘅書。

但因為妳，打破了我與家人的隔閡。爸媽整晚也在跟我談論著妳，我媽更想知道我們之間的愛情故事，但我卻認為由妳來交代會比較好，所以我沒說穿今天才是第一天。說罷我便睡了，宿營然後再與妳逛街，我已經累透，很快就入睡了。

鈴鈴鈴...鈴鈴鈴...鈴鈴鈴

電話的鈴聲打碎了我清晨的安靜，眼睛還沒能掙開，只好用手翻找著床邊的電話。

「喂，乜水。」

「喂，呀單呀，起身未呀？」

原來是高佬。

「未呀。」

「你約左我嫁啲。」

「係呀，1點呀嘛，而家先12點。」我望一望手機然後說。

「我出門口嫁啦，你咪遲到呀。」高佬語帶威脅道。

「得啦。」

被他這樣的afternoon

call，我已經沒有補眠的心情，梳洗了一下，便出去找他了。當然，起身之後，我亦發了個訊息給妳，但妳好像還沒起床。

「喂，點呀。」我在高佬對面坐下。

「呀喬買緊野飲，等埋佢先。」高佬看了看呀喬的位置道。

於是，我們三個人便坐在海妖咖啡店最靠邊角的位置。

「點呀，咁早搵我？你好似尋日已經想傾啦啲。」我不解道。

「係，但係我想你冷靜啲聽呀喬講。」

「好。」我把目光投向呀喬。

「我首先想問你，你而家同淇淇咩關係？」呀喬直接問道。

「應該係情侶關係。」

「點解？」呀喬仍然面色凝重的道。

之後我便把昨日晚飯之後的活動一一告訴了他們。

「哈，以為你玩遊戲有計姐，估唔到你媾女都有啲計啲。難怪淇淇會喜歡你。」高佬感嘆道。

「嗯，多謝。」

「但係其實，淇淇係一腳踏兩船緊。」呀喬終於說出了重點。

「下?? 可能我未瞓醒，聽唔清楚。」

「妖，你中毒太深啦，佢另外有個男朋友。條友係同我地同屆嘅童軍隊隊長Willy Chan。佢地已經拍左成年拖，但係好彩嘅係淇淇已經唔鍾意佢，不過佢又唔夠膽同佢分手，因為佢係童軍總會都有啲地位。」高佬代呀喬解釋著。

「明白。」我沉思一會，只說了兩個字。

「你點解可以咁冷靜嫁？」呀喬有點驚訝我的反應。

此時，我並沒有回答，我只是在組織整件事。妳跟他已經拍拖了，但妳不喜歡他。

妳是喜歡我的對吧？還是我的一廂情願？妳沒膽跟他分手，是真的嗎？還是妳只當我是玩具？

若果他們說的是事實，那難怪妳會需要組織怎樣去跟我說。

果然，成功的騙子，不必再說謊以求生，因為被騙的人，全成為他的擁護者，我再說什麼也是枉然。當時的我，並沒感到憤怒，也許我成為妳的擁護者。我要主動問妳麼？問妳關於他的事情？還是我裝作什麼都不知道的等妳對我坦白，抑或我乾脆放棄這段感情。說真的，我不知道。

我只想見妳。

掏出手機，發現妳已經醒了，看著妳那自拍照，看著妳那天真無邪的笑容，實在很難跟剛才的事掛勾。

我：我醒左啦，而家係街

妳立即回覆我

淇：嘻嘻，咁早出左街嘅，我肚餓啦

我：妳而家出黎我同妳食lunch啦

淇：好呀，我而家出黎啦，你等我哦

第十話

「有人追求幸福，所以努力；有人擁有幸福，所以放棄。」——張愛玲

「我約左淇淇食lunch呀。」我跟高佬說。

「你仲會見佢呀？佢某程度上呃緊你啫。」呀喬不解道。

「噃，或者我想親口聽佢講掛。點都好，多謝你地話我知。」我笑了笑。

「傻啦，講呢啲，我地老死黎嫁嘛。」高佬又是一拳落在我的肩膀。

「咁呀喬同我只係朋友嘛。」

「佢已經係我嘅人，請叫阿嫂。」

「果然係Aventador呀。」

「咁我約你今晚再見啦，我都係唔太放心你呢件事。」高佬說道。

「噯，you are so gay。你咁樣，呀喬會呷醋嫁。」

「唔係啫，你地好睇過cctvb啲劇。」呀喬道。

「總之多謝你地。」

然後，我便把時間，留給他們拍拖。我到了妳下車的車站等著。一直在想，我應該如何面對妳。沒多久，妳便出現在我的面前了。還記得那天的妳，穿著一條白色連身長裙，手挽著袋，雖然妳沒有化妝，仍能散發著吸引人的氣息，吸引著我的視線。妳緩緩下車，走向我。

「等人呀？福爾摩斯。」妳幽默的道。

「非也，我正係到推演緊事件嘅經過。」

「有案件咩，死左人？」

「非也。」

「咁係咩呀？」

「我心愛嘅女朋友鐘意食乜。」

「嘻嘻，咁你有結論未呀？」

「完全冇。狂我有著睇穿一切嘅能力，亦唔能夠估到妳嘅心意。」

「要和一個男人相處快樂，你應該好好了解他而不必太愛他；要和一個女人相處快樂，你應該多愛她卻別想了解她。」

「古人誠不我欺。咁親愛的，你今日鐘意食咩呢？」我嘆息道。

「今日呀...想食雪糕！」

妳的答案可謂驚大於喜。

「下，而家lunch嘞，食雪糕？」

「邊個話lunch唔食得雪糕嫁，膚淺。」

「但係正餐食雪糕會唔會有點兒那個呀.....。」

「咁人地而家想食嘛。」

「咁呀，可唔可以食啲飽肚嘅野先去食雪糕呢？」

「但係我肚餓嘞，可唔可以呀？」妳抱著我問道。

此刻，我完全不能夠理解到女人這一種生物，妳們總會問些沒有選擇餘地的選擇題。這些無法與邏輯扣連的言論，我不理解，低頭看著妳，唯有無奈地答允，陪妳到了附近的哈緊韃釀吃一頓雪糕。

到了雪糕店，妳二話不說的衝到收銀櫃前，純熟地點了數個雪糕。我便去找了張桌，坐下來等妳。剛坐下不久，妳便拿著數杯雪糕，甜絲絲的坐下。

「你叫咁多食得晒嫁啦？」

「食得晒嫁啦，好好食嫁，會食極都唔夠嫁。」

「唔怕肥咩？」

「唔怕嘞。你咪駛旨意嫌棄我呀，唔準呀。」

「好好好。」

「你食唔食呀？」

「我都係唔太習慣正餐食甜品。」

「咁我食晒嫁啦。」妳竊笑著。

看著妳像個小女孩般吃著，剛才跟高佬他們談論的煩惱一掃而空。只有保護妳、包容妳、愛護妳這些念頭。這就是戀愛麼？

「見你咁乖陪我食雪糕，我同你去食啲野啦。」

「好。」

所以，我們便找了間茶餐廳，吃了一碟飯。

「估唔到你咁文青，會鐘意係茶餐廳食飯。」

「你知唔知點解最貴嘅高級餐廳嘅賣點係咩呀？」我問道

「新鮮嘅食物？」

「若果係嘅話，咁佢地會起係海邊。最貴嘅，往往唔係食物，而係氣氛。所以一餐飯好唔好，並唔係取決於食物嘅質素，而係氣氛，同埋同邊個食。如果要我同一個暴發戶去食龍肉，我不如同妳一齊食麵包。所以問題並唔係地點，而係同妳吃。更何況我對食並冇好高嘅要求，簡簡單單就夠啦。」

「嘻嘻，呢句你係邊到睇番黎嫁？」

「Quote from 梁單。」

「唔識嗰呢個，實係啲唔出名嘅作家啦。」

「好出名嫁，不過係幾年之後。」

「咁如果有個作家為我寫故事，我諗我會非常開心。」

「唔知呢。」我口上答道。

如是者，我們便離開茶餐廳了。

我們這對情侶，有別於普遍的情侶。普遍的情侶，每天也在逛街，再不然就是看電影。對我們來說，這無聊得很。我們第一天拍拖是走過大大小小的書店去看書，雖則妳是因為我看米蘭昆德拉才開始注意我，但我覺得這樣對妳有點過份。

「呀單呀，你睇下，呢本書話『你捨棄一些東西，便會得到另一些東西，你不去束縛一個男人，他反而乖乖留在你身邊』，你係咪咁嫁？」你拿著本《謝謝你離開我》的書來問我。

「Em...係呢個世界而言，係必然。當妳捨棄左一樣野，妳就會得到個樣嘢嘅反義。即係話，妳捨棄左希望，妳得到嘅就係絕望。」

「唔係呀，我係問你係咪我唔去束縛你，你先會留係我身邊呀。」

我本想hea過妳，因為我也不知道答案，但沒想到妳還是執意想知道。

「Um.....咁應該唔係。我留係妳身邊，並唔係妳束唔束縛我，而係因為我鐘意妳。」

這應該是我說過最肉麻的話，我也不知我為何說得出口。應該是因為我戀愛了，才看不見自己作的蠢事。

「你唔鐘意我，就唔會留係我身邊。咁如果我仲好掛著你咁點算呀？」

「係我唔鐘意你嘅時候，妳一早已經忘記左我啦，傻瓜。」輕輕彈了妳的額頭。

「嘻嘻，你話嫁，唔準食言呀。如果我仲鐘意你，你都要鐘意我呀。」妳摸了摸額頭笑說道。

然後妳便帶著甜蜜的笑容，去尋找下一個目標。我看時間尚早，心中下了一個決定。

「妳係咪會想行街嫁？」我問著。

「我其實有啲想嫁，嘻嘻。」

「咁我地去行下啦。」

「你唔睇啦？」

「唔睇啦，怕妳悶。」

「我ok 嫁啎。」

「唔好啦，去行陣啦。」我拉著妳走了。

接著，我們便到了個商場走走。的確，我不是一個喜歡逛街的人，因為實在是太累了；而女人對著大大小小的商舖，卻似是有著無限般的體力，任何一個全職運動員亦不能相提並論，更何況是我呢。

我們牽著走過各個商舖，發現妳對飾品最感興趣，其次是衣服。每當妳見到米黃色燈的商舖，妳必定會想進去看看。因為，米黃色燈的商店，裡面賣的商品亦比較斯文，比較少女的；而白光燈的店舖，裡面賣的商品也是比較有個性，亦比較中性的。我們走著，妳又發現了一間飾品店，想入去走走。

「我都係外面等妳啦，呢間我唔係咁好意思入去。」

「咁好啦。」

我看見旁邊有一間便利店，便進去買了兩包麥精和紙巾。回到飾品店外，我看妳仿是心大心細，不知選那個比較好。

「拿，麥精。」我把其中一盒碰了碰妳的臉。

也許是冷，也許是麥精的關係，你當時嚇了一嚇。

「妳又知我鍾意飲麥精？」妳微笑著問道。

「唔知嫁，但我鍾意飲囉。」

「我都鍾意。」妳笑的更甜了。

說完之後，妳便蹬起了腳，吻了我的嘴，我想我永世都不可能忘懷這一刻的感覺。我想我臉紅了。

「女仔都係有啲矜持比較好。」我半掩飾的道。

「但係係心愛嘅人面前，我只想做翻自己。」

我腦海中浮現出這一句 “I love you not because of who you are, but because of who I am when I am with you.” 。

晚飯過後，我們再次來到了海旁，站在欄杆旁，吹著海風。今夜，有點悶熱.....

「呀單呀，我有野想講，你要留心聽呀。」妳捉著我的手說道。

「係關於妳尋晚想講嘅？」

「係。」

「嗯，我留心緊。」我瞪大雙眼望著妳，明明嚴肅的氣氛，妳卻被我逗得哈哈大笑。因為我知道妳決定坦言，是一個不容易的決定。

「認真啲呀衰人。」妳掙扎道。

「係係。」

「我好鐘意你，但係其實我有男朋友。個個人叫willy係童軍隊長。佢追我個陣對我好好，每日都會接我放學。個時童軍嘅朋友都話佢好好。之後佢有一次表白，我就接受左佢啦。」淚水在妳的眼眶打滾著，但妳還是強忍著。

「但係開始左之後，我發現我並唔係太鐘意佢，只係因為佢對我好而接受佢。但係我發現他仲會背著我追其他嘅女仔，有一次Pinky仲親眼見到佢拖著我隊入面嘅一個女仔。」妳吸一口氣繼續說。此時我遞上紙巾

「衰人，你咁細心做乜呀。」妳眼眶裡的淚水終於掉了下來。

「佢係童軍總會好有地位，我做到隊長都係因為佢，我好驚，我唔敢同佢分手呀。」妳嚎哭起來。

「我早就已經知啦。」我掃著妳的背，緊抱著妳，輕聲道。

聽見妳那戛然而止的哭聲，我便把今早發生的事告訴妳了。

第十一話

「對大多數的女人，『愛』的意思就是『被愛』。」——談女人

聽完我的獨白，妳沒有再掙扎，漸漸平復下來。

「所以你今朝已經知啦？」妳用略帶浮腫的雙眼，著視著我問。

「係呀，我今朝咪話妳知我已經係出街囉，其實係高佬同呀喬約左我，然後呀喬將妳嘅事講俾我知。」

「睇黎你嘅朋友真係好關心你呀。」妳輕輕靠在我身上道。

「係掛。」我不置可否的道。

「但係你知道左之後，你唔黓我咩？我呃緊你喎，你仲肯同我出街？」

「可能妳尋晚同我講完之後，我已經有心理準備，準備好接受妳係外星人嘅事實。而且我想有人講我知，我唔想自己推論出黎。所以佢地今朝講完之後，我確實如釋重負，因為至少唔係妳有問題。至於我有冇黓妳，當時我並冇諗太多，我只係知道，我想見妳。」

「你就外星人，多謝你呀，白痴傻瓜文青。」

「所以你係宿營第二晚好黓咁傾電話，對面個個就係佢啦喎？」我問道。

「嗯，因為我當時同佢講分手，佢即刻打黎鬧我，同我講『你有病呀』同埋要脅我，話我會俾人唱係靠佢上位。而我就係好怕人地嘅閒言閒語，所以冇同佢分手。但短短識左你兩日，我已經感覺到愛。所以我決定要面對佢！」

「諗清楚未呀？」我的嘴角輕輕上揚道。

「嗯。」妳眼中的堅定，仿如磐石般不可動搖。

「我今朝已經同佢講清講楚，因為我想係同你約會之前，釐清我同佢之間嘅關係。」

我看著妳，竟能夠為我做到如斯地步，我很高興有妳這個女朋友。我把頭慢慢靠近，妳閉上了眼，我合上雙目，然後吻了下去。

我決定保護妳，為妳去反擊。

所謂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所以.....

「我又肚餓啦。」

「嘻嘻，我都有啲。」

「我約左高佬佢地呀，佢地想知我地會唔會有事。」

「其實佢地都幾八卦啲。」妳笑說。

「哈哈，佢地都係關心我地姐。」

「咁問埋佢地一唔一齊食飯啦。」

「好。」

如是者，我們便相約食晚飯。眼見時候不早，我們便去找他們了。正當我牽著淇淇向他們走去時，他們卻情深款款的對望著，然後上演了一齣街頭激吻戲。他們親了接近整分鐘，最後高佬更抱著呀喬壓下去，此刻，呀喬便輕輕勾起腿。整個畫面，就像多年前的一張相 - V-J Day in Time Square。

看見他們如此敬業，我們停著了腳步，在旁邊偷偷的看著，還拿出了手機拍了幾張，當是我們勝利的紀念。

「女仔係咪都好鍾意係街邊做啲咁尷尬嘅嘢嫁？」我不解道。

「係又唔係啦，因為女仔都會覺得好幸福，但係佢地個情況就有啲過唔左火位。」

眼見他們還不消停，我們便走了上去。

「小喬！」妳喊道。

「咦？淇淇，你地冇事啦？」呀喬看著我倆相牽的手問道。

「嗯。」

「呢位先生同小姐，可唔可以唔好當街當巷咁激戰呢？」我半眯著眼道。

「情趣呢啲野你識條鐵咩。」高佬自豪的答道。

「係囉，學多啲氹下淇淇開心啦。」

「唔駛啦，佢已經對我好好啦。」妳勉著我的手臂靠著我。

「細佬，你真係有啲計，咁快已經馴服左淇淇啦啲。」

我們進入了餐廳後，兩個女生就拿著餐牌點餐。而高佬則跟我低聲交談。

「喂，兄弟，真咪真係冇事啦？」

「可以咁講啦。」

「咁willy個邊你諗住點？佢實會周圍唱淇淇嫁啲。」

「咁就要你幫手啦。」

「係？」

「嗯，我雖要知道所有關於佢嘅野，愈詳細愈好。」

「你真係當場仗咁打啲。」

「冇錯呀，女神防衛大作戰。仲有，盡量傳個消息出去，關於……。」

「明白。得啦，你要人有人呀。一定唔會少得過童子軍。」

「哈，果然係籃球隊隊長。」

愉快的吃完這頓飯，我便送淇淇回去她家樓下了。

「聽日我地去邊呀。」妳問。

「冇所謂呀，但我想做下past paper，我地都就考試嫁啦。」

「咁我地一齊做啦。」

「好，聽日叫妳起身啦。」

「你記住呀，如果唔係我打俾auntie 嫁。」妳嗔笑著。

「係係。」

翌日，妳便一大早叫醒我。

「喂。」我含糊的喊道。

「起身呀懶馴豬。」

「好叻呀，5分鐘，俾我瞓多5分鐘。」

「你一個鍾頭前已經話5分鐘啦啲。」

「而家放假呀，晏少少唔緊要啦。」

「唔得呀，再唔起身我自己去溫嫁啦。」

「係係，我出嚟啦。」

「咁café 等啦。」

我隨手拿起昨晚執拾好的背包，便出門了。

到達相約的咖啡店，幸好人不多，我稍稍一看，就找到妳了。

「早晨呀。」

「懶馴豬，又話叫我起身，點知調轉晒，哼。」

「嘻嘻，尋晚執 past paper 執夜左呀嘛。」

「真係呀，下次唔準呀。」

「嗯，好好。」

「咁你帶左咩科呀？」

「除左中英之外，我讀嘅純理科同妳讀嘅BAFS 同Econ都有。」

「幫我帶埋咁好？點解你會有嘅？」

「哈，我問人擺嘅。」

「其實我都有帶你讀個啲。」

「哈哈，都唔知話我地有默契好定話冇好。」我不禁道。

然後我們便開始各自的征戰，因為我是主要攻讀數學的關係，妳有時候會也問我一些與數學有關的經濟理論。

「喂，你睇下呢到，呢個elasticity，係咩意思呀？」

「噢，elasticity

係講緊隨著價錢變動，而貨物相對的數量變動的指數。也即是話我把呢杯咖啡減10%嘅價錢，我會賣多左10%嘅貨，所以指彈性指數係-1啦。而我地知道產品嘅彈性指數，就能夠推論出貨品嘅銷售量。」我解釋道。

「噃，我問得你又真係識嫁啲，點解你一個純數人會識呢啲嘅？」

「之前睇書睇過嘛。」

「咁你唔揀Econ? 揀左咪會一齊讀囉。」

「當時冇諗咁多，只係揀左科數學同物理化學咋。」

「咁既然你識嘅話，我之後會問你問得更多嫁啦。」

「樂意之至。」

而我地離開嘅時候，又是那個人坐在角位看著我們。是我的錯覺，還是.....只能在心中做好最壞打算了。

就係咁，我地就已經拍左接近一個月拖。呢一個月不斷咁一齊溫書，溫完書就行陣街，進到海旁看日落。你說很喜歡海旁的日落，寧靜的襯托出晚霞的美麗，浪漫得很。之後就食飯，然後就便送妳翻屋企。我地就好像拍左好耐拖嘅情侶咁，冇所謂嘅激情，但係每天都過得幸福快樂。

開學的日子，天氣還是很熱。明明已經踏入秋季，但仍像夏天一樣，熱得過份。我踏出了屋苑，走到地鐵站，等著我的公主。

「等左好耐啦？」

「係呀，搞到南瓜車都走埋。」

「下，咁慘慘豬呀。」

「係呀，得番隻白馬，賞面嗎？」我拍一拍身上的校服。

「你唔係話自己係王子嘛。」妳哭笑不得的道。

「噢唔係，只係話接公主要莊重啲姐。」

「口花花。」妳把視線從我身上移開，不再看我。

我們牽著手走到學校門口，妳仍然擔心著這一刻的來臨，我緊緊握著妳的手告訴妳「沒事的，放心吧」。

妳問我怎麼知道，我說笑答妳「希望在今天呀嘛。」。

我們便齊齊踏進校門。我如常的回到我的班房，看到熟悉的面孔及身影，我便走向他們。

「yo，早晨。」我向高佬及肥仔說。

「喂呀單，你要做嘅搞掂晒啦。但咁樣做真係好咩？」高佬跟我道。

「冇計啦，為免佢受輿論壓力，咁係最容易嫁啦。」

「愛情真係偉大。」高佬嘆息道。

「咩呀？你地講緊咩呀？」肥仔問。

「冇，呀單玩野姐.....」高佬將事情一五一十告訴了肥仔。

「下，你咁都得呀？」肥仔目瞪口呆的看著我。

「唔係可以點呀？打佢一獲？我又唔打得。」我聳了聳肩膀。

「咁又係。」肥仔答。

「喂，你要嘅野同埋佢嘅資訊。」

我拿著高佬遞給我的iPad，裡面有多張相片，還有一個word檔。

「掂啦，有呢啲真係唔駛驚佢，而家只要等就得啦。」我滿意的道。

「我send晒俾你啦。」

「嘩，你地可以做到呢個地步，會唔會太強呢？」細仔看了看手中的資料，我不禁問道。

「傻啦呀單，呢啲只係小兒科。」

此時，妳卻跑到我的班房裡。

「呀單，點...點解.....」妳上氣不接下氣的問。

「你抖順條氣先再講啦。」

「佢地好多人話緊你駛橫手，係willy身邊搶左我呀。」

此時很多人亦注視著我們四個，然後便輕聲細說，我相信他們正在談論我們。

「我知呀。」我說。

「點解會咁嘅？我好想知呀。」

等陣，乜劇情咁似千反田爱瑠問奉太朗嘅？但可惜呀，冰菓都爛左尾.....

「咁你要問高佬做咩散播啲搖言啦。」

「因為你條仔唔想人地話你係公廁，所以我同呀喬就運用人追劇嘅心態，周圍同人講你條仔駛橫手，打抵左條友。」高佬沒好氣的解釋道。

「呀單你都幾好野嫁啲，連5A willy條女都搶到，我開始欣賞你。條友咁黑人憎，今次抵佢死。」班中一個路人的角色走過來說道。

果然，群眾是愚昧的。

「多謝你呀，呀單。」

第十二話

「愛情是事外者所不能理解的。」——*莎士比亞*

妳竟在眾目睽睽之下親了我的面頰。

立即，班房總不能缺乏起哄的群眾，而我亦被妳這個舉動嚇到。群眾的聲音提醒了我倆，妳看著我，臉色瞬間轉紅。然後就跑出了班房，高佬見我仍然呆若木雞的模樣，拍了拍我。

「追啦，柒頭！」

「呀...呀！係啲。」

我立即衝了出去，見妳在門前不遠處，我便追上來了。

「淇淇。」我拉著妳的手。

「好醜怪呀我。」妳低著頭，對這事實不忍直視一般。

「唔係呀，妳都幾大膽呀。」

「我見你為我做咁多嘢，我真係好感動.....」妳的聲音漸漸低了下去。

「傻妹。」我摸一摸妳的頭。

「你又知人地會信你個謠言？」

「嘻，簡單啦。人嘅心理好奇怪，愈係看似不可能嘅事，反而愈會相信，愈想搵原因去解釋佢。當人聽到willy周圍唱妳嘅時候，佢地會接受左妳移情別戀這個事實，然後就會去搵個原因。」

「咁佢地唔會信willy個版本多啲咩？」

「呢個就係重點，有啲人會因為懶得諗，而信左willy嘅版本，但有啲人會懶係有批判性思考咁，唔太信。而我呢一刻就提供左另一個答案，利用人追連續劇或者係故事嘅心態，令個啲懶嘅人信左，而懶係有批判嘅人都信到十足。當然我唔係想有心踩willy，但如果佢唔唱妳嘅話，我都唔會得手。」

此時，一個人向著我們走過來，他輕輕舉起了手掌。

「Nice, man.」

「Thanks，汰。」說罷，我便舉起了手，跟他互相擊了掌。

「當然，呢個世界都會有啲好似呀汰咁心水清嘅人，綜觀整件事黎睇，就知係我嘅計劃。但呢類人唔多，而且呢種人多數都係不理世事，活係自己樂園嘅人。」

「佢就係次次考第一個個？」

「嗯，冇錯。」

「咁你唔怕俾人唱埋一份咩？」

「好啦，我只係答一次咋。」

「嗯。」

我深呼吸了一下「我在乎嘅，只係妳嘅感受；我在意嘅，只有出自妳把口。無論其他人點講點傳，我都唔會理，you are the apple of my eye.」

「妳真係唔會再講多次？」妳會心微笑了一下再問道。

「唔啦，對我黎講已經肉麻到極限啦。」

「咁好啦，以你咁內向嘅性格都氹我，我真係好開心。好彩我錄左音姐，咁我上堂慢慢聽啦，嘻嘻。」

「下？？？咁好啦，比心機上堂呀。」

「但係你唔好再瞞住我做咁多野啦，有啲咩我地一齊分擔嘛。」

「嗯，妳都係呀。」

我見四下無人便親了傻妹的額頭一下，才斯斯然回到班房裡。

「喂，呀單，原來傳言係真嫁？」

「妳真係搶左人番嚟呀？」

「妳幾時搶嫁？」

「拍左幾耐呀？」

「點溝人嫁？」

聽著他們有如滔滔江水，連綿不絕，更有如黃河氾濫，一發不可收拾的一條又一條的問題，我愕然的站在門口。幸好得左右護法捨命相救，要不然我得站到老師來了。

「喂，你地咁多問題叫人點答呀。」高佬一個地圖炮發下去。

「咪係囉，答得邊個姐。」肥仔亦幫忙吸引部分火力。

「你咁講得，姐係你知啦。」同學甲說。

「當然。」高佬答

「講啲嚟聽下。」

見眾人八卦之火有惹上左右護法的趨勢，我只能開口澄清：「相信大家都比我更清楚傳言嘅內容，我想同大家講，亦正如頭先所見，傳言係真嘅。That' s all.」

說罷，班主任便到來，開始說些有的沒的，總算把這把靠八卦生存的群眾給鎮壓下去。總之跟所有學校一樣，九月一日開學日，回去就是完全浪費時間，幸好有高佬發來的資訊給我研究解悶，而且正午就放學了。

不過一會，令人愉悅的鐘聲就響起了。

「喂呀單，有邊去呀？」肥仔問道。

「唔知嘞，反正我地都會搵佢地嫁啦，問下佢地想去邊囉。」

「好呀好呀，一定要問J me想去邊呀。」肥仔囉唆道。

「得啦長氣。」高佬說。

於是我們便去找了妳們一同走了。

「而家我地有7個人，咁去邊好？」妳問。

「不如食餐飯先啦，我有啲餓。」高佬答。

「但係難得齊人，去玩啦不如，況且遲下都冇乜機會玩。」妳說。

「好嘞，咁不如唱K啦，又有野食又有得玩又坐得耐。」呀喬提議。

「好呀，好耐冇唱喇。」

「你去唔去呀？溫少一日書啦。」妳問著我。

「見妳呢半個暑假都咁勤力，好啦。」

「好嘢！你係最好嫁啦。」

「我唔去啦，我約左人。」Pinky說。

「約左邊個咁巴閉呀？」J me問。

「仲要問嘅。」

所以，我們一行六人便去了K房了。進去期間，那個熟悉的身影再次在我身前走過。

進了K房，3位女士純熟地一面拿著遙控器點著歌，一面說笑著。

此時，我示意高佬出一出去談些事，我們走到了廁所，我檢查了所有廁格有沒有人。

「做咩呀？你個樣咁凝重嘅。」高佬問。

「你今日俾我啲資料我全部睇晒。」

「咁快，個度十幾廿版嫁啎。」

「嗯，稍微了解過條友，同理知道條友開始左下一步。」

「你又知。」

「因為你個度有佢張相，我認得相中人，第一次見到佢係我地去完camp之後係café度見到。但我認為個次係偶然見到，當時見到佢不斷向我地個方向望，我已經好留意佢。第二次係我同淇淇去溫書個時見到，我有問過淇淇有無同邊個講個我地係度？佢話得J me 同Pinky，而我為左避開佢，之後轉左場，就再冇見過佢。但啱先我又見翻佢，同理我相信佢好快會搵其他人黎跟蹤我地。」

「你肯定？」

「嗯。」

「咁我地之間應該有人通風報信。」

「我都係咁諗。」

「咁你應為係邊個？」

「Pinky。」

「點解？」

「Pinky每次唔係度個時，條友先係度。如果有個咁好嘅針，根本唔需要佢出嚟。但佢係度，而pink y唔係度。反證了pinky嘅身份。但我相信佢係因為佢男朋友先會講我地嘅位置。」

「咁我收下風睇下佢男朋友咩料先。」

「好，順便，搵機會話我地性格其實唔夾。」

「下，你又當眾踩自己呀。」

「咁又唔駛，只要傳到俾willy知就得啦。」

「有啲難。」高佬皺一下眉頭。

「其實唔難。」

「點做呀大佬，係佢面前做戲呀？」

「唔駛，你搵呀喬同pinky講咪得囉。」

「又啱喎。」

說完我們便回了K房。

「去邊呀，你唔係同高佬去搞基呀？」妳問。

「我只係鍾意妳嫁咋。」

「口花花。」

我們各人玩的極興奮，每到一些情歌的時候就好像解high一樣。而興奮過後，終於到了妳的首本名曲「只要和你在一起」。妳立時唱道

「人來人往擦出喧嘩吵鬧夜城景況
停在一角靜靜回望
原來這里路蕩來是那麼匆忙
多想牽著你不放 能愛你 是我的一線光
現時只想 吻得火燙
別理這危城 誰的懷疑眼光」

我欣賞著妳的表現，看著妳唱歌，那專注的樣子，帶有感情的唱出歌詞，像是真的向我唱般。而當妳唱到「沿途幾多障礙 埋頭撞向未來
閉上呼吸跟你墮進深海」時望了我一下。我明白了，怎樣我都不會放棄愛妳，只要和妳在一起，我什麼也不怕。

唱完，因為K房很大，我抱著淇淇依偎在旁。而另一邊的呀喬跟高佬正情到濃時。令J me跟肥仔坐在中間落得一副難為情的情況在唱歌。

而我見及此，我立即叫淇淇跟我裝睡，因為肥仔應該會受現場情況影響，於氣氛帶動之下做出奇怪事，情況相信會爆笑，所以妳偷笑並點頭配合。

我們裝閉著眼，環抱著妳又躺在梳化上，我又打了個眼色給高佬他們，示意留意肥仔。

肥仔起初也沒有什麼動作，但見到我們好像睡了，又大膽了很多。

「呀單佢地好似瞓左呀。」肥仔說

我心想，你想說什麼呀，別離題啦，說重點啦。

「嗯，係呀。」

此時，肥仔的手蠢蠢欲動的掙扎著，來來回回好幾分鐘，仍然不好意思的放下去似的。雖然我很想笑，但妳伸到我腰間輕輕一招.....我還是默默的看戲。肥仔再開聲了「我...我...可唔可...可唔可以錫...錫啖..你...你呀？」

說完，肥仔沒有等J me回答，就慢慢的靠近了J

me，我聽了差點又笑了出來。那有人會問完才親呀，還要說到像是口吃似的，這肥仔真是銀槍蠟燭頭呀。

第十三話

「對相愛的人來說，對方的心才是最好的房子。」——神的孩子全跳舞

「對唔住呀，我諗我都係唔得。」J me推開肥仔，拒絕了他。

「下？」肥仔一臉愕然。

「對唔住，你好好，但...」

「sorry！」肥仔突然開口，說完便衝出了門口。

「oh shit！」高佬突然大聲道。

「好地地都攞成咁嘅.....」我不禁感嘆道。

「係囉，咁點算呀？」呀喬說。

此時，淇淇跟呀喬正在安慰著傷心的J me。而我跟高佬就追了出去找肥仔，出去之後，發現他並沒有走多遠，就坐在reception旁邊。

「點呀肥仔？」高佬搭一搭肥仔的膊頭。

「我又衰左啦。」肥仔一臉沮喪道。

「我地都知。」

「點算呀.....」肥仔雙目無神的道。

「其實邊有人想錫人仲問人嫁。」我說。

「係囉，唔理三七廿一嘴左落去先嘛。」高佬讚同我說。

「唉，咁唔柒都柒左啦，咁我而家點算呀。」

「慢慢嚟啦，溝女係要用時間換取誠意嫁，都差唔多時間散啦，入去送人地番屋企啦。」高佬說。

「仲要對住佢，好柒啲啱先？」

「你唔可以柒一次就放棄嫁，男人面皮要厚一啲，有時候男人就係輸係面皮薄。」高佬再道。

此時，我收到了妳的電話，妳說時間差不多，打算現在走了。我們便在reception counter等你們。看見肥仔跟J me尷尬的表情，真是為他們擔心。到了樓下，送佛送到西，我們就此散去，我便跟淇淇走了，高佬跟呀

喬則去二人世界，就剩下他們倆。

「咁我地去邊呀？」妳問。

「其實我有啲想返屋企食飯，我已經好耐冇翻去食啦。」

「係呀，咁好啦，我又去。」

「吓？」

「係呀，其實我好想食住家飯嫁，你知啦，我屋企人成日都唔係香港，屋企又得我一個，我唔想又係自己一個人食。」

「哦，咁好啦。我諗我父母都好想妳上去食嘅。」

所以，我便致電母親大人，說我會回去，順便帶上我的她拜會拜會。母親驚喜交加的叫著「衰仔你唔早啲講！」。

「而家先5點，唔遲呀。」

「淇淇係度嘅話我要整啲唔同野呀嘛，妳俾淇淇聽啦。」

「哦。」之後我把電話遞給淇淇。

「搵我？」

「嗯。」

「喂？」

「喂，淇淇呀，auntie呀，你今晚有咩想食呀？」

「冇所謂呀，我咩都鍾意食嫁，係住家飯我就鍾意嫁啦。」

「咁呀，auntie今晚整啲撚手小菜俾你啦。」

「好呀。我同呀單而家番嚟嫁啦。」

「哦，好。」

所以，我便與淇淇一起回家了。到了我的屋苑，

「其實我有啲緊張。」我說。

「做咩咁緊張呀，傻豬嚟嫁。」妳摸了摸我的頭，似我平時哄妳一般。

「我冇帶過女仔上去，而且我間房仲好亂呀。」

「嘻嘻，姐係有野唔俾得我睇姐。」

「唔係，我怕有啲亂姐。」

「你講完我想即刻上去睇添。」

「我.....我都唔知自己想講咩啦。」

「哈哈，傻瓜，其他野你就咁冷靜，對住我就咁蠢，你真係好得意呀，搞到我愈黎愈鍾意你。」

「因為我鍾意你呀嘛，所以自自然然就緊張啲嫁啦。」

「係啦係啦，上去啦傻豬。」

我們上到了家門口，我未曾試過那麼緊張的回家。妳說我真的太過緊張，連手心也在不斷冒汗。我何嘗不知呢？但我也無法解釋，也許是我不想在你面前留有任何不好的印象，又也許是我太在乎你。

「阿爸、阿媽，番嚟啦。」我喊道。

「Uncle、Auntie打攞晒。」妳禮貌道。

「Hi，淇淇，隨便坐啦，當自己屋企就得嫁啦，衰仔帶人參觀下啦。」

「嗯，我同妳入房擺低個袋先。」

「好呀。」

那一刻，我懷著極之緊張的心情打開房門。

咿～呀

「唔係呀，都幾整齊呀。」妳邊說邊坐在我的床上。

「嘻嘻，你除左好靜之外，個人都好整齊呀，真係唔明你緊張啲咩。」

「話晒都係第一次帶女仔入嚟，點都要緊張下。」此時妳不停打量我的房間。

「原來你都有留低呀？」妳拿著我那顆彈珠在手上玩弄著。

「係呀，冇理由掉左去，話晒都係呢粒野引領我地相遇。」我會心一笑。

「嘻嘻，我都係咁諗。」此時妳拿著紅色的彈珠，露出幸福的笑容。

「咁你記住唔好掉左佢呀，仲有，為左防止你唔見左之後買過第二粒，我決定要係上面畫野，唔見左妳就死。」妳在彈珠上刻劃了一個交叉。

「嘩，你仲有成套米蘭昆德拉同村上春樹係度，唔怪之得你唔駛借書啦，你成個書架都係啲翻譯文學嚟㗎。」

「以前成日睇嘛，買下一本，買下又一本，買買下就咁啦。」

「咁你咪好細個就睇囉㗎。」

「中一囉，我仲記得第一本係生命中不能承受的輕，所以我最鐘意呢本。」

「我都係呀，呢啲就係緣份啦。」

「咁村上春樹呢，妳睇嘅第一本係咩？」

「我只係睇過挪威的森林同1Q84 咋，但係係睇挪威的森林先嘅。」

「噢，我就係睇尋羊冒險先，就係呢本。」妳揚了揚從書架抽出來的一本，買了卻還沒看的書。

「咁我擺番去睇先，同埋我想換件衫，你有冇一件借俾我呀，我唔想整污糟件校服，聽日仲要著呀。」

「我第二個櫃桶全陪都係衫嚟，第三個係褲嚟，妳睇下得唔得啦。」

「好，咁你仲唔出去，唔好諗住同我一齊換呀。」妳雙手叉腰氣鼓鼓的道。

「我唔係咁諗，我只不過想擺我自己啲衫換左佢姐。」

我跨過妳，伸手去拿我放在床尾的休閒服，妳雙手突然放在我的臉上，然後便吻了下來。這一吻，也吻了頗長的時間.....

「我想做好耐嫁啦，但係你唔鍾意當街當巷做，咁而家Ok 啦嘛。」

「Ok 係ok 啦，但女孩俾啲矜持會好啲，錫妳呢個任務交俾我啦。」

「嘻嘻，好，你.....唔！」

語未畢，我便回了一記比剛剛還要深刻的吻，當妳快要喘不過氣來，我才放開了妳。

在洗手間換上休閒服後，見妳在房間還沒出來，我便去了看看母親在煮什麼。

「嘩，你整九大簋呀？娘親，我地多一個人食咋㗎，佢仲唔係食好多㗎。」

「同平時差唔多姐。」

此時，我完全明白到一個人心情的恐怖。只要一個女人心情好，可以推翻過往認知：跟平常差三倍的分量，今日竟然被說成差不多的.....看來為了自己日後的口福，還是多帶淇淇上來比較好。

「Auntie，有咩可以幫到你手呀？」

那時候的你，穿了一件我從uniqlo 買回來的t- shirt，
而下身卻穿了我的運動短褲。束起頭髮的妳，有一種青春少艾的感覺，清新，又帶點活力。

「乖，幫我洗左啲菜佢先啦。衰仔，唔係幫手就出去，咪阻住晒。」

「係係。」我答。

我坐在客廳，看著妳的背影在廚房忙著。有人說，家裡的廚房是女人的聖地，只有被認可的人才能進入。看來，妳已經徹底的成為了被選中的那個人，以後就由妳守護這個廚房了。

「呀單，幫手搬啲餸出去啦。」妳呼喚著我。

「噢。」

我一個人把餸搬出去了，今晚真是一個經典，除了咕嚕肉、清蒸石斑、可樂雞翼、菜遠牛肉、黑椒和牛粒之外，還有一個冬瓜盅。真是的，平常一半菜式都不到，而且賣相普通，但今天不過是淇淇來了，便把經濟晚餐升級到頭等總統晚餐。這個世界，公平嗎？公平嗎！

「各位食飯。」眾人道。

看著眼前眾多的美食，我急不及待的開動了。剛食了兩口飯，正想試試和牛粒時，我母親就跟我說

「呀仔呀，唔好掛住食啦，夾啲比淇淇啦。」

「呀仔呀，照顧下女朋友先得嫁。」

「呀仔呀，學下淇淇啦又乖又聽話，又幫手煮野。」

「呀仔呀...呀仔呀...呀仔呀...」

來自母親的魔音，我瞬間從天堂，掉下了地獄.....由一個普通人，變成了一個奴隸。原來在頭等總統晚餐底下，需要付出的代價亦不輕，所以，我還是不作無謂的反抗，坦白承認自己身份。

但說真的，因為妳，令我跟家人更融洽。

是妳改變了我。

第十四話

“You can take the girl out of Chicago, but you can’ t take the Chicago out of the girl.” — *The Mentalist*

「係嘅，各位大人仲有冇嘢要吩咐小人做呢？」我搓著手，嘿笑著。

「淇淇公主，妳要嘅餸呀，有牛肉，又有魚呀。」

「哈哈，傻瓜，你都食多啲啦，我都有份整嫁，你好同我食晒佢。」此時妳夾了一塊牛肉給我。

「冇問題，冇問題，粗重嘢交番俾啲細嘅做啦。」我立即道。

「呀仔呀，睇嚟你開始了解到戀愛嘅真諦。」老豆對我說。

「我一早就明啦。」我說。

「哈哈，果然係我個仔。」

謝謝妳。

晚飯過後，淇淇跟娘親聊得愈來愈起勁，慢慢的，妳好像已經把我家當成自己的家一樣了。我看我們明日還要上學，便像奴才般的語氣跟妳說：

「我親愛的淇淇公主，時候不早了。」

「我知呀。」妳微笑的答道。

「咁仲唔番屋企，聽日仲要番學嫁。」

「嘻嘻，係啲，點算呢？」

「我送妳番屋企啦。」

「淇淇今晚咪留係度囉，我同老豆都冇所謂嘅。」

「吓？？娘親你話咩話？」

「扮咩聽唔到呀，我地兩佬好開通嘅，況且，我地唔知你性格咩，俾個天你做膽，你都唔會搞啲咩出嚟啦。」

有時候，作為父母是否應當多管教自己的孩子；觀乎兩老，會否開通過頭呢？面對這樣的父母，我已無話可說。我亦低估了妳的魅力，難怪能在芸芸眾多的女童軍中佔有一職。不過是一盞飯的時間，除了征服了兩老的心，更佔領了我的睡房。

「都係唔好啦，我地聽日都要翻學。」

「咁好啦，下次唔洗翻學先啦。仔，送人地返屋企啦。」

「係係。」

之後，我們便回房收拾東西。

「我想keep住件衫呀。」妳拿著已經折好的衣服說。

「點解呀？」

「我想可以著住你件衫訓呀。」

「噢，可以呀。」

「嘻嘻，好野。」

說罷，我便牽著妳的手，送妳回家。我們走過天橋，小舖，商場，公園.....

「呀單呀，聽日所有活動都會開始啦，我可能會好忙。」

「我知呀。」

「我可能唔會再有咁多時間陪你啦。」

「Ok，我明白嘅。」

「真係？No hard feeling？」

「No, I am good.」

「嘻嘻，多謝你呀。」

「忙還忙，妳都要記得溫書，我俾妳搞啲活動玩到去年尾，之後就要全力溫書嫁啦。」

「嗯，冇問題，Yes Sir。」

很快，我們便到了妳家，我送妳到樓下，親一親妳的額，便回家了。

回去途中，我致電給高佬。

「喂，有冇消息呀？」

「先過得幾個鐘咋，大佬。」

「噢，係啲，唔好意思呀。」

「但你好彩，我真係有，諗住番屋企先打俾你。」

「我就知你地有料。」

「我同呀喬傾過，Pinky的確有可能。佢地四個都有個whatsapp group，事發當日，Pinky係group問過。」

「嗯，明白，仲有呢？」

「而呀喬同Pinky傾過，佢男朋友應該係童軍。」

「It makes sense.」

「之後同佢講左要俾willy知嘅野。」

「Thank you, 咁好快應該會有動作。」

「嗯，有冇諗過係邊到有動作？」

「我已經知會點，而家要諗嘅係點拆。」

「哈哈，我真係好喜歡你，我經歷左咁多段感情。我都未試過好似打仗咁。」

「哈哈，我都唔想嫁，其實咁做會好叻。」

「係，我以為你會好enjoy。」

「對於我呢啲懶人，唔做就最好，可惜預著一個好勤力嘅淇淇。」

「你地兩個人真係好似一對平行線咁，相同之中又有啲唔同，兩個都忠於自己，但係一個忠於懶，一個忠於勤力。」

「That' s right.」

「咁你仲要咩就話我知啦，Bye。」

電話掛掉，我仍在思索，是我太敏感了嗎？做得太多了麼？為何我會弄得像打仗一樣.....我不知道，我只是不想妳離開我。罷了，不想再想。

翌日，我便如想的在車站等妳一起回校。

「呀單呀，你有冇諗過畢業之後會點呀？」妳問。

「冇呀，冇諗過。」

「都估到嫁啦，你咁懶。」

「咁妳呢？」

「我會想去做PR，所以我諗我會揀呢方面去讀。」

「好好呀，知自己想點。」

「咁你會想做咩？」

「我呀，都係冇諗過。」

回

校之後，發現肥仔缺席了，也許是因為昨日的事不知如何是好吧。中六了，班主任訓示我們打算未來，應多放時間在學業上，為未來而努力。我在想我究竟是不是應該投放更多的時間在學業當中，而不是想怎樣去玩這種偵探遊戲。老實說，我對前途仍然是感到迷茫。也沒有覺得，有很迫切要去下這種決定。我不知道將來我會開展怎樣的事業，我亦不知道應該投身那一個行業，更遑論在大學選修什麼科目。十年之後，我會是怎樣的人？老實說，我不知道。若果在過去，我肯定會落得怠惰之名。

最後一年的中學生涯，就這樣完結了嗎？

「喂，發咩白日夢呀？」高佬問。

「冇，諗緊野姐？」

「諗緊前途。」我續道。

「吓，以前你會話殺到埋嚟先算。做咩突然諗呀？」

「咁你有咩打算？」

「我會盡力同呀喬入埋同一間U，可能會讀體育。」

「連你都咁有計劃？」

「咁唔係好正常咩？我諗全級係得你唔知想點。」

「哈，又係嗰。」

「點呀，食lunch啦，走唔走呀？你等淇淇呀？」

「唔係呀，佢去左女童軍，我走嫁啦。」

「快啦，我想去牡丹樓食嘢。」

「係係。」

去到牡丹樓，我如常的找位置，但遠處有個人我感興趣。

「Hey，單。」

「Hey，汰。」

「你最緊好似有啲幾好玩嘅野啲。」

「Ok啦，唔悶先囉。」

「有冇諗過Willy 係個咩人。」

「查過下，係個有小小手段的人。」

「哈，一個怠惰嘅人竟然會搵咁嘅野做。」

「嘻，一個傲慢嘅人竟然睇得起我件事。」

「哈哈，你真係好有意思，難怪你係少有嘅人，我睇得起。」

「想插一腳？」

「考慮緊，講啲嘢你知，若果我地係傲慢同怠惰，咁佢就係貪婪。」

「七宗罪，哈哈。」

「我可以幫你，但你可以offer啲咩俾我？willy有搵過我，佢offer都幾豐厚。」

「我呀？無啲，只有樂趣。」

「你又知會有？」

「若然照你咁講，佢不斷接近啲有才能嘅人，如果真係有齊七宗罪嘅話，我地2個對5個，機會難得呀。」

「哈哈，知我者莫約怠惰，行動怠惰但腦根不惰。」

「多謝你。」

「我只係為自己，學校太悶啦。」

「嘻，thanks。」

「有咩風搵你，走先。」

「Bye 啦，傲慢。」

「哈哈！！！」

他走了。有他的幫忙，心中定了許多。此時，高佬才買完午餐回來。

飯後，我如常的坐在圖書館裡，看著我的《笑忘書》。此時，妳卻慢慢的接近我。

「喂，有冇掛住我先。」

「有啲。」

「嘻嘻，我都知會係度搵到你嫁啦。」

「咁一定啦，我實係度嘅。」

「咁又係嗰，你知唔知，J me冇番呀。」

「佢又冇番？肥仔都冇嗰，尋晚有冇搵過佢呀？」

「冇呀，你送完我番屋企之後我就沖涼喇左lu。」

「咁做咩咁得閒搵我嘅？唔駛開會麼？」

「啱啱一面食飯一面開左啦，咁見到仲有少少時間咪搵你囉。」

「哦，我地出去講啦，我地太嘈啦。」

「嗯。」

「點呀，辛唔辛苦呀？」

「其實都唔會，我okay嘅。」

「佢地有冇講咩呀？」

「都有呀，但啱啱有個消息話會同童軍個邊有Joint event。」

「哦？係呀，咁突然嘅，睇嚟willy開始了。」

「willy開始啲咩呀？」

「從我身上搶走妳囉。」

第十五話

「愛是一種甜蜜的痛苦，真誠的愛情永不是走一條平坦的道路。」——*莎士比亞*

「哈哈，白痴，佢搶唔走嫁。有嘅只係你自己放棄。」

「係咩？咁我唔駛做咁多野啦。」

「下，你做左啲咩呀？」妳驚訝的看著我。

「傻啦，我講笑咋。」

「唔好笑囉，我警告你呀，唔好做埋啲無謂野呀，俾多啲信心啦。」

「係係。我知啦我知啦，公主大人。」

「知就好啦，同埋之後放學唔駛等我啦，我應該都會好夜。」

「只係番學第二日咋咯。」

「唔係呀，我要同老師傾卸任嘅野呀，9月中之前要搞掂呀。」

「好犀利呀。」我抑揚頓挫般道。

「你都得嫁，你懶咋嘛。」

「傻啦，我邊會咁有心機做呀。」

「好啦好啦。」

「我放學應該會去搵肥仔睇吓佢點，冇晒聲氣，有啲擔心。」我說。

「咁有咩消息就whatsapp我啦，唔好太掛住我。」妳笑道。

「嘻嘻，有啲難咯。」

說真的，我們整個暑假都是形影不離，令到現在一點小事情，就好像變得有點「妳有妳嘅生活，我繼續我嘅忙碌」的感覺.....。興許是習慣了吧，又或者是你的關係，令我沒有一刻不掛念著，不想起妳。每遇到一件事，就彷彿妳在我身邊問著「點解嘅」，「我想知呀」.....。倘若怠惰是我的代名詞，那麼妳便會是好奇，而妳的好奇，令我每更也思念著妳。

「喂，去搵肥仔囉。」高佬說。

「嗯，好，等我一陣，執埋啲野先。」

「駛唔駛等埋淇淇？」

「唔駛啦，佢好忙呀，佢仲要搞童軍聯合中秋晚會既野。呀喬呢？」

「佢要練長跑呀，要準備學屆。」

「咁快？你呢，唔駛練波咩？」

「邊有咁快，10月先開始。佢田徑要練多啲。因為同區間學校太勁啦。」

「哦，行得。」

此時，有個熟悉，又十分了解的陌生人意氣風發的走過來。我立刻叮囑高佬冷靜，生怕他會壞了大事。其實，真沒想到他會主動前來。看來，即將來臨的童軍聯合中秋晚會就是他所籌備我倆撕殺的舞台。

「Hello, 你就係呀單啦？」

「Hi, willy。」

「聽講你係宿營上面大放異彩啲，可惜我去唔到啦，如果唔係就好玩啦。」

「可惜，不過你出年仲有機會嘅。」

「都係，相信你都知我地童軍同女童軍有joint event呀可，有冇興趣幫手呀？」

「童軍人才多的是，多我一個唔多，少我一個唔少啦。」

「唔可以咁講，聽你係宿營嘅野，我諗你會幫到我地手。玩遊戲咁叻，搞遊戲一定冇問題啦。」

「我明白，但我對童軍帽冇興趣啲，因為我唔鍾意隻顏色。」

「我又唔係叫你入童軍，幫幫手姐。」他那時有點怒氣的說。

「你搵呀汰啦，佢俾我更加能夠幫到你啦。」

「Okay, 我會再搵佢，你都考慮下。」

「睇下點，再見啦。」

「Bye, good luck with that.」他轉身時，流露出一點得手的笑容就走了。

我立刻whatsapp呀汰告知事情。

「喂，做咩拒絕佢呢？你可以睇實佢同淇淇一齊嘛。」

「傻啦，冇用嫁，佢係成個event嘅主席，所有野由佢分配，我去到只會被當眾受辱。」

「估唔到你會諗咁多啲。」

「我都唔想，之不過我更加唔想冇左佢。」

「救命呀，好肉麻呀，你真係變左好多。」

「變到點呀？」

「冇咁懶。」

「噱。」

之後，我們打電話給肥仔，一直無人接聽，所以我們只好四處去找他了。

「我地係邊搵先？」

「上去屋企攞佢先啦。」

如是者，我們到了他家門口，我們不斷的按門鈴，等了一分鐘，還是沒有人應門。

「唔掂啲，冇人啲。」高佬說。

「咁呀，佢應該唔會去左網吧啦，冇理由打機唔叫埋我地嫁嘛，而J me今日又冇番，會唔會咁巧合係同一時間冇返，定係佢地約埋左一齊唔番呀？」

「有可能，咁點呀？」

「係好大可能，肥仔唔番學可以做咩姐，一係打波，一係打機。咁打波一定搵埋你，而家又唔係屋企，我諗都係佢地約埋左一齊唔番。」

「咁點搵呀。」

「冇呀，但如果約埋一齊就姐係佢成功左啦，都有咩好擔心。」

「咁走啦，食下午茶，我肚餓啦。」

「嗯，好。」

所以，我們離開了肥仔家，便前往地鐵站旁邊的商場找餐廳。我看了看手錶，大約六時，我發了訊息給妳，妳說妳尚在校園，我說不如回校接公主，雖然妳說過不用，但我還是放心不下。還是找找妳好了。

我跟高佬回到學校，他就立即去了田徑場找呀喬，而我在操場坐著。看到幽靜的課室，吵鬧的操場，彷彿就像是暑假般，令我不禁回想了暑假的校園，初遇妳的一天。不過分隔數個小時，我是否已經懷念你了.....

「呆晒咁，掛住人呀？」呀喬問。

「咁快嘅你地？」

「我去到個時佢啱啱走得嘛。」

「淇淇未走得呀？」呀喬問。

「應該未啦。」

「我留左個訊息俾佢。」

「咁我地等下啦。」高佬說。

等了一會，我們便看到妳步向我們，但同時，willy也在妳身旁。那時，一陣醋意從心中散發，我在妒忌？我在呷醋？同時我也在想，他會怎樣做呢？

「點解你地friend番嫁？」呀喬一面驚訝的問。

「咁我地lunch

break個陣傾過，佢都明以前自己有幾衰，同我講以前同我拍拖個時一腳搭兩船，所以道左個歉，而家只係想盡力咁搞好個中秋晚會囉，唔好諗咁多野。咁我地又一齊做野嘞，我都係啱啱係教員室門口撞到佢咋。咪傾左幾句囉。」

「而家劇情發生得真係快。」呀喬道。

「咩劇情呀，你真係當劇集咁睇嫁嘞。」

「梗係啦，直頭風峰路轉過啲劇集呀，寫都寫唔切呀。」

「你有呷醋呀嘛。」妳跟我說。

「有呀。」我還是照直答。

「嘻嘻，俾你緊張下我都好呀。」

「我不太喜歡佢。」

「唉喲，唔好再呷醋啦。」

「以後盡量同佢少啲接觸可以嗎？」

「好好，我少接觸佢，唔好再嬲啦。笑番啦。」

我苦笑了下作回應。

「我地要再諗下有咩計劃。」我俏俏的跟高佬說

「點解呢，之前我俾你個啲一腳踏幾船嘅相冇用咩。」

「冇，因為佢知道我擁有佢以前的資訊。所以在淇淇面前先破後立，令我地本身嘅相冇用。而佢揀呢個時候去坦白，是因為時間都過左一個月，加上淇淇蜜運緊多數唔介意過去。時間掌握得好好。」

「咁點呀？」

「冇呀，再諗計啦。」

但當我們一行人走到地鐵站旁的時候，赫然的看向地鐵站出口方向，只見肥仔跟J me手牽著手，兩人都戴著米奇老鼠頭飾一同步出地鐵站。於是，我們便尾隨他們，發現他們打算去餐廳準備吃晚餐時，我們四人便上前「搭枱」了。

「你兩個好呀，唔番學一齊去迪迪尼。」妳搶先說道。

他們對於我們的突然出現而不知所以。

「點...點解你地會係度嫁？」肥仔嚇的口吃發作了。

「哦，姐係而家呢到只係俾啲有異性冇人性嘅人嚟嫁啦，我地唔出現得嫁？」高佬不屑的道。

「唔係，只係冇諗過咁快俾你地見到姐。」

「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為。」我道。

「係係，我知我衰啦。」

「等我地仲咁擔心你兩個添。」呀喬加入俾點壓力。

「好啦好啦，係我錯，呢餐我嘅好未？」

「哈哈，好野，肥仔萬歲。」

看到他們的模樣，我不禁想起剛與妳拍拖的時候。我突然聲稱妳是我女朋友，嚇得妳不知所措，但驚惶中卻帶點會心微笑，這正是幸福的表現。他們現在正正跟妳之前的樣子如出一轍。雖然willy的出現令我有點擔憂，憂心我會失去妳。但也許妳說得對，我也要給點信心。因為愛是一種甜蜜的痛苦，真誠的愛情永不是一條平坦的道路。

但沒想到的，我所擔心的正逐漸變成事實。

第十六話

「世界上有什麼不會失去的東西嗎？我相信有，你也最好相信。」——一九七三的彈珠玩具

「其實你地點解變左咁嘅？」淇淇問。

「嘻嘻，咁就要由你地走左之後開始啦。」J me說道。

「係你地走左之後，我聽你地講我去同J me講送佢番屋企，開頭佢話唔駛，咁我就堅持左一陣，佢終於就範。」肥仔解釋說。

「哈哈，醒目，都話男人要厚面皮嫁啦。」高佬說。

「係啦係啦，你最醒，俾人講埋好唔好？」呀喬說。

「係係，跟著同我行行下，我地肚餓，所以就去左食飯。」肥仔續道。

「超，擺明又係自己肚餓。」我說。

「冇力點溝女呀，大哥。食完飯之後，我們就去左附近嘅海旁傾心事。我地傾番由宿營開始，傾番呢一個月嘅點點滴滴，我地並唔係無心意，而只係差一個契機。一個開始嘅契機。」肥仔說。

「而係呢個時候我講講下喊左出嚟，因為一直有個人對自己好嘅感覺真係好好。講真，我當時真係好怕，怕日後佢唔會再對我咁好，所以我係K房拒絕左佢。點知係海旁嘅時候，佢見我喊晒咁，突然係後面環抱著我，我覺得好安心。有時候，女仔需要嘅，並唔係花言巧語，亦都唔係驚喜，只係有個人係後面緊緊咁攬住自己。」J me感觸的說。

此時肥仔在她身旁安慰著她。看到就個情況，我突然想起我們的開始。我們也是在海旁，互相敞開心窗，將彼此放進去。

「之後你地就約今日去迪迪尼而唔番學？」我問。

「嗯，冇錯，可以咁講。」

「你知唔知我地周圍搵你呀，你個死肥仔，講聲駛死咩。」高佬說。

「係，係我錯。而家無事咪得囉。」

飯後，我們各自散去。我便送淇淇回家。

「真估唔到肥仔佢得左。」我說著

「都估到嫁啦。我之前同J me 傾過。」

me係個啲好需要人關心嘅人。而肥仔成個月都粘住佢。久而久之，感情就有啦。」

「係啲，華生，跟得我多，聰明左啲。」

「我先唔係華生囉，如果你係福爾摩斯嘅嘅話，我寧願做Irene Adler，起碼你呢個福爾摩斯唔會對失去興趣先啦。」

「Oh, woman of mysterious.
雖然係對手，但想法差唔多嘅人。但我並唔覺得咁樣會好，想法太相似嘅人係會容易得到共鳴，但亦會因為一啲小事而分手囉。」

「估唔到你咁諗。但其實你知唔知有好多入話我地嘅性格好唔似呀。」

「啱啱知。」

「雖然都過左兩日啦，但我地仍係佢地嘅話題。」

「放心啦，香港人好快會唔記得嫁啦。」

「唔係呢個問題呀，而係佢地不斷對你評頭品足咁，我會……」

「我明啦，但我唔介意啲，你都知死懶鬼一向都懶得理佢地啦。」

「雖然姐……」

「總之你當咩都聽唔到，專心搞好你個event 仲好啦。」

「嗯。我仲有樣野想知。」

「咩呢？」

「你今日叫我同willy少啲接觸，係講真嫁？」

「嗯，我講真嫁。」

「你真係咁介意？」

「因為我真係唔太鍾諗佢，做咩咁問？」

「冇，問下姐，唔好呷醋啦，佢搶唔走我嫁。」

「係係。」

「我到啦，聽日我會早啲番去，唔駛等我啦。」

「嗯好啦，你知係邊搵我啦。」

「聽日見。」

接著數天如常的回到學校，如常的坐在位上，如常的經歷非常沈悶的試題，妳如常的忙著忙著，一切也像如常一樣。沒想到，所有平靜的如常，只是暴風雨的前夕所醞釀的假象。好不容易的來到星期五，來到了周末，我知道只消過了下周一，妳便忙完妳的事。但沒想到，我對妳的思念，一天比一天的多，導致今天並沒有什麼心情，繼續如常。我煩惱著.....

「喂，呀單。」高佬說。

「點呀？」

「做咩發晒呆咁？」

「冇，諗緊野姐。」

「又思春？」

「嘻，可以話係又可以話唔係。」

「仲諗緊呀汰同你講嘅野呀？」

「嗯。」

「咪咁啦，淇淇係做野姐，佢地點會睇番著先得嫁。」

「如果唔係，佢點會呢幾日面都唔見一面先得嫁。」

「你諗得太多啦，你都知淇淇做野幾博嫁啦，佢奩姐。」高佬試圖找著籍口的安慰我。

「我知你想安慰我，但我知道發生咩事。」

「當局者迷呀，你會唔會同佢傾下會好啲。」

「嗯，我有打算。」

「咁咪掂囉，咁你有冇打算同我講呀汰話左啲咩你知姐？」

「唉，好啦，同你講啦，八掛。但係我有諗住講兩次，放學叫埋呀喬啦。」

「Okay。」

飯後，如常的流連在圖書館內。但今天，我卻異常分心，許是思念你，許是煩惱著。手上的書翻來翻去，我卻只是凝視著圖書館的大門，盼望著妳的身影，盼望著妳的掛念。可笑的是，世界卻總是事與願違。我獨個兒的坐在圖書館內，縱使舒適，但不能阻止我去想妳。

洪亮的上課鐘聲響起，劃破了圖書館的寧靜，更劃破了我的盼望。

我心裡也許走失了寧靜，我想逃避一切，想一去了之，想出去走走，尋找自己的樂園。但，離開真的能找到嗎。罷了，不想再想，我很累。

「喂，呀喬話等多佢一陣。」高佬說。

「好。」

我們坐在窗旁。無聊的我等著呀喬的來臨。窗外的樹葉並未泛黃，夏天還在。樹下的學生背著校門遠去。此刻，一股怒意在心頭湧上。那時，我並未跟高佬多說，只是走出了班房並向著校門方向。

「喂，你去邊呀？」

走到校門前，遙望著妳行走的方向。可惜妳們已經失去了蹤影。

「搵咩呀你。」

「冇，我見到淇淇同willy一齊走左姐。」

「下？你肯定冇睇錯？」

「應該冇啦。」我已經冷靜了，妳們應該只是去買晚會用的用具，我並沒多心，只是有點介懷。

其後人齊了，我便把呀汰跟我說的，告訴高佬他們倆。

「呀汰同我講，係開會嘅第一日，willy已經盡力咁親近淇淇。包括將工作分配俾其他人，而佢自己就同淇淇兩個負責所有出街買嘢嘅工作，等佢地有更多獨處嘅時間。起初淇淇都只係有少少唔好意思，但係星期四放學之後，呀汰攞掂自己個part，翻屋企個陣，佢看到淇淇跟willy好親密咁係餐廳入面行出黎，然後送左淇淇返屋企。」

「Wow. 你講真嫁？」呀喬首先的開口。

「嗯，應該冇錯啦。」

「咁你有冇問過佢呀。」

「其實我呢幾日都見唔到佢，佢每晚都同我講會早啲翻學校，晏啲走，唔駛等佢。」

「whatsapp 呢？」

「冇問。」

「做咩唔問呀？」

「er...我都唔知。」

「咁你而家係度做咩呀，唔去搵佢問清楚？」

「佢應該同左willy出左去，我見佢地冇揸袋，應該會返嚟。」

「咁我地係度等佢啦。」

「唔好啦，我等得啦，你地走先啦。」

「okay，有咩打俾我地，我地會即刻出嚟。」高佬說。

「嗯。」

「咁你諗住點做，對質？」

「冇咁嚴重嘅我諗，只係想傾下姐。」

「最好啦，唔好衝動呀。」呀喬臨走時再三叮觸我。

「佢應該唔會嘅，如果佢衝動嘅話就唔會搞到咁啦。」

「咁又係。」

他們走了之後，我坐在學校的有蓋操場，看著室外的籃球場。那夜沒有中午的熱，涼了點，但又不凍。望著星月楚楚，夜濃風輕的夜景，我不禁想起第一天宿營過的夜，看過的每一顆星宿，陪同妳走過的夜行路，說過的每一句名言，談過的每一本書。我不想面對，我想離開，但我更不想失去妳。

第十七話

“To be, or not to be? That is the question” —*Hamlet*

夜來冷風颯颯，一陣寒意入體。

「天下雖大，仍不及傷感之大。」呀汰突然從我身後出現。

「夜風雖冷，仍不及空虛之冷。」我答道。

「決定同佢講啦？」

「沒錯。」

「咁我就功成身退，睇著你地的確有趣。」

「都未知結果係點。」

「結果有咩關係，重要嘅係你幸福過，努力過。」

「果然係傲慢，笑傲江湖般嘅生活，可惜我唔係。」

「唯有祝君好運。」

「再見。」

每一次跟他說話，都會有所得著。我跟他，從小便認識，我們同一所幼稚園，同一所小學，現在同一所中學。自小，他便是站在頂端觀看著，傲視著。一個鶴立雞群的人，身邊有很多人，但他並沒理睬，慢慢被冠上怪人之列。我也很驚訝他的幫忙，正所謂大恩不言謝，所以我也不多說了。

我再次獨自站在寒風颯颯下的操場，嘗試再組織整件事，是妳忙，忙得見我的時間也沒有，但卻跟willy外出進餐，是這樣嗎？還是有其他解釋？我正忘卻的想著，聽見腳步聲漸近，我下意識的向後望。

「傻瓜，點解你係度嘅？」妳問道。

「等妳囉。」

「都叫你唔駛等嫁啦，等到咁夜。」妳痛惜的道。

「咁有人送妳會好啲嘅。」我不自在的說。

「嗯。」

「咁走得未呀？」

「得嫁啦。」

「嗯，行啦。」

「晚會搞成點呀？」

「都幾好呀，訂食物個度搞掂，佈置方面就仲跟緊，抽獎禮物呢……」

妳一口氣的報告工作現況，我看著妳興致勃勃的說，雖然我沒有細聽，但我亦沒有打斷妳。我在想，我究竟要怎樣開口，直接點，還是迂迴點，亦或者算了？

不能不能，不問的話就會變成了心中的一根刺。短時間的安寧，會蘊釀成更猛烈的爆發。天呀！我該怎樣做，*As they said, To be or not to be, that is the question.* 這一道選擇題，自古已經是一個無解的問題。

或許是我不作聲的在發呆，妳終於察覺了我的不快，停下了妳的presentation.

「你做咩呆晒咁，諗緊咩呀？」

「你又知我諗緊野。」

「呀福爾摩斯先生，我係你女朋友呀，雖然推理能力唔夠你，但都夠了解你嘅，我點會唔知呀。」

「嗯，都係嘅。」

「咁你可以講我知未。係咪關於willy？」

「嗯。」

我知妳在等我開口，但縱使我心中問題萬千，卻不知該怎開口。於是，我們便在妳樓下找了個地方坐下來了。還記得那天的月亮很大，很清，我們坐在樹下的長椅，望著八月十二的月亮。

比十一多了一點，比十五少了一點，但還帶有點圓的感覺。

「妳同willy 好似好番啲嘞。」

「係呀，我同佢好似冇以前咁疆。」

「好事嚟嘅，多個朋友。但係我都係唔太鐘意他。」

「點解呢？」

「佢俾我個感覺係好複雜。」

「佢個人？」

「嗯。」

「點會，佢係個啲直話直說嘅人嚟嫁。」

「係咩，我同佢傾過一次計，覺得唔係，我覺得佢計算好多。」

「係咩，你幾時同佢傾過呀？」

「er...星期二lunch 嘅時候，佢嚟想搵我入去幫手做野，但我推左。」

「下，佢冇同我講過。」

「都話佢個人複雜嫁啦，跟住我叫左佢搵呀汰。」

「哦，我都奇怪緊呀汰會幫手。」

「總之，如非必要唔好近佢咁多啦。」

「嘻嘻，你驚佢搶走我呀？你呷醋。」

「係呀係呀，你當係啦。」

「嘻嘻，好開心有人呷醋。」

「唔好笑，我講真嫁。」

「係啦係啦。但我同佢真係冇野嫁，俾啲信心啦。」

「嗯。」

最後，我並沒有問到我想問的，因為我真的不知怎去開口。但是，正因如此，幸福的帷幕正慢慢垂下。

「我肚餓呀。」妳在說嬌嗲著。

「我今朝同左呀媽講左番屋企食飯呀。」

「噢，好呀，我上去換見衫就同你番去啦，我唔想自己一個食呀。」

「好，佢地應該都想見妳。」

「好嘢，你等我一等。」

我目送了妳進了大堂。我在想，為何我仍然沒有開口問妳。望著只有月亮懸掛的夜空，孤高的月亮呀，星宿在旁，為何他不被看見。其後，妳拿著一個袋，換了一身夏天的休閒服，再加上一件毛衣，很漂亮。

「我地返嚟啦。」妳對著我媽說。

「上左嚟啦，你地坐陣先。」

「Auntie, 駛唔駛幫手呀。」

「得嫁啦，等食得嫁啦。」

所以，我們便進了房，妳翻了翻我的書櫃。

「傻妹，搵咩呀？」我突然從後抱著妳。

「你仲唔換衫？」妳嚇一嚇的道。

「噢。」我作勢就要脫上衣。而妳嚇的袋也抱著跑了.....妳的袋拿來拿去不累的嗎？

我換上了休閒服，我看著米蘭昆德拉的相遇這本評論集，好像有點不同。但又說不出，手指在上面滑了一下，幾下敲門聲把我拉回現實。

「呀單，換完未呀？」

「嗯。」我開著門的說。

「拿，我個袋呀，幫我擺好啦。」妳把袋給我，我一接上，沉了一下。

「嘩，妳帶左成個屋企呀？」

「好啦，出去幫auntie手啦。」

離開卧房之後，個傻妹真的二話不說主動走進廚房，

娘親得知淇淇又跟她一起燒菜做飯因而大喜，要知道只要傻妹來臨，娘親的廚藝便會變到十分了得，本應又是一個大飽口福的機會，但妳們二人卻總在廚房小聲談論著，令我有點不好的預感。因為淇淇的突然到來，所以娘親沒有太多的餸，終於是比較接近家常便飯。但是，妳還是樂於在此。看到妳的高興，令我不禁的在想你獨個兒自己生活，令你喜歡家的感覺。是因果嗎？

飯後，娘親也是跟淇淇談得興高彩烈。看到這時，一家融洽的相處，心裡泛起了一絲的感觸。沒有多餘的感覺，只覺得很完美，很滿足。

突然，娘親拿了多一套睡眠的被褥給我。

「做咩呀？」

「嘻嘻，我今晚會係度瞓。」妳說

「下？」極級驚訝的看著這兩個女人。

「係呀，淇淇同我講左嫁啦。上次都話ok嫁啦。但你話要番學之嘛。」娘親跟我說

「係呀，嘻嘻。」

「咁好啦。」

我說畢，妳便高高興興的進房了。原來，妳那個沉重的袋是為了在我屋企宿營的用具。說真的，我不得不佩服妳的用心，只為了多一點時間可以相處。人生在世，有什麼好得過一方面父母親促使你跟女朋友同住，一方面女朋友用心的準備跟你同住。只要你一開口，萬事皆能進行。但我還是有點擔心，擔心心中的那根刺，會推倒一切。

其後，看著妳拿著衣服，進入了浴室。我便將被舖拿出廳的梳化，還在書櫃拿走了一本書，我有一個習慣，睡前一定會看多頁書。因為這會給我一些時間去吾日三省吾身，看著眼中下的1Q84，勾起了當中的一句話：「人的生命雖然本質上是孤獨的東西，卻不是孤立的存在。它總是在某個地方與別的生命相連。」這一句精闢的話，總括了我們的開始，所以，我便拿了這本。

「咦，你做咩搬晒啲野出嚟呀？」妳一面擦乾自己的頭髮，一面跟我說。

我走過去，摸一摸妳的頭，然後說。

「我都說了，女人還是有一點矜持比較好。」

「嘻嘻，所以你就俾我佔領左個睡房。」

「嗯。」

「但我頭未乾，幫我吹頭啦。」

我坐左梳化上，妳坐左梳化旁的地下。我幫你吹著頭。妳休閒的一面享受著，一面玩著電話。

「呀單呀，我真係好開心有一種屋企嘅感覺，好多謝你呀。」

「My pleasure。」

「嘻嘻，都係福爾摩斯最好。你真係唔入去同我聊？」

「唔好啦。」

「咁我聊啦。」然而，妳進了我的睡房去。

此是，一聲清脆的電話鈴聲響起。我看了看，是妳的電話，當我正要拿給妳時，一個熟悉的名字映入眼簾，並帶著以下的訊息

Willy：我啲野搞掂晒，你記得你約左我嫁可？我好期待聽日同你出街。

第十八話

「因為世間大多數人並不相信真實，而是主動去相信自己希望是真實的東西。這樣的人兩隻眼睛哪怕睜得再大，實際上也什麼都看不見。」——1Q84

我看著這個訊息，當時我極有意慾去unlock
妳的手機，進而揭穿妳跟willy的關係，我好想知妳們到底是怎麼的一回事。也許我unlock了，我跟妳的美夢便會醒來；但若果我不看，我心裡的那根刺就會變成樑柱。可笑可笑，As hamlet illustrate, To be or not to be, that is a question.

最後，我放棄了，只是把電話放在飯桌上，無聲的吶喊著。我緩緩的坐回沙發上，自閉在書中。村上春樹跟我說，因為世間大多數人並不相信真實，而是望動去相信自己希望是真實的東西，這樣的人兩隻眼睛哪怕睜得再大，實際上也什麼都看不見。所以我要冷靜，必須要冷靜，重新組織整件事，或許不過是自己太早下定論而衍生的想法。

過了一回，妳便出來找電話，拿到之後，看了一眼。然後便向我走過來，依偎在我的身邊，頭挨在我的肩膀上，看著我手中的1Q84。

「番入去瞓啦，入面舒服啲呀。」我平淡的道。

「我唔要呀，我想你陪我呀。」

「好好，咁妳蓋番好被，唔好冷親。」

「嘻嘻，好野。」

結果妳鑽了進來，我們留在同一個地方，同坐一張沙發，看著同一本書，想的東西卻是南轅北徹。這也許就是同床異夢吧？涼風靜靜的從窗外吹進來，吹起了妳的一撮髮絲，看著妳一呼一吸的沉睡著，不禁想起那天籃球場上的妳，依舊動人。

回想起當天的我們，只是純粹的努力追求幸福，正如別人說著，有人追求幸福，所以努力；有人擁有幸福，所以放棄。當我們現在擁有了大家，我們便放棄了再追求我們的幸福嗎？為什麼我們會落得如斯的田地，或者只是我自己想太多了。或許只要我一問，所有問題都迎刃而解。我已經不能再預視到結果了。果然當局者的確是會迷在其中。

於是，我掏出了手機，跟高佬相約明天相見，我需要一個局外人去提醒我。不知不覺間，睡意襲來，慢慢就睡著了。醒來的時候，我仍躺在沙發上，蓋好了被，而妳卻不在身旁。看到桌上早餐下的一張紙，是父母親說今晚有事，未能跟我同進晚餐，但我仍未有妳的縱影，再看看手機。

高佬：可以，聽日1點地鐵站等啦

淇淇：我今日有啲事要做，見你未瞓醒，我走先啦。今晚我地再食飯啦。

看著淇淇的訊息，一股醋勁由心而發，看到這裡，再加上呀汰的資訊，可以確實知道妳們是在籌謀著一些事。我已經盡量不去想太多，我亦不知道該怎麼辦。我選擇了梳洗，吃早餐，拿著1Q84，搭出

家門。時間是正午十二時。

我先到海旁逛了逛，坐在一旁，拿著手上的1Q84，看著彼岸的青衣。臨近中秋時分，天氣比昨日涼了點，但又沒到凍的程度。面對平靜的海浪，不多不少浪花，周遭顯得有點安靜；但今天安靜的海面，卻一直在煽動我的內心，翻起無邊的巨浪，沒法平息.....。我沒有再坐下去，而是出發去找他們。

到了相約之地，買了一杯茶，找了個位置坐下來。看著村上的一句話，有人說過，沒有什麼東西比復仇更昂貴，更無益。我呷了一啖茶，冷靜過自己的思緒，便見到他們前來了。

「Hey，今日咁早嘅。」高佬問我。

「冇嘢做呀嘛。」

「嘻，你尋晚同淇淇傾成點。」

「冇乜傾過。」

「做咩唔問呀，你唔係怕呀嘛？」

然後我便把由昨晚接了淇淇之後的所有事毫不保留的告訴了他們。

「嘩，咁又難怪你冇問到。處於咁幸福嘅時間，更加唔想因為一個無聊問題而去破壞咁珍貴嘅時間。縱使唔應該，但至少享受左先。」呀喬說。

「但你肯定佢淨係約左willy一個？」高佬反問我。

「唔知。」我說。

「咁你諗住點呀？」高佬問。

「我都唔知。」

「你係咪唔舒服呀？你今日咁反常嘅？你平時有晒計劃嫁㗎。」高佬說。

「你個白痴呀，沉在戀愛問題中嘅人啲智商會減100嫁嘛。」呀喬對著高佬說。

「係咩？」高佬驚訝的說。

看著他們打情罵俏般的相處，我想起了我們的經歷，我們的時光。我決定面對了，我不可以給人破壞我們之間的感情。

「多謝你們。」

「做咩無啦啦多謝呀。」

「你地帶我出左迷霧，一切都清晰晒。」

「咁你而家點搞？」高佬問。

「我要去問清楚！」我說。

於是，我便讓呀喬找出妳的位置，因為我要突然在妳們的面前出現，我不要再跟著他的劇本走了，因為他大概不知我知道所有事。我好想問妳我所有的疑問，就像書中所說的，當你經歷一些事情的時候，眼前的風景已經跟從前的不一樣。我知道有機會變的更差，但我還是想問清楚。

經過呀喬的幫忙，我很快便知道了妳們的位置，我並沒有理會他們就立即出發，到妳們身處的地方去了。

當我到達了你們所在的商場，我馬上見到妳們。我心中一酸，繼而變怒，但我並沒有立即跑上前去，取而代之是慢慢的走過去。

「傻瓜，點解...點解你會係度嘅？」你看到我之後，把我拉開了一兩步。

「咁點解妳又同佢一齊呢？」

「唔係你諗咁嫁。」

「妳都明知我唔鍾意妳同佢接觸，妳仲要唔單止一次咁俾佢約，你知唔知我幾唔開心呀。」

「我知呀，我就係知你唔鍾意佢，但佢都係我朋友呀，即使唔係我地都要搞event嫁，邊有可能唔接觸呀。我唔似得你咁放得開咩都唔做呀。」妳邊哭邊叫喊著。

「朋友朋友，我係你男朋友呀。」

「我知呀，但我地要搞event你知嫁。」

「點解妳唔同我講妳約左佢呀？」我聲線開始變大。

「我講左咪變成而家咁囉，我好鍾意你呀，所以我唔想同你嘈呀。」

「妳知唔知我聽到呀汰話妳同佢變到好親密嘅時候，我幾傷心呀。」

「哦！姐係你擺個人係我身邊check住啦，點解你唔肯俾多啲信心我地呢，我都同你講左我地冇野嫁啦。」

「你知唔知唔係我對你冇信心，我係對自己冇信心呀。」

「既然你咁冇信心，我地分開一下先啦。」

此時，呀喬跟高佬終於趕到過來。他們把我們兩個分開了，讓我們冷靜點。Willy也在淇淇的身旁，但呀喬便帶有點戒心的叫他先走，他不應再介入我們的事，我見他離去，心裡好過了一點。

「呀單你做咩咁衝動呀。你知唔知你自己做緊啲咩呀。」

我此時無話可說，只是坐在一旁，冷靜自己。

「你知唔知你咁做，只會益左個衰人，你明知個衰人係突登咁做，你都照踩落個陷阱到嘅。平時嘅你一定唔會犯呢啲錯嫁。你清醒啲，睇清成個局勢先好行啦，一子錯，滿盤皆落索。係你教我嫁，點解你自己做唔到呀。我明白你好緊張淇淇，萬事都要冷靜先得嫁。我而家同你番屋企先，唔該你好好諗下，下一步棋點行，點先可以氹番淇淇之餘，仲可以將死條友呀。」

高佬那天不停的罵了我10分鐘，但是我一句也搭不上話。因為我知道自己被怒氣充斥著頭腦。我很氣，我氣自己為何會令妳哭，令妳委屈，說好的保護呢，說好的No man or woman worth your tears, but the one who is, won' t make you cry.

外傳 - 淇淇日記(2)

不經不覺已經牽了你手一個月了。我們深愛大家，至少我是深愛著你，但是卻淪落到這般的下場。你很聰明，很多時都會猜到我的想法，但我對你的想法卻一竅不通。你總是那種很難猜透的人，也許，我之所以被你吸引是因為你的猜不透跟隨心行事的性格。

九月一日的開學日，我懷著戰戰兢兢的心情踩入校門。你知道我的情況，我放棄了很多才能跟你在一起。也許現在便是懲罰我的時候，怎樣說我也是辜負了一個男生，所以我得更加深信愛情這回事，我已經作好了所有的心理準備去面對所有輿論。當我們進入校門時，我還是很擔心，你卻說笑般的跟我道希望在今天。說真的，當時我有一點點生氣。

當我進了班房之後，便找了個位置坐下來，同班的呀花突然走過來問你做了什麼去識我。我一頭霧水的不知道怎麼回事，為何所有人談論的是你而不是我。但我肯定的是你幹了些什麼，心頭立即一暖。

但我還是想知道你到底做了什麼，我便立即去找你。聽了你解釋之後，我很開心，跟你一起真的很安心，仿佛你會替我解決所有問題似的。然而，我卻不由自主的在眾目睽睽之下吻了你，我現在還得你當時極驚訝的樣子呢。

課後，我竟然有機會跟你回家食飯，你家人真的很好。洋溢著家的感覺，這是我一直所憧憬著的地方。儘管你被伯母說教，但你還是樂於此道。若果能一直持續下去，你說有多好呢。而我還在你的那顆彈珠刻劃了跟我的那顆一樣的兩條線，你還給了我一件T-shirt，你可知否，往後我每天也是穿著來睡？

翌日，忙碌的日子終於蒞臨。午餐時，我便要一面吃飯一面開會。在開會途中終於見到willy，他還是如常的領導著整個會議。會議途中，還得知要為下個星期的中秋晚會籌備。看來，又要忙上整個星期了。

會議完畢，willy過來誠言的跟我道歉，說自己很不好意思，很後悔他過去做的所有，還說希望得到我的原諒。我在想，為何這個人能夠放下自己的身段跟我道歉，往日的他，是個極其自大，貪婪的人。真想想不到他會有改變的一天，他還祝福我要得到幸福。因此，我亦原諒了他，因為我已經不再在乎這個人，現在，我只在乎你一個人。

突然我想見一見你，我便到了圖書館的門前，沒想到，你真的自己在圖書館內看著書。我便進去看到你看著米蘭昆德拉的笑忘書。聽說了那麼久，我終於看到了你獨自在圖書館內的畫面了。

課後，傻瓜福爾摩斯在學校等著我，我受寵若驚，沒想到你還會等著我放學。因為我知道你是一個很懶的人，你不會參加任何的活動，而你竟還會呆等著我，能夠認識到你是我的幸運。

但是當你見到我跟willy 有點熟的時，我看出你有點醋意。

接著，因為時間也頗晚，我們便去了吃飯，在經過地鐵站其間，我們一行四人看到一件事大為驚訝，我們看到J me

牽著肥仔，頭上戴著米奇的耳朵頭飾的離開地鐵站。我們並沒有上前叫他們，而是偷偷的尾隨。

原來J me昨天給表白完之後，他們到了海旁談心，說著說著，肥仔從後的環抱著J me，這便成了他們開始的契機。因為J me

真係好喜歡有人從後的抱著佢。我聽著他們在海旁的故事，突然想起了我與你在海旁的時光。不知你有否記起呢？

在回家途中，我跟你說著肥仔的故事。我說我早已看到些端倪，你卻說笑的說我是華生，若果你是福爾摩斯的話，我卻願意作你的Irene Adler，我要你整輩子對我也有興趣，縱使我們不能一起，我還要佔領你的內心。

其後的日子也是依舊忙碌，willy

分配了晚會的工作。他把我跟他配成了一組去負責跟各人的工作狀況與外出購買晚會要用的所有物資。我跟他去過很多的文具舖尋找物資，以及尋找當日需要的禮物。

還記得那天是星期四，我跟他也是去了準備當天的禮物。尋找著已經找齊了大部分禮物，只差兩份禮物以及燒烤的物資還沒準備。但時間已經不早了，willy邀請我一起食飯，我不好意思拒絕。

食飯時，他跟我談了很多關於你的事，我跟他說你是個很好的人，擁有著很高的資質，但卻是懶於使用。但他對於你的看法有不同的見解，雖然willy說他很高興找到我自己喜歡的人，但對於你，他會覺得你是個怠惰的人，一事無成，不是追求著成功、建立、勤奮，反而是不斷的浪費時間，擺著節能的銜頭而好逸惡勞。雖然他不多不少的說中我心中所想，但的確，我不喜歡別人對你評頭品足。

飯後，他說要送我回家，我已經婉拒了他。但他還是堅持，吵鬧一番後。最後，他還是跟我步行回家。回家途中，他不斷的訴說著自己勤奮，有才的近況。更說著對世界，對社會的熱衷和追求。但我並沒有像初識他時那麼崇拜，欣賞，而是當作一個朋友去看。以前我喜歡上他，或許是因為每個女孩都有夢，看到別人的成功，便想自己為何不能成為女主角，不能成為第二個宋慶齡？但是，跟你一起之後，你卻改變了我，每一個人也是自己故事的主角。平凡已是最好的樂章。

回到家門樓下，我跟他便道別。突然間，他捉著我的手，問道可否再一次成為這個世界，這個社會的女主角。我突然一驚，為何會這樣說。但是，我想到的並不是從前夢想的那種願景，而是相對的，和你——懶惰的福爾摩斯，一起過著平凡的點滴生活。所以我明確的拒絕了他。

回家之後，跟你報了平安，我便拿了張紙，寫了封信給你。

我把我的所有心情，所有感覺，所有過去都寫在信紙上，希望你能明瞭我的心。我很喜歡寫字，因為作者所用的字，不多不少能表達作者的情感，但卻又不是全部情感也能被理解，一點的留白，給雙方留點想像的空間。寫好了，我便放入信封，想辦法不經不覺交在你手。

翌日，我便如常的回校上課，課後便和willy出市中心訂晚會的食物。今天的他跟往常沒什麼不同，昨日的事彷彿不存在一樣。訂好之後便趕回校，進行關於晚會的最後一次會議。最後一次會議是確定各人的工作狀況。而工作進程尚算不錯，必要的已經完成，於是大伙便提早下課。

執捨好之後，呀汰卻走來跟我說，珍惜眼前人，並不是所以人都能幸運的找到自己喜歡的。說罷，他便離去。聽到他的告誡，彷彿就像要發生很大的事一樣，但我並沒有理他，就走了。臨走之前，willy便約我明天準備好晚會最後的禮物。

當我走向學校大門的時候，我看見一個熟悉的身影站在籃球場上，所以便走過去看看。你怎麼又在等我了，今天的你跟平常有點不同，跟我說著話時總帶點悲傷，悲傷中又有點欲言又止的感覺，你真的很怪。

說話之後，我打算跟著你回家吃飯。於是我便回家裡換過校服，拿了你給我的那件T-shirt，和昨晚寫的那封信，因為我決定放左米蘭昆德拉的書中。

到了你的家以後，我便把那封信放左你的相遇那本評論集裡面，然後快速的放回原位，還以為你發現了呢。之後便跟伯母煮飯，伯母的廚藝十分了得，我從中也學了很多，而我更知道你不太喜歡油多的食物，吃菜一定要白焯的，從中了解你不少。

洗澡後，我便拿著手機在玩著。我只是撒嬌的要你幫我吹頭，沒想到你真的會幫我，感謝你包容我的任性，我便回了你的房間裡。拿出夾在書中的信，再加上一些感謝你的說話，以及我的一些祕密。寫好了後，我便放回相遇那本書中。

後來，我發現自己的電話不在，便出廳找去。見到你看著村上的書，突然回想起宿營也有類樣的情景，但你當時拿的是挪威的森林。我到你家，並不是要你單純的陪我食飯，我要的是你整夜的陪伴。所以我便拿著電話，挨在你肩上，睡著了。

醒來的時候，伯父伯母剛要出門，跟他們道別之後，便食了他們準備好的早餐。進食期間，看到電話有一個訊息，是willy。心想這個人為何總是在我幸福的時候打破我呢，只好食過之後出去找他了。

最後，看你還熟睡的樣子，我不禁在你額上親了一下，蓋好被窩，便跟他準備晚會最後的禮物。當我們完成了的時候，我從不遠處看到你的身影，我最不想的事情要上演了。在世上，我最不想吵的對像就是你。但是，我卻控制不到。

原來呀汰叫我珍惜眼前人這句話，是說給現在的我知。

第十九話

「世上有可以挽回的和不可挽回的事，而時間經過就是一種不可挽回的事。」——國境以南太陽以西

吵鬧過後，我被高佬帶了回家。我真的很後悔，後悔為何我會發那麼大的脾氣。但願你不會因我的話語而受到傷害，回想起整件事，的確如高佬所言，聰明反被聰明誤。冷靜過後，我確實犯了很多不該犯的錯誤，如此顯淺的陷阱我確確實實的踏進去。真的有如「因為世間大多數人並不相信真實，而是主動去相信自己希望是真實的東西。這樣的人兩隻眼睛哪怕睜得再大，實際上也什麼都看不見。」，滿腔怒氣的我，只看到自己所信的為實。

不久，肥仔亦來到我家，定必是高佬找的外援。你一言，他一句，他們不停說教直至星夜高懸。他們開始談論以後的事，但我已經累透了。我什麼也不想做，只想靜靜的埋在沙發中。然而，我進房看見妳的東西，便執拾了起來，並把這交給高佬。

「幫我交返俾淇淇，她或者而家會需要。」

「唔要，要你自己俾番佢。」

「佢而家唔會想再見我嫁，幫幫手，同埋我唔會有事，你地去佢屋企，搵番呀喬同J me，再陪陪淇淇，佢比我更需要你地。」

「你咁識為人著想你做咩鬼鬧人姐。」肥仔突然說。

「我唔知。」

「不如我煮個麵你食先啦。」高佬說。

「唔洗啦，我唔餓。你地買啲嘢食俾佢地啦，佢地應該無時間煮嘢食。時間都唔早啦，快啲走啦，唔好餓親佢。」

「咁你自己休息啦，我們走先啦。」

「嗯。」

把他們趕走後，我便準備去休息，睡夢中興許能與你再聚.....

凌晨時份，突然醒來，便想投入書中迷失。突然，一個又一個畫面，敲破我看書的雅慶，更劃破恬靜的環境，思緒給打亂了。一段又一段的回憶在腦海中翻滾著。也許我在反省，多日來的一切卻是沒有結論，且讓我妄自總結，是我幹得不夠好。我早明瞭遊戲規則，但我讓自己再次站在懸崖之畔。

憊矣。

我想外出走走，讓萬籟輕撫我的傷痛。離開？許是不錯的決定。

我獨個走在街頭，凌晨時份，經營的只有少量糖水舖。看到食物才想起自己已經整天沒有進食。當我看到其中一間，我想起了我女朋友臉上的愕然。一段又一段的畫面又再在腦中重播。我很痛苦。我不餓。

我繼續在街上漫無目的行走著，雖然是深夜時份，街上仍然人來人往。週末吧？人潮仿佛也在嘲笑著。腦中不斷閃過的畫面，令我的心一直被撕烈，我想離開。但我愈走，畫面便愈多，閃動得愈快，我內疚。經過一間便利店前，我停下了腳步。

一醉解千愁？酒入愁腸愁更愁？我看著凍櫃內各式各樣的酒，買醉吧？突然，肚內的雷鳴聲聲入耳。算了，買些食物便走了。

一面走，一面想，怎樣才能把這個問題解決。老實說，我不知道。我不停的想，風浪聲響起，我已經來到了海旁。週末的海旁，跟那天一樣，跑手一個接一個的經過，青年一班又一班的圍著，海浪一下一下的衝上石塊。而我卻獨個坐在惜日的長椅上，觀望著，遙遠若近的月光，是你把我們連左一起，如今你竟把我們分開。看著就桃花依舊的景象，突顯著人面全非的景況。可笑！

「其實我地都幾有緣啲。」一個黑影從後靠近。

我瞧了瞧地上黑影，並沒太大的驚訝，然而，我繼續望我的海。

「睇黎你地嘅結果麻麻。」他突然在我身邊坐下。

「嗯，唔好。」

「可惜呀，我仲特意忠告左佢。」

「係咩？但唔係佢嘅錯，係我做得唔好。」

「係？」

「你知道發生咩事？」

「略知一二。」

「咁你應該知道呢個係死局。」

「非也，爭吵乃情侶平常之事。」

「但係我地嘅爭吵係基於失信同猜疑，呢個係大忌。」

「嗯，的確有啲難度，除左適當嘅計劃，仲要少少運氣。」

「運氣呀，可能係我最缺少嘅一樣，否則就能順順利利。」

「非也非也，順利並唔代表冇困難，而係出現嘅困難你能夠解決。」

「同你講嘢，永遠都能夠有所得著。」

「嘻嘻，我地都識左咁耐，都未試過咁正常咁傾計。」

「因為你係永遠都唔放任何人係眼內嘅傲慢呀嘛。」

「哈哈，都係，怠惰呀，忠告你一句，量力而為係好，但係成功之前唔好放棄夢想。」

「呀汰，多謝你。」

「任憑弱水三千，我只取一瓢飲。我只係唔想你重蹈我嘅覆轍，學校見啦。」

他走了。我在細想他的說話，他的說話真的難懂，但消化之後便有另一番風味。而我亦起程回家了，回家後，身體非常疲憊，看到書櫃中遇見這本書，總是顯得有點不自然，我便拿了出來，放在床邊，留待明天再看吧。

星期日的早上，總是被人吵醒。門外打仗的聲音，總是讓人感到意外發生一樣，於是乎，我便出去看看怎樣一回事。誰不知門一打開，更大的聲響便從廚房傳出。我再往前行，便看見廚房冒出濃煙。當我撥開黑煙，一個熟悉的身影正在奮鬥。

「呀。」突然間裡面的人大叫，連同一些廚具跌撞的聲音，我便立刻衝了進去。

「沒事嘛？」我終於看清裡面的人，是一張我永遠都不能忘記的臉，是妳。

「傻瓜，點算呀？」妳眼眶濕著的說。

「唔好理住，出嚟先。」我邊說邊扶妳出去，並讓妳坐在沙發上。

「有冇邊到痛呀？」我續道。

「手指呀。」你舉起隻食指。

「哦，少少燙傷姐，你等等我。」

我立時在冰櫃拿出冰袋，拿了個盤，加了點水，並將你的手指慢慢放進冰水中。

「呀，好凍呀。」

「我知，但係咁先會好，要浸佢30分鐘呀，然後要搽呢隻藥膏。」

「嗯。」

「仲有冇呀其他地方痛呀？」

「冇啦。」妳一面搖頭一面說。

「咁就好啦。」

「但係個廚房點算呀？」你指了指，剛剛經歷戰火洗禮的焦土。

「唔緊要啦，我黎處理。」

「唔好啦，我自己執得嫁啦。」妳嘗試起身。

「喂喂喂，你做咩呀？」我按著妳。

「入去執囉。」

「你而家係病人呀，病人要休息呀，我搞得嫁啦。」

「多謝你呀。」

「拿拿拿，唔好喊呀，喊左唔靚嫁啦。」我便把你臉上的淚水擦去。

「知道啦，我唔會再喊嫁啦。」

「唔係叫妳唔好再喊，而係要你將眼淚留係感動嘅時候。」

「嘻嘻，你幾時咁口花嫁。」

然而，我便衝進焦土中，我看著地下，滿地的是廚具，還有些早餐的原材料，包括蛋，腸，還有些半熟半焦的麵，更甚的還有難搞的調味料，看來今次軍火儲備要報廢不少。

經過一個小時的努力，這個焦土終於變回可用之地。當我出去梳化檢查時，你卻不在廳內；我進房間找你，但你又不在；我看一看洗手間，門又是開著，你又走了嗎？我便絕望的攤在床上，為何你會突然不辭而別？

忽然門鈴一響，我便起來看看。

第二十話

「每個人都有屬於自己的一片森林，迷失的人迷失了，相逢的人會再相逢。」——*挪威的森林*

當我手肘一撐，身體隨即不受控的下墮，然後跌了在地上。肩膀傳來的悶痛，使我為之一醒，我的雙腳被舖纏著。那麼美好的時光，竟然只是夢境。無疑，這是一個樂園，但我能再次進去嗎？不，我要把這變成將來。

我跌落地的聲響，吸引了母親跟高佬衝了進來。

「衰仔你做咩呀？」

「冇，跌左落床姐。」

「唉，仲細咩？」

「嗯，得啦。」

「高佬上左嚟嘅？」

「係呀，上嚟搵你。」高佬說。

「點呀，搵我咩事？」

「你唔問淇淇點嘅？」

「佢有你地睇住應該唔會有事，況且，如果有特發事，你就唔會上嚟而係打俾我啦。」

「睇嚟你終於正常番囉嗰。」

「可能啦。」

「咁你有冇咩打算？」

「咁就取決於你講啲咩俾我知。」

「尋晚，當呀喬送完淇淇番屋企之後，佢心情已經平伏得七七八八。但係問題嚟啦，willy佢以關心嘅借口不斷咁打電話俾淇淇，呀喬已經同佢講左而家唔係適當嘅時候。當然，之後佢就冇再打黎。我地上到去個陣，淇淇已經瞓左，我地四個就係淇淇屋企過左一晚。但係今朝一起身，出面就有人揸鐘，嘈醒左淇淇，淇淇見係willy，就俾佢入左屋。」

「你同肥仔為左幫呀喬同J me 拎衫過多晚夜所以就走左？多謝你地呀。」

「你唔擔心咩。」

「我而家需要嘅並唔係擔心，而係信心，仲要加啲運氣添。」

「你尋日究竟發生咩事呀？真係好番晒啲。」

我便把昨晚的經歷和夢告訴了高佬。

「又係呀汰？佢真係好神出鬼未，但係佢所講嘅重蹈覆轍到底係咩意思？」

「呢個我真係唔知啦。」

「估唔到，令你醒番嘅竟然係一場春夢。」高佬奸笑的望著我。

「點都好啦，而家要搵辦法氹番佢。」

「呢啲我就幫你唔到啦，我唯一做到嘅只有幫你mark住佢，唔好俾條友乘虛而入。」

「多謝你，時候差不多，你過番去啦。」

「你唔需要咁收埋自己啲，我知你都唔開心。」

「都係個句啦，佢俾我更需要你地嘅關心。」

「你真係好錫佢，我話左俾你呀媽知啦，佢應該唔會鬧你著。」

「下？仲細呀，話俾我呀媽知？」

「auntie 突然間問我，我先講嫁咋。」

「係呀衰仔，我警告你好氹番淇淇返黎呀，如果唔係我地斷絕關係嫁。」突然間我娘親衝進來說。

「得啦得啦，我有分數啦。你地要做野嘅就做野啦，要走嘅就走啦。」

「仲有呀衰仔，我預埋淇淇做節嫁，你死都同我死掂佢呀。」

看來這件事，影響的範圍比我想像的還要大，下步棋真的不能粗心，一剎那的快意，隨時會變成雙失——失戀及失家。

趕走了他們之後，我躺在自己的小小世界中，回味著剛才的樂園。夜漸深，我走出我的空間，看著那空無一人的房子，父母他們定必又去拍拖了。我到廚房找了點吃的，草草吃完便回房。說真的，我知道很多人對我都有期許，是有點洋洋得意。但在這傷感的時候，一點點的期許都變成了壓力。

我想你了，你在那？

鈴聲響起，我看了時間，是時候該上學去。但是，心裡一想著會見到你的尷尬時刻，我萌生出不回校的念頭。我關了鬧鐘，拿出了電話，草草的打了幾個字給高佬，便回籠睡去。

睡醒時，已是日上三竿，正當我想拿電話看看時間，一個硬物入手，原來是《相遇》。相遇這本書很特別，除了有一個浪漫的名字外，書中記錄了很多作者跟不同範疇的相遇，更為重要的是這本書與《生命中不能承受的輕》一樣，書中對輕和重、靈魂和肉體、偶然和必然這些在人類社會中令人迷思的命題，都能給看客新的啟示。

這本書，對我啟示很多。正當我準備再一次迷失字裡行間，一件物體滑落在我的臉上。這是一封信，粉紅色的信封，封面並沒有任何字句，只是畫了兩個球體，並加以兩條線在球體表面。兩條線從右手旁的球體表面平行著，連到左手旁的球體處相交了，挺像宿營時的那顆彈珠。等會！定必是妳上次來我家時把它夾進去，難怪我一直覺得這本書有所不同。

開封了信件，有一白色的信紙，寫著：

致福爾摩斯傻瓜大蠢才

我感謝你就一個多月來對我的包容同接納我的任性。我也知自己是有點兒公主病。但你給我的愛，卻改變了我。愛雖然是一個簡單的字，但是作出來卻要經歷時間的考驗，你知道嘛？

很感謝你，為我帶來充滿家庭感覺的家。亦感謝你從不過問我的家裡情況。

你知道嘛？球體把我的線緊緊的連繫著你的，

這樣就不會容易的分開。

我又點會估到，球體跟平行線原是永遠分不開的一對。

遠古時候，人類便發現到線，而無限的線繞在一起的便是球體，沒有結束。而平行線則是在無限處相交的一對。就像愛，每個人也想談一場不分手的戀愛。

我也如此。在球體這個存在於有限的無限國度裡，就算這麼不相遇的一對平行線，也能在南北兩端相遇、相交、進而變成交點。

就像你在宿營時的懂我、哄我、保護我一樣。

平行得如我們，在別人的眼中像是永不可能，永遠唔會有交點的一對，也在球體的帶動下，令我們相交、相戀以及相愛。

在與你的戀愛，我感到被疼，被愛與被哄的感覺。雖然是短短的日子裡，只有個多月，你已經令我有種長相廝守的感覺。

真感謝你，我們以後也能這樣嗎？

不變改嗎？

愛你的

淇淇

沒想到，妳為我準備了這樣的一封信。我看著看著，想著為何不讓我早點發現，想著為何我不為妳多給一點的信心，更在妳準備信之後的那天，跟妳吵架，的確是我的不好。再三細讀，淚珠流過我的臉龐。

然而，你就是個傻妹，怎會問出這個問題，我的答案，難道你不知道麼？

我決定要在今晚哄回你。我立時起床，梳洗並整理好儀容。現在，正是妳放學的時間，而今天是中秋節，你必定會很忙，但我需要跟你獨處的時間，只能倚靠他們了。

突然電話鈴聲響起。

「喂！人渣，做咩唔番學呀？」我看看手機，是高佬的電話，但一把女聲傳來咒罵著我。

「呀喬小姐，乜咁得閒打俾我呀。」

「大鑊啦，你仲未知驚，淇淇一放學就走左啦，唔知去左邊。打電話都有人聽。」

「咁willy呢？」

「我見到佢聚左一班人去搵佢。」

「咁得啦，我會搵到佢嫁啦。」

「你憑咩咁有信心？」

「憑我仲係佢嘅福爾摩斯。」

「好，我信你一次，你今次好醒醒定定，如果唔係我會令你比死更難受。」

雖然口裡這樣說，但是我又到那裡找好。現在，難怪呀汰說要運氣，果然運氣的確是實力的一種。今天是中秋節，妳定會找個位置跟月亮說話。我在想，妳會在那裡呢？經過花店時，順手便買了支玫瑰。

時間一點一滴的過去，秋天的時分令月亮早已掛在天上，天公做美，萬里無雲，日落定必如詩如畫。我想起與妳的每段往事，每個美麗的片段在腦內重複著。原來，我們有很多時間在海旁看日落。妳說很喜歡海旁的日落，寧靜的襯托出晚霞的美麗，浪漫得很。

我到達海旁，寧靜的海上正襯托出最漂亮的日落。然而，霞光射到欄杆旁熟悉的身影。我把玫瑰和信收在背後，慢慢的走到妳身旁。

「One loves the sunset, when one is so sad.」我說

「傻瓜，你點搵到我嫁？」

「曾經有位沉魚落雁，閉月羞花嘅存在講過，海旁的日落，寧靜地襯托出晚霞的美麗，浪漫得很。所以，我決定試一試。」

第二十一話

「人生總有許多的巧合，兩條平行線也可能會有交會的一天。」——*向左走，向右走*

「你仲記得我講過？」妳望著黃昏，眼眶並充滿了淚水的說。

「當然啦，傻瓜，我會記著妳講過嘅一字一句。」

「嗚，你真係好好呀。」

「拿，送俾妳嫁，仲有對唔住。」我拿了支玫瑰出來，正了一正，認真的道。

妳突然驚訝看著我手中的花，驚訝的表情慢慢流露出一絲微笑，滾動的淚珠始然落下。

「多謝你，我從來未試過收花嫁。咁我都有唔啱，對唔住呀。」

「妳咁樣就當道歉嫁啦？我都有支花呀。」

「你仲想點啲，我有準備嫁，係你自己搵唔到咋。」妳打量著我說。

「你係想話呢封信？」我拿出來時，妳的臉頰立時紅得要緊。

「你幾時搵到嫁？」

「今朝囉。同埋妳點會問呢個問題嫁，難道妳感受唔到我嘅答案咩？」

「你知道我封信真正問你嘅問題？」

「我做得妳嘅福爾摩斯，唔通我會唔知咩？成封信只有一個隱藏問題，信封上面兩個球體 (sphere)，同一對平行線 (parallel line)，只要根據英文字母順序就可以推論出一堆數字。(19 16 8 5 18 5 16 1 18 1 12 12 5 12 12 9 14

5) 再Key返落封信到，就係『我愛你，你會永遠愛我、哄我、疼我嗎？』。」

「你又真係知啲，咁你嘅答案呢？」

「我願意。」

「單！我真係愈呢愈鐘意你呀。」你突然間向海的大叫。

今次我真係當堂嚇一跳，然後得啖笑。

「唔叫傻瓜啦？」

「唔啦，我要同全世界講，我愛嘅人係你，並唔係其他人。」妳氣喘道。

「但係你咁做，周圍啲人都望住你喎。」我說。

「呀……！」然後妳便拉著我跑了。

我們便牽著手，走過熟悉的街道，回憶一段又一段屬於我倆的回憶，並努力創造更美好的將來。

「妳知道嘛？我媽同我講，如果我唔氹翻妳，就同我斷絕關係呀。」

「下，真嫁？」

「嗯，睇嚟佢已經當左妳係屋企人啦。」

「嘻嘻，咁咪好囉，你唔可以同我分手呀。」

「咁咪好似妳所講，去談一場唔分手嘅戀愛。」

「你真係睇左封信好多次喎。」

「只係細睇左幾次，但係你個謎題真係好淺囉，睇到咁唔通順嘅文筆就知啦。」

「哼，下一次你估唔到唔好喊住求我話你知呀，哼！」

「我期待妳嘅下一次。」

「哼！衰人。」

然後，我們便回家過節了。跟爸媽吃完飯之後，他們便趕我們出去找地方玩，看看月亮，感受一下過節的氣氛，因為這是我們共同度過的第一個節日。突然妳的電話一響，傾了數句後，我們便到校參加餘下的晚會。

「小喬，J me，pinky。」一進校，妳便立刻衝進她們的懷抱裡。

「淇淇，嚇死我地啦，一放學就唔見左人。」呀喬說。

「嘻嘻，有啲唔開心所以想一個人靜下。」

「係個人渣搵到你嫁。」J me 向我的一指。

「係呀，嘻，佢仲估到我係邊。」

「咁睇嚟佢都衰唔啱。」呀喬說

「佢其實對我好好嫁。」此時妳望一望我笑著，這真是個幸福的表情。

我凝視著妳，此刻，所有事都被拒絕出我們的空間內。突然卡嚟一聲，把我們拉回現實。

「做乜鬼野影相呀肥仔你。」我說。

「冇，我見你地咁幸福嘅表情，咪忍唔住手囉。」

「喂，send番俾我呀。」妳說著。

「得，遲啲俾你。」

我們望住八月十五的月亮，很圓，很大。就像宿營時的一樣。當時我們只是漸生情愫，但現在已經擁有對方，雖然有過困難，但我們運氣不錯。

這個中秋，在一片歡笑與感動下完結。

一件大事完結，往往給人休息的念頭。幸好翌日是公眾假期，能讓疲憊的身軀得以休息。但是，現實中往往都未能盡如人意。尤其是當你的一半床被人佔領時，那種想睡也沒法睡的殘酷情況中，我終於明白不能睡眠的實驗有多麼的違反人道了。

我輕輕的一個轉身，便把妳弄醒了。

「早晨。」

「傻瓜早晨。」

「瞓得好唔好呀？」

「好好呀，尤其係攞住你手臂瞓。」

之後一下的敲門聲打破了我們的甜蜜。

「呀仔呀，你老豆叫你地飲茶呀。」

「係，auntie，我地而家起身嫁啦，等等。」淇淇說。

「乖，慢慢啦，未有位住。」母親說罷便出去了。

「快啲起身啦傻瓜。」妳異常興奮的說。

「佢都話未有位住，瞓多陣啦。」棉被拉扯著我，企圖把我同化。

「唔得呀，再唔起身我推你落床嫁。」

「係係，而家起。」我身體卻很誠實。

妳一記排雲掌把我推下床，我唯有起身梳洗。果然能跟妳一起起床是件高興的事，我們連梳洗時也在洗手間內吵吵鬧鬧。這樣的時光，能夠一直下去便很滿足。

「係嗎，尋日太開心冇問你。你尋日做咩唔番學呀？」

「我...我...我...」

「我...我...我...我咩呀我，講啦。」妳說。

大佬呀，妳想我點答呀，唔通直接講唔想尷尬見到妳咩。

「哦！你係咪唔想見到我呀？你講呀。」

哎呀，妳突然間說中我心中所想，妳叫我情何以堪呢。

「哼，唔出聲，姐係默認啦。哼！」

「唔係呀，我只係唔想我地見面個時尷尬咋。」

「姐係啦，衰人。」

「哎呀，唔好嬲啦。」

「嬲你呀衰人，竟然唔想見我囉。唔理你呀。」

高佬當日贈我的七字真言，在腦海中飄過：膽大，心細，面皮厚！

「呀淇淇公主大人呀，我知妳想見我，想我地好，我亦都知妳好想見我，但咁啲，如果妳唔理我嘅話，我地就冇得嘈嘈閉，咁樣悶死妳點算呢？」我再點一點妳鼻頭。

「你點解而家變到咁口花嫁，你變左啦。」

大佬呀！妳想點呀，我猜唔透，女人真是個難懂的生物。

「其實我本身都諗住唔番學，因為我都唔知點面對你咁。」妳續道。

「咁點解妳又返左去嘅？」

「因為willy佢好似唔想我留係屋企咁，而J me同呀喬又話留係屋企驚我自己會亂諗嘢，所以我出去行下，咁咪返左學囉。」

「又係willy，真係咩都關佢事嫁啲。」

「好啦，唔好再呷醋啦。我知佢對我點，所以我如無必要亦唔會同佢接觸啦，好無？」

「好，就信妳一次啦。」

我們就這樣在我父母面前耍花鎗，弄得父母笑的口也合不著。回想起來，確實有點羞愧，但當時，我們卻樂在其中。

假期往往是過得特別快，翌日我們便回校上課。但是，我們已經是中六學生了，半年後就要迎戰公開

試。這段時間以來，我們都沉醉於甜蜜時光當中，像是一點壓力也沒有。這樣的時光，是我所一直憧憬著。

果然，有個伴去溫習遠比自己一個奮鬥來的努力，尤其是跟妳在一起，即使是不同的科目，仍有有競爭的心態。我們一直形影不離，直到那一天，還記得那是星期六，我們如常的溫習。溫書之後，便沿著海濱長廊欣賞屬於我們的晚霞。

當我們回程時，卻遇上了我們暫時不願面對的人。當妳在遠處看到那一對人影，面色變得驚慌。我好奇著，我只是看見兩個陌生人。既驚慌又緊張的妳，把我的手臂抱的很緊，慢慢的躲在我身後，直到我們與他們只有一步之遙。

時間，停下來了。

外傳 - 淇淇日記(3)

在我們吵架的那天，我很傷心。傷心的如心中刀割般的痛，在世上，我最不想吵的對象就是你。想到這，眼眶的淚就不斷的落下。儘管小喬及Jme在旁邊不停的安慰我，但是，吵架的畫面仍然不停在腦中重播著。

是否我們真的不該在一起？
是否我們一開始便是錯誤？
是否我們就是不對的一對？
是否平行線就應安份守己？

我不知道。此刻，我只知道我喜歡你，我愛你，我願意為你放棄我的所有。因為我知道，就算再一次給我回到宿營當中，我仍然會主動去認識你，那怕時間要我再一次的跌到。

不斷想著，淚又不斷落下，慢慢便睡著了。醒來時，已是星月高懸之時。在客廳中，高佬跟肥仔竟然在我家中，你又封閉自我，不讓他人進入你的心嗎？你又變成當初宿營時的你嗎？我問高佬你的近況，才知道你真的想把所有人都趕出自己的空間。我接過高佬給我的袋，你這是分手的意思嗎？我打開袋，發現我所有的日用品都在裡面。即使是在吵架的我們，你還是細心對我。一陣暖心的感覺撓在心頭。我想致電給你。

飯後，我坐在床上，你借給我的尋羊冒險落入眼簾，「或許是我打開了錯誤之門，而又找不到退路吧。」，如果我跟你已經沒有退路的話，我反而願意牽著你手一起向前走，就算是通往地獄的單程路。

翌日，我被吵鬧聲弄醒。我出了睡房之後，我見到小喬跟Jme在門前吵鬧著。原來willy來了我家，免的他們繼續在門口擾攘，所以便給他進來了。

Willy進屋後便關心的問道我的心情，話語之間，他有意無意的捉著我手。我甩掉了他，我想要的是你，而不是這個無關重要的人。我已經不能再跟他暢所欲言，我更不想你會被輿論壓得一文不值，我不想你再受到任何傷害。雖然你說不介意，但試問有誰能真的不介意呢？

在跟willy閒談之間，他不斷的說服我明日一定要回校上課，而小喬跟Jme亦和應著，說我不要把自己關在屋內，以免胡思亂想。也好，回校之後一定要跟你和好才行。但我看著窗外八月十四的月光，很漂亮，希望明日天公亦能做美，給我倆一個好天氣。此時，我相信你的希望一定會在明天。

然而今晚我們三姐妹又能大被同眠，總算因為他們，我心情才好了點。我們整晚也在討論我們的男朋友，自從我們拍拖之後，好像都沒有一起睡過了，一起擁有只有我們女孩的時間，一起Pillow talk，一起論盡你們男生的壞事。

我們談及小喬跟高佬的甜蜜時刻，原來高佬是個鬼主意很多的人，在他們的一個月紀念時，高佬在家穿了一整套西裝，配上鮮花，非常浪漫的度過。高佬還特意炮製了牛排，喝了點紅酒，在浪漫及甜蜜的氣氛帶動下，便發生了關係。我和Jme聽到後大為驚訝，然後開展新一論的人體探秘。小喬最後便表示已經認定他為伴侶了。回想起我們，我們的一個月紀念，是沒有任何的慶祝活動。皆因我正埋首在學校活動裡忙碌著，而且那天我們並沒有見過面，willy還在那天再一次跟我告白。她們見我愣了一下，便把槍頭指向了我。

我只好如實道來，她們更驚訝，說在一個月紀念的日子竟然會有另一個人跟我告白，實在是奇怪至極，不過記得你說過，正因為奇怪，這才是我，這才是屬於我的人生。小喬再三跟叮囑我小心willy，因為他有心思的在那天表白，更是在吵架之後那天過來暗示照顧我，這個人太有機心，遠離他比較好。雖然我覺得，你們都想多了吧？

睡醒後，我們便回校了。回校之後我便去打點今晚晚會的所有物資，並跟進其他人的進度。打點後willy便回來了，今天一整天，除了上課的時間，willy亦一直跟著我，去晚會場地佈置，和跟著我做所有的事情。我本來想在打點後到圖書館找你，但是willy一直陪著我，還叫我不要去，因為怕我們又會大吵一頓。正當我考慮之際，上課的鈴鬧響起，我只好落魄地被軀體拉去上課了。我一整天的課堂也心不在焉，我有意無意之間也看著門口，希望你會突然經過。到了放學的時間，執拾時我聽到別人口中又是在議論著我們，為何我們又成了眾人的焦點？

我當時不開心，不是因為我們又被論及，亦不是他們又在對我倆評頭品足，只是因為我想見你！我草草執拾了所有，便到你的班房找你，你不在；於是我就到圖書館，你亦不在。所以，你並沒有回校吧？我出了校園，你到底會在那？我想不到你會在那兒，我漫無目的的走著，期盼著一個又一個擦身而過的身影.....天開始暗了，想起我跟你曾經看過的晚霞，然而，我想再看一次。

我到了我們的海旁，看了看四周，痴人說夢話。看著屬於我們的日落，一直看，一段又一段的時光不斷回憶。看著平靜的海，為什麼你不在.....？

「One loves the sunset, when one is so sad.」是小王子中的一句話語，也許就是我這刻的寫照吧。我暮然回首，發現你已在我身旁。

傻瓜。

然而我們便再一次去追尋屬於我們的幸福了。

在你家裡做節，我完全的融入了你家當中，像是一家人一樣，幸福與甜蜜時刻在我心頭蕩漾。過節後，伯父伯母建議我們外出，慶祝我們第一個的節日，所以我們便決定了回校參加晚會。但是，電話響起，我接聽後才知道我父母決定要回港了。

第二十二話

「壓到她的不是重，而是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生命中不能承受的輕

「爸，媽。」我們停下來之後妳驚慌的道。

「呢個就係你所講嘅男朋友？」淇淇的母親審視著我說。

「係...係呀。」妳低下頭細聲的說。

「係呀，伯母你好，我叫呀單。」我嘗試幫淇淇解局。

「嗯。」淇淇母親一臉不屑的看一看我。

「你記唔記得我講過啲咩？」她續道。

「記得。」

「記得就得啦，我番屋企先同你計。」

說罷，他們便頭也不回的向著停車場方向去了。然而，緊緊被妳抓著的手還未放開，看來妳的父母真的給妳很大的壓力。

「好啦，淇淇公主，佢地走左啦，唔駛咁緊張啦。」我摸一摸妳的頭。

「呀，對唔住呀，痛唔痛呀？」

「唔痛，妳冇事嘛？」

「我...有事呀。」

「點呀，莫非妳又想食甜品？」

「嘻嘻，係呀。」

然後，我們便到了一間糖水舖去，嘗試以甜品開解妳的心情。但情況比我想像還要天嚴重。

「唔該，我想要朱古力棉花冰，楊支甘露，芝麻餬，糖不甩同埋香蕉船。」

「小姐，你仲有朋友嚟緊？」侍應忍不著問了一問。

「唔係呀，得我地兩個咋。」

「okay，冇問題。」他迅速就失去了蹤影，一張單輕輕飄落。

「公主大人，妳食得晒啲野嗎？」

「梗係食唔晒啦。」

「咁妳又叫咁多？」

「咁我樣樣都想食呀嘛，係咪有問題呀？你唔係唔陪我食呀？」
妳扁嘴的說，我每次也敗給妳這個樣子。

「好好，冇問題冇問題，我陪你。」

「都係福爾摩單對我最好，嘻嘻。」

「又變福爾摩單啦而家？」

「係呀，唔得呀？」

「得得得。」

然後，妳所點的餐已經逐個來到，看著妳看著甜品的樣子，像是個小孩子一樣。看到妳，便會萌生出憐愛之情，令人想保護你的感覺。然而，妳拿著匙羹展開妳的解慰時間。看到妳唇舌一下一下的活動著，凝重的臉容一下一下的減退，我亦開始葬身於這甜品地獄。

「咁妳係時候講我知發生咩事啦啎。」

「你估唔到咩福爾摩單？」

「估到少少，但我想知妳同屋企人有咩協議？」

「已經知到呢個地步啦，果然係福爾摩單呀，嘻嘻。以前我地爸、媽、家姐同我住埋一齊，生活雖然草根，但亦都過著相親相愛嘅時光。我父親一向都係嚴肅，但又帶啲斯文嘅樣，而我母親就大方溫柔持家有道。為左培養我地，雖然屋企規矩多多，但我都算係過著幸福嘅生活。六年前，父親嘅生意開始擴展，佢當然把握呢個能夠改變我屋企狀況嘅機會，自此雙親就開始埋頭咁做。我屋企狀況雖然好左，但當你想得到一樣嘅時候，你必須捨棄另一樣嘢。而我雙親所捨棄嘅就係屋企嘅和睦。父母親每一日都早出晚歸，而我家姐亦因為感情而一樣。雙親同家姐經常為左少少事就嘈，直至有一日，父母知道家姐為左男朋友而早出晚歸，就要求佢分手專心學業，我家姐一怒之下就離家出走。」妳熱淚盈眶的說著。

「家姐跟父母嘈完之後，我父母將對佢嘅期望同要求，都放埋係我身上，希望我唔會步家姐嘅後塵。無幾耐，父親嘅生意有海外拓展嘅機會，佢地就搬左出香港打理生意，所以我就自己一個人住啦。」妳續道。

「咁妳唔叫番妳家姐返嚟住？」

「我問過呀，佢話而家過得好好，所以唔會返嚟，費是父母突然返嚟而又嘈過。不過佢話過有咩可以打俾佢，佢會第一時間過嚟搵我。」

「嗯，明白。你唔鐘意自己只係對住屋企四面牆嘅感覺，所以成日過嚟齋餐，係想懷念昔日嘅屋企，仲有妳同屋企人應該係約定入大學之前唔準拍拖。」

「真係完全俾你看透我啦。」

「嘻，只係推論出嚟姐。」

我在想，有什麼可以幫到妳呢？嚴苛的家庭，能夠待在那兒已經不易，更不用說爭取自己所想的。這般禁斷的愛，好比Romeo and Juliet的家庭環境，能拋開一切去愛是浪漫的，但不是我所喜的。難怪妳會喜歡生命中不能承受的輕，因為書中所描述的跟妳境況有點像，壓到妳的不是重，而是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生命中無形的規限，倫理才是壓到妳的主因。

2014年9月28日

當日，香港發生了史無前例的大規模佔領運動。歷時兩個多月的佔領運動，除了見證了香港人的覺醒與追求外，也見證了我們相愛的決心。像是我們這般喜愛看米蘭昆德拉的人，一定會對社會、政治和哲學存在著意見。因為，沒有意見的人根本不會看米蘭昆德拉，尤其是生命中不能承愛的輕這本書，這本書有很大部分講述政治、媚俗還有輕與重的思想，而我們當日來到金鐘聲援一班大專生及聲討政府所有的不是。

「單，估唔到只有我地係呢到。」

「冇辦法啦，睇左米蘭昆德拉嘅書就覺得唔可以唔理。雖然都係認為台上嘅所謂民主代議好媚俗，但總覺得我地唔能夠犬儒咁接受一切，香港係我們嘅，我地要改變自己睇唔過眼嘅事。又有如村上春樹所講，無論高牆是多麼正確，雞蛋是多麼地錯誤，我永遠站在雞蛋這邊。」

「懶惰嘅背後竟然咁有咁嘅想法，真係冇諗到。」

「唔好咩？」

「唔係，我愈來愈鐘意。」妳搖搖頭的說。

我牽著你的手，站在海富中心之前，看著所有人的神態。然而卻對妳說，

「拖實我隻手，我有啲唔好嘅預感，唔好離我太遠。」

然後我們便沿著夏愨道向添美道方向去看，有示威者衝出馬路及佔領了多條行車線。之後，我們與其他人看準時機，衝出了干諾道中，並向中環方向行去。

突然間，前方煙霧瀰漫，還有前方聚集的人反方向向我們的方向走過來，當中更夾雜多個爆炸聲。

「做咩事呀？」妳突然問。

「淇淇，妳有冇手巾？」

「有呀，做咩？」

我立時用背囊裡的水倒濕了手巾，然後給淇淇。

「揸住，掩著口鼻同眼，盡量用口呼叫。」
說畢，我便拉著妳向煙的相反方向跑走。可是，黃煙來得很快，我便被那煙嗆了眼睛，所以我便突然停下來了，我及時的用淚水沖掉那刺激物質，然後強行睜開雙目走回海富中心外休息。

「淇淇，妳有冇事呀？有冇邊度痛？」

「冇呀，你睇下你，顧好自己先啦，雙眼紅晒啦。」

「嗯，幫我用水沖對眼就冇事嫁啦。」

然而，我睜大雙眼給淇淇把水倒在眼裡。沖洗之後，已經沒那麼刺激的痛。但還是有點不適，所以我合理眼休息著。突然，我感到有人坐在我身旁，撓著我的手，頭挨在我肩膀上。

「呀單，好驚訝我，但係你係身邊總會覺得安心。」妳說。

我沒有回應，只是靜靜的休息著。

「而家我地點呀？」妳再問。

「我會留係度，你會唔會跟著我？」我睜開眼睛望著妳。

「我會，因為我都認為有責任要留守。」

我看一看天，夜空已經掛上。然而，電話的whatsapp突然響起，我們的手機有很多未讀的訊息，但當中都是由不同人發出的同一訊息。盡是說了警察已經發射催淚彈及使用橡膠子彈，我見妳想把訊息再轉發出去，而我阻止了妳，不要轉發未經證實的訊息出去，不要幫助散播恐慌，因為妳的訊息有影響力。

「咁我地而家要點做？」妳問。

「搵口罩眼罩，保護自己。」

我觀察著前方的景況，催淚氣體看來有散去的跡象，所以我們便回到馬路上繼續佔領。

第二十三話

「人一旦迷醉於自身的軟弱之中，便會一味軟弱下去，會在眾人的目光下倒在街頭，倒在地上，倒在比地面更低的地方。」——生命中不能承受的輕

「嘻嘻，你而家呢個樣好有玩running man個時嘅風範。」妳突然說。

「唔好講笑住，我地搵左口罩及眼罩先，我諗今晚有機會要係度過夜。」

「Yes Sir.」

然而，我們便去找些物資。香港人反應是很快，不久，已經有人去設立物資站。我們去到物資站，他們便給了我們一些口罩及眼罩。道謝後，妳的電話突然響起。

在你接電話時，我除了緊牽著妳之外，還時刻警惕的凝視著四周，生怕有什麼突發的事故。入夜之後，催淚彈及橡膠子彈的消息四周蔓延，令到示威者的人數隨著時間而增加，示威者亦相繼到達金鐘，與警察膠著。但相反的，有不少政治領袖都出來表示，警察已經使用橡膠子彈，故正式呼籲所有示威者全面撤離，更道抗爭必須保留實力，擇日再聚。

看到這兒，我們已經備受攻擊，但是什麼都爭取不到，就要撤離。我不甘心，同時，落下了一滴淚，為了香港，為了所有示威者，更是為了未來。

「我唔想離開呀，呀單。」

「我都係。」

「我地都真係幾癲，拍拖拍到嚟示威，哈哈。」

「都係嫁，啱啱邊個打俾妳呀？好似好嚴肅咁。」

「係呀係呀，差啲唔記得，係我家姐呀，佢問我而家係唔係係金鐘，家佢地嚟緊搵我地。」

「Oh...okay.」

然而，我們便坐在街頭，與眾多的示威者跟警察對峙，等待著。

「小淇。」

突然一聲劃破了我們之間的沉默，我向音源望去，一個酷像ABC的女生和一名男生走了過來。她雖然不高，更帶點稚氣，但是樣貌十分標緻，無限接近黃金比例般的臉龐，令人有種目不暇給的感覺。

「漑漑姐姐。」說罷，妳們便相擁起來。

「小淇，你冇事就好啦。」

「因為佢，我先冇事咋，個白痴仔為左我，比左毛巾我用，而自己就帶我衝過啲催淚氣體。」

「佢就係你同我提過嘅男朋友呀？」

「係呀，佢就係呀單。」

「呀單你好，終於見到你啦。」漣漣向我的笑一笑道。

「你好。」我還在警戒著周圍。

「好似幾可靠咁嘅樣喎。淇淇，呀爸呀媽有冇搵過你？」

「之前係街撞到佢地，但之後又話公司仲有好多嘢要handle，所以會係公司附近住先，未番過屋企。」

「咁你就要去諗點樣解釋你呢個男朋友嘅存在啦，你知佢地要求幾高嫁啦，仲有就係佢地應該會反對我地留係度。」

「漣漣姐姐，我已經諗得好清楚，我係唔會妥協嫁，因為...因為我真係好鍾意呢個傻仔呀。」

「淇淇，你識左呢個人之後果然唔同左。我呢個妹呢，外人見到你就似足一個領導，其實呢，就怕事到極，從來都唔敢反抗。」

「我都知，所以我先要好好保護佢。」然而，我緊緊的牽著妳手回答。

「係就最好，你仲未知我父母為左淇淇成才會做得出啲咩嘢。」

之後，我們便站在金鐘的街上，佔領著，閒談著還有等待著。未果，便收到消息旺角及銅鑼灣相應發生佔領行動，演變成滿地開花的境況。警方驅散行動失敗以後，示威聲勢愈來愈大，但警方並沒有因此而罷手。

我們二人為了照應，便加入了漣漣一行人之中。原來漣漣的朋友是大學社會學系莊員，現為學聯義工，幫忙在佔領行動的一切工作。然而，我們便幫忙設立物資站。在物資站內，有著各式的口罩，眼罩，以及生理鹽水，的確是為了防備警方進一步的驅散行動。

我看妳已經累透，便叫妳坐在椅上休息。未幾，妳已經睡著了。但這時，漣漣卻向我這邊答話。

「呀單，我唔想淇淇再受傷害。」

「我都唔想。」

「我見你都算可靠，唔怪之得淇淇會睇上你。」

「我其實好懶。」

「懶好呀，通常聰明嘅人先會懶。」

「哈哈。」

「你知唔知點解我會離家出走？」

「因為同父母不和，所以離開？」

「咁淇淇都講左你知，但佢知道嘅並唔係全部。我就將成個故事講你知，希望你可以借鏡，唔好再犯我同樣嘅錯。」

「嗯。」

多聲爆炸聲突然響起！然後，有四周便泛起黃煙。弊哉，拿起數個口罩及眼罩，便衝向妳面前。

「傻豬起身啦，要行啦！」

「天光啦？」妳睡眼惺忪的問。

我並沒有答妳，只是把眼罩及口罩戴好，背起我們的背囊，然後便拉著妳向灣仔的方向跑去。漚漚他們亦跟了上來，當我們步出帳篷，一個催淚彈射到我們剛才的位置。

「嘩，真係好彩。」同行的一個男子說。

「走啦，講咁多。」漚漚卻說。

今次警方想著大規模的驅散，發放多枚催淚彈，波及範圍之大，連演藝學院也受到影響。大批示威者爭相走避，而我們便退到接近灣仔才停下來。

「淇淇妳有冇野呀？」我緊張的看看妳。

「冇呀，只係有啲未瞓醒。」妳便打了個呵欠。

「咁就好。」說了，我便緊抱著妳。

「嘩，啱啱見唔見到呀，我地一出帳篷，就成個催淚彈飛左入去。」

「見到呀見到呀，好彩走得快，如果唔係食正。」

「多得呀單發現得早，唔係就...」漚漚說。

「係呀，如果唔係見到佢突然跑，我地仲企在係度睇緊，意識唔到。」

我只是笑一笑而已，因為，我知道警方定能取回金鐘。難道要結束了嗎？真不甘心。

「呀單呀，要結束了嗎？」妳頂著擔憂的臉。

「咁我地等煙開始散就行番去啦。」

「嗯。」

「淇淇，難怪你地係晏晝嘅時候冇事，佢又真係幾可靠啲。」

「係呀，佢仲對我好好添。」

我們看到煙霧散時，便向原來的地方回去了。同時亦有人一同與我們回去，為的，不是領地，不是情緒，而是為了取回我們應有的。

回到原來的物資站，雖然黃煙散了，但還帶點刺激的氣味。我踢走催淚彈剩餘之物。當執拾站內時，便有學聯的人走來，指示此站的物資明日要搬去銅鑼灣支援。漑漑的朋友收到資訊後便示意我們執拾所有，並等待出發至該處。

但出發之前，不少的政治領袖爭相持咪講話。說的盡是徹退，保留實力，為了更長遠的路。

「你想去講話？」漑漑突然的問。

「唔係，只係唔明白，而家已經聚集到咁多人，只要等待，或者升級，就能進一步邁向成功，到達民主之路。不論戰略係點，都唔係勸退嘅時候。而家民情高漲，唔係淋熄嘅時機。我唔明白，若果退，就真係衰晒。雖然香港嘅政治領袖一向鐘意同群眾講自己受左幾多苦，點為政治犧牲，然後沉醉係自身嘅軟弱當中。如米蘭昆德拉所說，人一但迷醉於自身的軟弱之中，便會一味軟弱下去，會在眾人的目光下倒在街頭，倒在地上，倒在比地面更低的地方。或者係中國文化嘅通病，不以成敗論英雄。但係我地之所以行出黎，只係為左我地所應得嘅，並唔係俾佢地提取政治資本嘅時候。」

「嘩，淇淇，佢真係得啲。」

「係咪呢，我都話啦。」

「嗯，同時又討厭媚俗，成個現代托馬斯醫生（《生命中不能承受的輕》男主角）咁樣。」

「嘻，其實佢有啲似嫁，但係唔同嘅係佢會認為托馬斯醫生好犬儒。」

第二十四話

「要做一個不動聲色的大人了。不准情緒化，不准偷偷想念，不准回頭看。」——筆尖下的深刻

「討厭媚俗但又不甘接受一切，好有趣嘅組合，好似同佢完全相反。」漣漣說。

「嗯，係呀。」妳答道。

「佢？」我問。

「Willy。」漣漣答。

「嗯，佢就係一個活係群眾嘅世界入面，唔改變，一味接受，順著世界去生活，跟著潛規則去做人。」妳帶點傷感的道。

「好啦，過去就由得佢啦。」我摸一摸妳的頭，妳眼神肯定的看看我，像是說知道一樣。

04:00

經過先前的擾攘，所有在場的人也開始睡意上湧，毫無精神。然而，妳跟漣漣的朋友在站內休息著，而我便到防守線處凝視著防暴警察的行動。防暴警察只是在原地，看來他們在早上便會換班。

我把看到的跟漣漣說，並得到一樣的結論。

「之前俾警方阻著左我地嘅，啱先講到邊呀？」

「講到你話要將成件事講一次俾我借鏡。」

「哦，係。咁呢，有樣你可能唔知，其實我同淇淇係孖生。」

「但係點解你地唔係一齊讀書嘅？」

「我地派位個陣的確係揀同一間中學，但係父母當時心頭有啲高，放左名校做首選。最後期望落空，我地就分開左，好彩兩間學校同區，所以當時都一齊住。之後，我地一齊去左補習，就識左當時兩個男仔。」

「一個係willy？」

「冇錯。當時兩個男仔同時追我，willy已經心頭好高，話同佢一齊之後，可以令我變成世界嘅女主角，令我變成世界嘅焦點，而另一個男仔就有咩表示，但佢又真係好特別，特別到平凡呢個詞永遠唔會同佢有關係。係willy身上我見到未來，而係另一個男仔身上我見到無限嘅可能。最後，我選擇左無限嘅可能，因為當時我知willy被自己局限左。」

「嗯，明白。」

「但係估唔到，willy佢竟然不斷咁係周圍唱我。話我係四周圍識男仔，四周圍溝仔，四周圍收兵。我非常唔開心，而男朋友又漫不經心咁，他還話清者自清，謠言止於智者。我當時情緒極為低落，因為佢闊佬懶理所以每日都係到嘈架。而我父母係家長群入面信左willy嘅說話，就指責我點解荒廢學業而亂搞男女關係。所以，個晚我同父母嘈完就執嘢離家出走。之後，我同男朋友講，但佢又話我蠢，最後係佢屋企過左晚就走左。」此刻，她眼眶充滿了淚水。

「但係，我們又因為呢件事而不斷嘈架，佢話我不智，我話佢不解溫柔。無幾耐，我們就分左手。好彩，係課外活動入面認識左呢個大姐姐，佢好好人咁俾我係佢到住，一住就住到而家啦。」

「你嘅過去俾我所想像嘅更加曲折離奇。」

「嘻嘻，我諗番都覺得幾神奇，但係當我settle好晒啲野之後，發生左我最唔想發生嘅事，就係淇淇佢同左willy一齊。所以我冇將所有嘢話俾淇淇知，因為女人係戀愛嘅時候係盲目嫁。」

「我明白，但係其實我地都已經過左willy個關啦。」

「嗯，咁就好，不過父母個關你地仲未過，你知唔知點解我會分手？其實我地鬧交只不過係好小事，我地個時仍然係相愛著對方，就算係日日鬧交，我們都會覺得咁係我地嘅溝通方式。但係有一日，我記得係九月六號，佢好夜先返，我問佢做咩咁夜，跟住佢突然流著眼淚同我講分手。佢冇講到原因，但係我估到。佢唔會係一個俾謠言影響到嘅人，所以應該就係我父母接觸過佢。之後佢把仲將我趕左出門口，想將我趕返屋企，係我最無依無靠嘅時候，係街到遇到個位大姐姐，佢就接左我返屋企。」

「咁你有冇問清楚呀？」

「冇呀，之後我地就冇再見過面，就咁就已經一年啦。」

「明白，我會小心嫁啦，我都唔希望淇淇會唔開心。」

「我都信你會得，因為我打俾淇淇個時，每次講起你佢都好興奮。你仲改變左佢好多，由一個循規蹈矩嘅淇淇，開始會為左同你開始而唔理父母嘅禁止而同你一起。」

不經不覺已經天光了，看看時間已經六點。我看妳還在熟睡當中，便幫妳蓋好衣服，打算等妳醒來才送妳回家。

「你真係好錫佢，事事都以佢為先。」

「咁我帶得佢出嚟，一定要安全咁送佢返屋企，呢個係我對自己嘅承諾。」

「淇淇真係好彩。」

突然，寂靜的街道中有些聲響，我立即跑去看個究竟。原來是防暴警察徹離金鐘，只是剩下普通的警員防守著。眼下暴力清場的危機解決了，現在可以逐步把物資散去其他佔領區。長期的戰鬥開始了。

我回到物資站，發現你已經醒了。我跟負責人說說現在的情況，之後我們便把物資帶過去銅鑼灣。到達銅鑼灣，再次設立起物資站，待人們多了點。然後我們便一同回荃灣了。

我們坐地鐵回到荃灣之後，我便送你回家。

「小淇呀，我今日番屋企馴好冇呀？」漣漣回到荃灣後說。

「好呀好呀，我又可以同小漣一齊馴啦。」妳突然間高興的說著，彈彈跳跳上車回家。

然而，送到了妳家樓下。

「妳今日唔好番學啦，妳咁劫，早啲馴啦。」我說。

「嗯，好呀。」

之後我親妳額頭一下便回家了。

回家之後，還是沒什麼睡意，便換上了校服，看看時間，應該趕得上，我就回校去了。回校途中，妳說妳現在睡了，我便跟妳說我正回校，放學之後再找妳。

我回校之後，高佬一看到我之後大驚。

「你冇事呀嘛，冇冇中槍呀？冇死到呀嘛？」之後便摸了摸我下巴。

「咩呀，你講乜呀，你做乜野呀。」我拍開你的手。

「你去左佔領呀嘛，我諗住你唔會番，你而家番左呢，我以為你死左呀。尋日啲新聞不斷話放左催淚彈，然後又有好多message話開左鎗，咁你又唔覆我，我以為你已經...」

「痴根，你有事我都未有事啦。」

「咁又係，你係我地當中最醒個個。」

然而，班主任一進課室，便說了很多要專心學業，不要去佔領芸芸的「廢」腑之言。然後，我便伏在桌上繼續聽著。幸好今天前兩課是自修時間，醒來時已經小息了。

「嘩，你咁馴得嘅，成晚冇馴呀？」高佬問。

「係呀，淇淇馴左我點會馴姐，唔驚一陣清場走唔到咩。」

「咁又係，但係現場點呀？」

「都係咁，我諗我會星期五六再落去嫁啦。」

「咁一齊啦，我同呀喬都去。」

「好，仲有野同你講。」然後我便把遇到漣漣的事說給他知。

「下，我真係唔知原來淇淇有個家姐。」

「我知呀。」呀喬突然走來。

「咁你唔講佢同willy有過一段？」

「我唔想你地知道小漣嘅野，佢因為呢件事已經好唔開心。」

「重點唔係呢度，而係我想知佢男朋友係邊個，我想幫佢地。」我說。

「咁我就唔知啦，佢冇講我知呀。」

「嗯，唔緊要，我會再查下。」我說。

沉悶的課程再次開始了，放學後，當我察看電話時，一段段的訊息映入眼簾。

淇淇：傻瓜，我好唔開心呀，我同家姐係海旁呀，你放學嚟搵我好嘛

淇淇：你仲未嚟嘅，好掛住你呀

淇淇：我唔想同你分開呀

淇淇：呀單你好呀，我係漣漣呀，淇淇佢飲醉左呀，你盡快嚟啦

看到訊息，我呆了一下，想著為何你突然變成這樣，究竟妳發生了什麼事？莫非最擔憂的事發生了嗎？我便把訊息給高佬和呀喬看，然後我們便搭的士去海旁。

第二十五話

「雞犬之聲相聞，老死不相往來。」——老子

我跟高佬收到淇淇的訊息之後，頓時大驚。我們立即步出校園，朝遠方的的士跑去，說出目的地後，便直奔海旁去。

莫非妳在家經歷到不如意的事情？遇到父母了吧。莫非是責罵妳佔領去，還是怪責妳與我的事情？無論如何，我都要到妳身旁，幸好漣漣還在，要不然真不知道妳會發生什麼事。

到達海旁，看著彼岸的青衣，我瞧海那邊找，一面致電給淇淇。

「喂？傻～瓜，做～咩打俾我呀，嘻嘻。」淇淇充滿醉意的說。

「喂，淇淇，妳地係邊呀？」

「我係邊？我係天堂門口呀，一齊過嚟呀玩呀。」

「妳醉啦，俾漣漣聽啦。」

「下，傻瓜，你唔想同我傾啦，你唔要我啦...我唔要呀，我要見你呀。」
妳哭著的大叫著，然後傳出一陣玻璃破碎聲。

「好啦好啦，我同妳傾，我同妳傾。」

「嘻嘻，我都知妳唔會唔要我嫁啦。」

我聽到漣漣不斷要求妳把電話交給她聽，但是妳就是不願意。

「傻瓜，今日個海同日落都好靚呀。」

「噢，係啲，絢麗的晚霞映照著漂亮的妳。」

「傻瓜你而家好口花呀，但係我鍾意呀。」

「點呀，佢冇講係邊呀？」呀喬在我旁邊問道。

「冇，醉到都語無倫次啦。」

此刻，我必須找到醉醺醺的妳，妳說看到海景跟日落，但海濱長廊那麼長，怎麼找？妳說是天堂門口，但...天堂？

我看著天上的月亮，雖然天還未黑，但是接近黃昏時，月亮已經高懸了。月兒呀，請妳再一次帶我到淇淇的身旁，令我們這對平行線再一次相遇吧。如果這個世界有天堂的話，我們的天堂也許便在月兒那邊。

天堂.....不，不是，妳醉醺醺的看到的並不是天堂，而是大堂！是西鐵站！我已經知道妳在那兒了，我立刻示意呀喬跟高佬跟著我跑，跑到海旁的西鐵站出口，出口並非在地面層，而在地上一層。然而，我便跑上樓梯，向著升降機處跑。

到達升降機前，便發現妳們了。看到妳，臉紅如花般坐在地上，而漣漣亦有點醉意，臉色略帶緋紅的看著我，地上放著多支的果汁伏特加。

「高佬，去買幾支水返嚟啦，同埋一啲野食。」

「好。」

「妳做咩飲到咁醉呀。」我走到淇淇身旁。

「傻瓜你嚟左啦，你見唔見到呀，天堂呀。」妳指著升降機上大堂的字

「係啦係啦。」

「同埋好叻呀我。」

然後妳便挨在我肩上睡了。我便坐下來讓妳睡得舒服點。我看著呀喬無微不至的照顧著漣漣。不久，高佬便拿著兩大袋的牡丹樓外賣跑回來了。

「大哥，你駛唔駛買咁多野番嚟呀。」

「咁我諗冇咁早走得，咪買埋晚餐番嚟。」

「都係嘅，水呢？」

「喺，兩支。」他一支遞向我一支給呀喬。

看著黃昏，太陽漸漸的落在山上，天空給日落染黃，繼而變紅再而漸漸變黑。時間一點一滴的過去，待到夜幕低垂之時，妳們便醒了。

「喺，飲啖水啦。」

「嗯。」妳伸一伸懶腰。

「做乜飲到咁醉呀？有咩唔開心呀？」

「傻瓜，講番今朝我同小漣番屋企，番到屋企之後我地就沖涼準備瞓啦。瞓覺個時，我地俾一陣開門聲嘈醒，就同小漣出去睇下咩事。原來係父母突然返左黎，父母見到小漣之後就怒火中燒，開口指罵當年離家出走嘅事。然後我勸父母冷靜啲，父母見我有返學，就估到我地尋日去佔領而話我。我地倆個企係屋企被人鬧左好耐。之後，我父母又話係你帶壞左我，帶埋我去啲危險嘅地方，命令我即刻同你分手，而且唔準我再見你。之後我點都唔肯，漣漣仲幫我同父母理論，我地就走左出黎啦。」

「嗯，我明白啦，妳有咩打算呀？」

「我都唔知呀。」

「老實講，妳可以返著我屋企先，但係只係治標唔治本，我唔會贊成妳同屋企人搞到關係唔好，我點都要令到妳父母承認我地，先至可以安心咁一齊。」

「傻瓜，我都知，但係佢地蠻不講理，有咩辦法啲。」

「咁呀，我同妳一齊返去道歉啦，點都好，你走左出嚟點都唔啱。」

「我都知。但係你肯同我一齊返去？」妳淚珠盈眶的說。

「係呀，好啦，唔好喊啦。」

「嗯。」妳仍然落著淚點頭，但臉上卻帶著微笑的說。

「小淇，你就好啦，如果當時我男朋友都會咁做，我地就唔會...」

「小澁呀，我相信佢都仲鍾意緊你嫁，唔好放棄呀。」

「我知嫁啦。」

於是，我便在月亮下，大海前，找到了身處天堂門前的妳。原來我的樂園，我的天堂，就是妳。無論身處何方，只要在妳身旁，那就是我的天堂。

我們待妳的醉意消散之後，就起步回妳家。我們一行人登上了平平無奇的巴士，但是，我們並不知道，這架巴士，是通往完結的巴士。若果當時並沒登上，結局也許會有所不同。

到達了妳家門前，高佬、呀喬與澁澁在大廈前等著我們。我心中是忐忑著，像是第一天帶妳回家一樣。但不同的是，我並沒有期待，取而代之的是不斷提醒自己小心行事，我再次讓自己立於懸崖之畔。

進入升降機內，我問妳緊張麼，但妳卻輕鬆的答我，在我身旁，妳什麼也不怕。任是天塌下來，或是山崩地裂，只要在彼此身旁，所有亦能一一跨過。妳相信，我也最好相信。

終於，我們來到門前，妳熟練的拿出鑰匙，輕輕的開了門，我們亦踏進去。

入到屋內，便見到淇淇的父母坐在梳化上。他們嚴肅亦帶點怒氣的看著我們。淇淇的父母，總是給人一種莊嚴的感覺。看到他們一家，像是進入了一個書香世代，要求甚高，家教極嚴的家庭，跟我身處的完全相反。

在我心中，家，是一個給人放鬆的避風港。與家人相處，應是最為容易的。但進入了淇淇的家，一種無形的重把我壓倒。如非必要，真想跟這地方老死不相往來。

「我知道你會返嚟，但冇諗過你咁大膽會帶埋佢番嚟。」

「若果唔係呀單勸我返嚟同你地道歉，我會同家姐一樣唔返。」

「你.....」淇淇母親無言著。

「淇淇，唔可以咁同媽媽講嘢。過門都係客，呀單請坐。」淇淇父親說。

「係。」妳低頭的說。

「係。」我說。

「可唔可以講下你地點開始呀？」淇淇的父親問。

「爸爸呀，同佢地講咁多做咩？淇淇，你一定要專心學業。立刻分手！」

「媽媽呀，經過漚漚件事同今朝之後，你都仲未知道而家嘅後生受軟唔受硬咩？係我地發跡之後，生活係得到改善，之但係我地賠上左兩個女。佢地係我地個女，而唔係員工呀，我地唔可以將管人個套放係家人身上嫁。」

「但係爸爸呀.....」妳的母親不依不饒說著。

「媽媽呀，件事交俾我處理好冇？咁而家可唔可以講下你地個故事俾我聽呀？」

然而，妳聽到妳父親咁講，便把我們在宿營的相遇，牽手時刻和相戀之後的經歷毫無保留的說一次出來，而妳的臉上亦慢慢放上笑容。能夠帶給妳甜蜜的回憶，是我的榮幸。

「你地嘅經歷都算幾有趣，我亦都相信你地係認真嘅，之但係你地係半年之後要公開試，我相信你地都知道我地對淇淇嘅期望。希望淇淇有更好嘅發展。若果你地能夠考上香港嘅大學，我地就唔會再干涉你地嘅事，但若果其中一個考唔上嘅話，我都會送淇淇去外國讀。清楚明白？」

第二十六話

「最糟糕的不在於這個世界不夠自由，而是在於人類已經忘記自由。」——生活在他方

「香港嘅大學呀爸爸，你知香港考生競爭特別大，要考上真係唔係咁易，更何況你講緊嘅係三大。」妳說。

「淇淇呀，你都知媽媽對妳嘅期望有幾高嫁啦，你都要體諒我地嘅感受，我地唔想你第時後悔當初。更何況你都要證明俾我地睇，你識呢個男朋友係會令你變好，而唔係變差。」

「係嘅uncle，我地會接受呢個條件。」我代妳答允了下來。

「好。另一件事係點解你地要去佔領區呢咁咁危險嘅地方，難道你地預測唔到個度會有危險咩？定係明知有危險都照去？」突然淇淇父親亦嚴肅了起來。

「Uncle，我地係特登唔走。」

「點解？呀單你知唔知你咁做係搵命搏？」

「爸爸，呢個係我地嘅共識。我地係佔領區裡面一齊決定嫁。」

「點解？」

「因為...因為我地見到呢個係我地嘅責任。」妳說。

「區區一個學生又有何責任。」

「uncle，首先，我地去佔領並唔係打著學生嘅身份去，相反，我地係以香港人呢個身份去。第二，我地去，唔係為左咁咁過份嘅要求，而係為左我地應有嘅人權——自由。須知道，我地被中共殖民左十幾年，我們嘅自由一步一步咁被剝削，由喪失移民審批權，至今香港不斷被種族清洗，到利用公安條例壓制我地集會，示威嘅自由。呢啲殖民政政策連當初英國人都唔用，但係中共手入面就不斷咁推行。而家，連最初係中英聯合聲明中所承諾嘅實現民主社會呢一點亦要一齊摒棄。我唔明白香港人點解仲可以無動於衷？要知道最糟糕嘅唔在於呢個世界不夠自由，而係在於人類已經忘記自由。所以我地要抗爭，要爭取我地嘅未來，呢個就係我地嘅責任。」

「好，呀單，我開始欣賞你，諗唔到年紀輕輕已經有咁嘅宏願。但係你有冇諗過淇淇係佔領區可能會受傷，若果你真係視淇淇為全世界嘅話，你點忍心將佢置身於危險當中？」

「爸爸，你會咁樣講係因為你唔係佔領區，見唔到呀單嘅樣，佢為左我，甘願將所有防具都俾我，帶著我衝過人群；佢為左我受傷，為左我痛，為左我而去suffer，呢啲嘢你也都睇唔到，你竟然憑一部分眼見嘅事就去判斷佢係一個咩人。」

「真係唔夠你地講。最後，我想你地幫一幫我手，我想漚漚返翻屋企，始終我地都仲係唔放心佢一個人係出面流離失所咁，幫我地勸下佢啦。」

「咁呀，我唔知小濶肯唔肯，一係咁啦，我今日係佢個度馴，再勸下佢啦。」

「都好啦，因為我終於知道唔值得為左錢而放棄家庭。所以我地今次番嚟一係搞香港嘅生意，二係挽救返我地嘅家。」

語畢，妳便感動流涕的抱緊父母，終於能夠取回妳回憶中一直懷念的。

妳進房執拾了些東西，手中拿著一本簿及一個大袋出來，跟父母道了兩三句，我們便離開了，畢竟他們還等著。

「妳個本係日記嚟嫁？」我接過妳的袋後問。

「係呀，但係就算係你我都唔會俾你睇嫁。」

「噢，咁好啦。」

「下，你唔好奇嫁咩？」

「咁我呢排每一日都見到妳，同妳一齊，點都要俾番少少私人空間妳嘅。」

「哼，你唔好以為你咁樣講我就會俾你睇啎。」妳得意道。

「我唔洗睇妳嘅，有啲咩我都會推敲到出嚟啦。」

「我係唔會咁易俾你睇透嫁，哼！」

「係係，你話點就點啦。」

「不如我地陣間唔好話俾佢地知住，再俾個驚喜佢地好冇呀？」

「唔係咁好掛。」

「嚟啦，會好好玩嫁，我地去到屋企先話佢地知啦。」

「下。」

我們到樓下，他們三人見我們拿著袋回來，便露出了憂愁的表情。

「小淇，妳都離家出走唔番屋企呀。」

「我地番屋企先講啦。小濶呀，今日可唔可去你屋企馴呀。」

「可以呀，反正大姐姐仲係佔領區，我同佢講聲就得，但係我諗晏啲要番銅鑼灣佔領。」

「咁呀，我地一齊同你出銅鑼灣佔領啦。」呀喬突然的說。

「好呀，一齊去啦，反正我都好擔心個邊。」妳說。

「嗯，咁我地各自番屋企沖個涼，執好野，一個鐘之後係地鐵站等啦。」我說。

「好。」眾人和應道。

然後我們便起程回家。回到家中，父母問我是否一切安好，我便把這兩天所經歷的一次過說給他們聽。

「呀仔，我地冇諗過要阻止你去佔領，我地知道你有理想，但係你要萬事小心，更加要好好咁睇著淇淇，我地唔想你將來有啲咩後悔。」

「知道。」

得到了家人的支持，我還怕什麼？我相信自己能夠做到，無論是佔領、愛情還是公開試。可笑的是，上天不常是圓的吧。執拾了必要之物，我便跟父母道別，然後出發找妳們了。

到達地鐵站，看到妳們四人已經到齊。我急步走到妳的身旁，發現原來妳已經告訴了他們妳父母的取態。

「姐係...姐係我可以番屋企？」漑漑不敢相信的道。

「係呀小漑，我地可以一齊有個家啦。」

「真係？」

「嗯，係爸爸要求我地幫佢地說服你，想我地一家團聚。」

「多謝你兩個。」

「咁你地兩個就要以三大咩科為目標呀？」呀喬問。

「我地諗住入中大，佢會以數學系作為目標，我就會以經濟系努力。」

「嘻嘻，都係想入同一間呀？」高佬問。

「係呀，冇辦法啦，佢咁正，如果唔同一間可能會冇左佢。」我說。

「嘻嘻，我當你讚我囉嗚。」妳笑笑的說。

「係呀，係呀，我係讚緊妳呀。」我帶點諷刺的道。

「呀，呀喬，唔知邊個人講過話咩戀愛中嘅人會見唔到自己做嘅蠢事呢可？」高佬仿佛才剛發現了什麼而故意說著。

「係囉，仲話要人考慮周圍人嘅感受，唔好當街當巷耍花槍囉。」

「係Love is blind, and loves cannot see, the pretty follies that themselves commit囉。」妳說。

「From The Merchant of Venice。」漑漑說。

「連漑漑你都知嘅？」呀喬問。

「我以前成日同佢一齊睇書，但係愈大佢愈鍾愛米蘭昆德拉，而我就岩睇曹雪芹多啲。」

「花謝花飛花滿天，紅消香斷有誰憐？」我突然道。

「你都有睇過？」漑漑像發現新大陸般看著我說。

「以前有睇過啦，但係中文太差明唔晒。」

「係咩嚟嫁？」妳問。

「黛玉葬花。」我答。

「係紅樓夢第二十七回入面黛玉一方面藉由埋葬落花以哀憐自己嘅身世，一方面亦質疑佢同寶玉之間似乎唔太穩固嘅愛情關係，更有一部分係係到表達緊佢對成個大環境嘅抗議，以及無可奈何算係比較絕望嘅一首詞，被世人認為係紅樓夢當中最為絕妙嘅一首詞。」漑漑解釋著。

「哦。」眾人明白了。

「我同男朋友以前都成日討論紅樓夢，我地都好鍾意。」漑漑忽然說著。

不經不覺我們已經到了銅鑼灣。我們到街上時，被眼前的景觀嚇到了。示威區聲勢浩大，不禁鼓舞眾人，覺得成功在望。然而深想，這不過是其中的一個佔領區，何況是金鐘的佔領總部！我們癱瘓了港島的主要幹道，佔領範圍由中環延伸至銅鑼灣。成功，似是觸手可及；但亦帶來了隱憂，便是佔領被「膠化」，亦變的像嘉年華般。

幸運的是，不少香港人察覺到這個問題，從而紛紛提醒身邊人。令這個佔領行動得以持續下去，直到2014年12月15日正式結束。

為期2個多月的時間，在這個關鍵機會的時刻，被所謂的民主代議事以減少他人政治成本為由而草草結束了。

第二十七話

「旅遊之道，在乎寫意，少帶行李，多用時間。」——如何說再見

佔領結束後，我們便回到普通應屆考生的生活一樣，每天溫書，做題。為的是我們的將來，那屬於妳與我的將來。

為了將來，我們只能努力著；為了將來，我們忘卻了節日；為了將來，我們放棄了休息。儘管有人說，休息是為了走更長遠的路，然而我們並不休息，是為了創造機會去走更長遠的路。這段時間，雖然累透，但並不辛苦。累的只是身體，心靈卻是滿足，我們彼此享受著一同回校打拼的時光。

雖然我們每天都在一起，但我們卻很有默契的沒有再提過那天的約定，生怕給對方太大的壓力而影響表現。

時光飛逝，模擬考試成績出來了，我急不及待打開來看，除了中文之外，其他也比想像中要好。

「呀單，你考成點？」呀汰此時走過來問。

「咪又係差唔多。」

「睇過。嘩，你痴線嫁，咁你都考得出。」肥仔搶過我的成績。

「姐係咩姐？」高佬好奇得把頭伸過來看。

妳跟呀喬亦過來了找我們。

「佢除左中文3左之外，其他都係係5*以上，但係點解你有埋經濟成績嘅？你都有讀。」呀喬好奇道。

「噢，我自修姐，為左教淇淇咪睇多左科書，開學之後同老師傾過咪加科囉。」

「自修都5*，俾你讀埋仲得了嘅。」高佬感慨道。

「只係睇得多書姐。」

「呀汰你呢？」

「老樣子。」

「呀你地講野咁鍾意講一半唔講一半嘅？」肥仔抓狂的道。

「咪姐係科科都好好囉，死蠢！」我代阿汰答道。

「呀單，你應該冇問題啦，只再再操下啲中文就得啦。」高佬說著。

「妳考成點呀？」我問。

「我除左經濟5之外，其他全部都係4，睇嚟要再操下啲經濟啦，咁都高分唔過你個自修生。」看著我的成績，妳不禁有點氣餒。

「唔緊要，我會陪著妳。」我摟著妳的肩膀。

因為模擬考試成績比較理想，我們便稍為放鬆一下。

二月二十七

在我們的last

day，我們終於可以在校園內大模斯樣的牽著手，再也不用擔心任何人的目光以及談論，在校園裡四周遊走。在我們的圖書館內，拿著整套米蘭昆德拉的著作合照，跟每個教過我們的老師相聚，更在我們的校服上跟每一位朋友簽名留念。

臨走前，手牽著手站在校園的門前，回望著這個校園。六年以來，在這裡的形形色色，經已不再；經歷了五年的自閉，亦度過半年的甜蜜時光，還是有點不捨。然而，從今天起，我們就要遠離校園這個搖籃，竭盡全力，迎戰決定我倆命運的巨人。

Last

day之後我們調整了一貫的策略，我將主要加強中文的能力，而妳則需要加深對經濟的認識。日覆一日的複習，終於要迎來我們的挑戰。

三月十二日

我的公開試正式開始，我是第一批口試的考生，媒體亦聚焦於第一張卷，爭相報導對今年試題的難易以及看法。下午時分，我還在家中準備著，空氣中瀰漫著緊張的氣氛，一聲門鈴聲響起，拉回我的思緒。我到打開了門，一個比我更緊張的傻瓜出現在我面前。

「傻瓜，你準備好晒未呀？」妳緊張的問道。

「我執埋啲野就得啦。」

「我好緊張呀。」妳道。

「好啦，唔好緊張啦，我會考好啲嫁啦。」

「嗯，好啦。咁我係度等你番啦，等你番嚟一齊食飯。」

我便出發去考場了。來到考場，進了一間課室等待。等了半小時左右，終於到我被叫到另一間課室，開始了便翻開了試題簿，題目是：

以下三項方法，哪一項最能培養批判思考能力？試談談你的看法。

1. 參加辯論學會
2. 閱讀政論文章
3. 研習古今歷史。

看來我的運氣不太好，這正是我最討厭的3選1題目。因為這種題目規限了個人的思考，未幾我們便開始討論。其中有一位女生一開始就充當著領導的角色，就像當初見到的妳。要是平常的練習，我定

必搗亂。十五分鐘的時限很快便結束，回想準備的時日與今天的十五分鐘，感覺極其虛幻。

三月二十日

這是妳的生日，希望妳生日的運氣會比我好吧，能夠在中文卷四的考試抽到如意的題目。這是我跟妳一起之後的第一次生日，然而我們卻有了共識，在考試完結前不慶祝任何節日。

妳拖著疲憊的身軀結束了考試，當妳回到了家中，頓時被眼前的景象嚇呆。

待妳出門考試後，我決定找來了些朋友，在妳家中集合，我買了各式各樣的雪糕以代替蛋糕，我知道妳喜愛雪糕遠超蛋糕。

「生日快樂！」我笑說著。其他眾人亦在我身後為妳歡呼。

「又係你話唔搞，你自己又走去幫我搞生日，你個衰人呀，成日食言。」妳抱著我興奮的道。

「咁妳鍾唔鍾意呀？」

「好鍾意。」

眾人亦很識趣，留了半晚給我們相依相偎，我們亦難得偷懶，享受此時此刻。

三月三十至三十一日

是我們的中國語文考試，亦是我們的第一科筆試，沒有可能不緊張吧，尤其是我最不擅長面對的一科。考完之後，我有種說不清道不明的感覺，有點空虛，卻又有點怪異，就這樣？而妳卻信心滿滿的拍拍胸脯，相信妳考的不錯呢。

四月一日

通識考試，又一門吹水的科目。我進考場後，馬上揮筆遊走其上，未曾停息，算是不錯。卻到妳說感覺似幻如真。

四月十三至十四日

英國語文考試，也許我們過去接觸過太多的書，十數載之兵，用於一時，揮軍直取要害之地。

四月十五日

數學考試，是我最擅長的科目，心中從未如此踏實過，而妳卻愁眉深鎖，抱怨時間不夠，題目尚未完成。不過，能夠抱怨時間，或許這表示妳其他題目都處理得不錯。

其後每科我們亦能充分發揮水準，儘管每次考畢或會有種疑幻疑真的感覺，很不實在。令我不期然有一點擔憂，怕是考得不好。

五月二日

最後一日了。是我與妳共同迎戰經濟科的日子，牽手進入試場，昂首面對最後一場的洗禮。我們並沒有多說什麼，只是把所有東西拋開，擁吻了一回，終於都完結了。

離開了考場，立刻去到了海旁，雖然還未到黃昏時分，但正午的陽光，令我暖上心頭。看著寧靜的海，共妳一同聽著手機中的音樂，依偎在一起，建立起我們的空間，享受著完結過後的休閒。

「呀單，終於完啦。」

「係呀，最後，我地只有等待。」

「不如我地去旅行呀。」

「好呀，我都想同妳出去玩下。」

「我想去台灣呀。」

「點解呢？妳唔想去其他地方咩？」

「因為，可以去台灣買好多書返嚟。嘻嘻。」

「都係，好呀。」

「咁叫唔叫埋佢地呀？」

「我方所謂。」

「多啲人好似好玩啲，但我又想同你二人世界啲。」

「咁咪一齊去囉，再搵兩日我地分開行動咪得囉。」

「都好啲，問下佢地先，我地要開始執野啦。」

「駛唔駛咁快呀。」

「要呀，有好多野要帶嫁。」

「旅遊之道，在乎寫意，少帶行李，多用時間。」

「又好似好啱咁啲，咁我問下佢地先。」

最後，呀喬、高佬、J me、肥仔、漑漑、Pinky
決定跟我們一起去台灣遊玩。翌日我們便相約在海妖咖啡店裡一起去討論遊台事宜。

「咁我地幾時出發呀？」J me 問。

「我地邊個最遲考oral呀？」妳說。

「應該係我，5月8日。」高佬說。

「咁有冇人遲過8號考呀？冇嘅話就5月11號去啦。」

「會唔會急左啲呀小淇。」漑漑說。

「會咩？我想快啲去。」

「其實我覺得冇問題呀，我都想快啲去。」Pinky說。

「咁冇人反對就ok啦。」漣漣說。

「咁我地要決定去咩景點，再係景點附近搵酒店啦。」淇淇說。

然而，經過5名女子激烈的「討論」之後，我們終於決定由5月11日至5月15日遊台北。說實話，香港人去旅遊真的很趕，旅行本是放鬆的時間，卻硬要把行程排得滿滿的，有違亦舒所說的「旅遊之道，在乎寫意」，沒辦法，這是妳們所喜的，許是我怠惰作怪罷。

為了在短時間內籌備是次旅行，再加上人手不足的關係，我被你命令著必須參與一切籌備的事宜，不能夠再像以前一樣，精神參與而不需工作。

我倆走過大大小小的旅行社格價，再跟網上的比對。發現我們在網上的價錢還是比較貴的，或者是因為時間近的關係，但考慮到旅行社只能夠一個個套票的賣，再加上女仕們不喜歡那些酒店，我們便在網上決定一切。

網上的資訊五花八門，令人眼花瞭亂。幾經辛苦，終於落實了機票及酒店的安排。而妳則計劃好我們幾個五日的行程。

「終於搞掂啦。」我伏在桌上說。

「辛苦你啦，冇你幫手真係會快好多。」

「但係好叻囉。」

「係啦係啦，同你去食飯好冇？」

看來，妳的精力未曾減退.....。

第二十八話

「人生得意須盡歡，莫使金樽空對月。」——將進酒

2015年5月11日 上午7時

為了爭取最多的時間玩，所以我們決定早機去，晚機返。我們相約了在如心廣場等，一起乘巴士前往機場。一如既往，某人例遲。幸好我跟高佬對他認識極深，所以把約定時間提前了，先去吃早餐等他。

「肥仔咁耐嫁。」呀喬說。

「我同呀單已經習慣左啦。」高佬說。

「嗯，佢陣間一定會以登台嘅做型出場，戴埋佢副ray-ben，頂著頂捧球帽，一件半鬆身嘅dicks t-shirt，同時下面配灰色棉質短褲，腳就著最新嘅AJ future。」我說。

「會唔會係咁呀。」pinky問。

「你唔信可以問下J me。」

「其實我都相信，形容得有啲似。」

「而佢第一句說話一定係『唔好意思，晏左起身。』。」我說。

然而，當我們完成了早餐之後，各人望著我背後的門口大為驚訝。

「唔好意思，晏左起身。」肥仔說。

「有冇咁準呀。」漣漣亦難得感嘆。

「我地太熟悉佢啦。」高佬說。

「好啦，齊人就行啦。」妳說。

「但係我未食野嘢。」肥仔說。

「你仲想食野？」J me責罵的道。

「咁呀單 set 嘅時間表一定有預時間嘅，食埋先啦。」

「冇呀，呢個係懲罰。」J me道。

「好啦好啦，唔食唔食，唔好嬲啦J me。」

「肥仔終於搵到個人治佢啦。」我跟高佬感激流涕。

然而我們一行八人便乘坐飛機前往台灣。對於第一次搭飛機的我來說，其實有點緊張。

「傻瓜好緊張呀？」

「有啲，等我check清楚啲野先。」

「得啦，我幫你check過晒啦。」

我便跟妳手牽手，登上飛機了。本來想在飛機上休息一下的我，沒想到，轉眼間已經到了台灣。幾經轉折，終於來到了酒店卸下行李。

「咁我地點分房好，我地有三間房，有一間4人房，兩間雙人房。」妳說。

「點解會咁book嘅？」漜漜問。

「因為我諗住有間大房容易啲玩。」

「都係嘅。」呀喬說。

「咁啦，4個女仔住一間房，一間俾一對情侶瞓，一間俾兩個男仔瞓啦。」我說。

「咁邊對情侶瞓個間雙人房？」J me問。

「咁我地三個男仔包剪泵啦。」

「好。」妳說。

然而，我們三人圍成一圈。

「兄弟，我想變真正嘅男人，讓一讓細佬我好嘛。」肥仔說。

「其實我冇乜所謂。」我說。

「都係等個天決定啦。」高佬說。

「咁我放棄啦，你兩個爭飽佢。」

然而，我便退後了一步。

「你做乜唔猜呀，唔想同我瞓咩？」妳帶點邪惡的笑容問我。

「作為一個藝文青，我唔會講想同妳瞓呢啲咁俗套嘅說話，我只係會同妳講，我想同妳一齊起身。」我說。

「小淇呀，呢啲叫斯文多敗類，小心啲佢呀。」漑漑亦取笑著。

「係囉，小漑講得啱，我真係要小心啲你，口花花。」

結果，肥仔運氣略勝一籌而得到跟J me 相處的私人房間。

來到台北的第一件事，便是找東西吃。我們到了一間好像有點名氣的牛肉麵店，嘗過各種美味的牛魔王，之後便在周圍閑逛。因為今天舟車勞動，再加上台灣的天氣已踏入炎熱的盛夏，很快，大家便決定戰略性撤退。

突然，一陣敲門聲把差不多睡著的我弄醒。高佬去了開門，原來是萬分焦急的肥仔。

「師傅師傅，你要救救徒弟呀。」肥仔說。

每次他這樣說，也是沒什麼好東西。

「妖，你又點呀？」高佬問。

「我究竟要點開始呀，師傅。」

「除晒啲衫咪得囉，洗唔洗我幫你除埋呀。」高佬氣憤道。

「唔係呀，我好似唔識點講咁呀。」肥仔就像一個媳婦，一面委屈的道。

「高佬你就咪鬼鬻佢啦，我地會轉酒店嫁嘛。仲有，古語有云，酒能亂性。」我說。

「係喎，我而家去買，我地一齊飲啦。」肥仔眼睛一亮。

「得啦。」高佬說。

然後，肥仔便走了，我們洗過澡，便到了大房間敲門。應門的是漑漑，她頂著濕漉漉的頭髮問著。

「做咩呀？」

「冇，你地沖晒涼未，睇下開始玩未姐。」高佬說。

「差淇淇呀，佢而家沖緊。」

「咁我地入嚟啦。」高佬說。

「唔得，未沖晒涼入咩呀入。」呀喬緊張的道。

「嚟啦，喬喬女神，你唔係忍心你個男神bb係門口坐下嘛。」

「唔得，男神都冇得傾。」

「嚟啦，喬喬女神。」高佬繼續係門外跟呀喬耍著花鎗。

「佢地成日都係咁嫁？」 漣漣問。

「係呀，每一日都係。好噁心呀可？」

「唔係呀，好幸福就真。」

「咁你應該對呢張相有興趣。」 然後便把之前跟淇淇偷拍的V-day相給漣漣看。

「嘩。」 漣漣看後驚訝得掩著口。

「我之前同淇淇影嫁，記住佢地係當街當巷都會咁做。」

「真係好幸福。」

「咩呀，有咩睇。」 高佬問。

「你張相。」

「咦，呢張有用，sd 俾我啦。」

「哦。」

傳送過後，高佬便在手機按了幾下。然後呀喬的手機響了。

「你再唔俾我唔入去就public嫁啦。」 高佬大叫。

「你威脅佢，你都得嫁你。」

高佬為了進去還真是無所不用其極。

「當然啦，情趣嚟。佢想我入去嫁，但只是過過唔到自己個關，而張相就俾個籍口佢去說服自己。」

「犀利。」 漣漣說。

此刻，淇淇終於洗完了出來。

「你地好嘈呀。」 淇淇說。

「哼，你個賤人，入嚟啦。」 阿喬氣鼓鼓的道。

然而，我們終於踏入了女生的閨房。進去之後，看見妳們的衣服，高佬便跟我投以一種笑淫淫的眼神。原來，晚間才是旅行的重頭戲，就像是宿營一樣。

「咦，J me佢地呢？」 妳問。

「肥仔話去便利店買啲野食野飲返嚟啫，J me 同佢一齊去掛。」

敲門聲傳來，時間剛好。

「嘩你地買左咁多野返呀。」Pinky說。

「都唔係好多姐。」Jme說。

「最緊要係呢樣。」肥仔拿出來時，我跟高佬才意識到闖禍了。

「嘩，你做咩買咁大支酒，仲要兩支添。」呀喬說。

「呢支好野呀，black lable
whisky。反正都唔係香港啦，駛咩咁拘束，玩番舖顛嘛，人一世唔係有好多次咁嘅機會。」
肥仔說。

「都係，反正我想試飲好耐。」Pinky說。

「咁有冇啲game一路玩一路飲。」漣漣問。

「照舊啦。」高佬望一望我說。

「嗯，好。」我答。

「照舊？」妳問。

「嗯，係我同高佬未識肥仔之前，姐係中三嘅時候，呢條友好鍾意好似MK
咁周街成日飲酒。而當時，我地飲到悶時會擺兵器出嚟玩住飲。」

「兵器？擺刀劍？」肥仔問

「唔係，係道具嘅意思，而我地嘅兵器就係啤牌。而我地嘅玩法就係Truth or Dare
嘅啤牌改良版。玩之前抽大細揀一個人開始先，我地有八個人，我地擺一對A、K、Q、J、10
、9出嚟。之後每人抽一隻，抽好之後，就作為底牌。開始嘅人可以任意揀一個人鬥大，輸嘅人可以
揀飲一杯酒加做Truth or Dare，又或者飲兩杯酒當抵消，亦可以飲三杯叫贏左嘅人Truth or
Dare。而打和就冇事。」我解釋著。。

「會唔會飲得太多呀，好似好快會醉晒咁。」漣漣說。

「咁酒減一半囉。」高佬說，然後各人和議著。

遊戲即將上演。

第二十九話

「莫失莫忘，不離不棄」——紅樓夢

我右邊開始分別是淇淇、漑漑、Pinky、J me

、肥仔、呀喬、最後是高佬圍成一圈。首先，我們便開始了抽大小，決定待會由漑漑先開始。然後洗好了牌，大家開始順序抽自己的底牌。

剩下兩隻，看來我手風不錯，抽中的是K。然後，漑漑便挑了呀喬，雙方開牌，一對9和局。在開牌的瞬間，我發現了肥仔表情有點怪異。因為這個遊戲原本是我跟高佬練習觀察表情而發明的，所以我們會特別留意，而且我們已經能夠練到手持什麼亦沒表情，以及能輕易看出別人的表情，看來肥仔手持的正是最小的10了吧。

「咁冇事就漑漑下一個啦。」我說。

然後pinky便細心的挑選著，最後選擇了肥仔，我不禁由心而笑。

「莫非？」高佬問我。

「嗯。」我說。

「咩呀，你想講咩呀？」妳問。

「你睇落去就知嫁啦。」我笑了笑。

然後，他們便開牌了。pinky手持的是Q，而肥仔手持的真的是10。各人禁不著一陣爆笑。

「咪啱你囉，咁想飲酒。」高佬揶揄著。

「超！飲咪飲，我要杯半，我要佢揀。Truth or Dare！」說罷，肥仔手起杯落，一飲而盡，再飲多半杯，臉上頓時紅卜卜的。

「點呀，醉未呀？」我問。

他死活都不肯承認醉，但是他愈說卻愈大聲。

「好啦，pinky，Truth or Dare？」我問。

「True。」

「咁呀，我想知你同你男朋友點解分手？」肥仔問。

眾人靜了下來，目光都放在Pinky身上，Pinky想了一會便坦言道。

「因為佢係willy個朋友，成日中傷淇淇同埋呀單，之前都仲會信佢，但係久而久之就唔鍾意佢講你地，所以咪同佢分手。」

各人聽後心情亦沉了沉，幸好有妳在，帶回了點氣氛。

「好，下一個到J me揀啦。」

「咁呀，我揀呀單啦。」

「唉，願賭服輸，我飲半杯，做一個dare 啦。」

「咩呀，都未開牌，阿單你唔係未飲先醉呀？」肥仔大大聲的說。

「白痴，呀單佢估到晒啲牌啦。」高佬說。

「嗯，我揸K，淇淇同J me揸住A，而高佬就拎J。」說罷我們四人一同開牌。

「有冇咩犀利呀，出千嫁.....」肥仔道。

「出千都輸，死左去好過。」我不禁笑道。

就係咁，我同高佬都揀飲半杯，做一個dare，我們手持杯酒碰了下，一飲而盡。

「我要呀單你去錫淇淇一啖。」J me 吃著花生般說。

「好。」

說罷，憑著剛才那杯酒的影響，在眾人面前，看著妳閉起雙眼的樣子，便吻了下去，我永遠也敗給妳那臉龐。回想起來，我是第一次在眾人前吻妳。

然後，各人隨即起哄，我聽到一下快門聲，才經覺漚漚原來早已拿起手機把我們親吻的5秒鐘變成永恆。之後，妳便把握現場熱烈的氣氛，要求高佬跟呀喬重演 V-day kiss 的一幕，他們也照做了。順勢把氣氛推至高峰。沒想到，在第一局裡面，輸的只有我們男仔，而肥仔更是半醉了。

然後，我們便進入了第二局了。在拿牌階段，我認真的觀察各人的微表達。因而看到肥仔放鬆的呼了一口氣。而相對的，J me跟淇淇心情沉了點。然後，Pinky便開始挑人了。

「er...我想同呀喬鬥大。」pinky 說。

「好。」

然而，兩人便互相開牌。Pinky 揸的是A，而呀喬揸的是K，真貼近，難怪兩人都信心滿滿的。

「搞錯呀，咁都輸。」呀喬埋怨著。

「少年，你太年輕了，揀咩呀喬姐？」pinky 則說。

「半杯加True 囉。」

「咁我想問，呀喬你同高佬嘅第一次係幾時呀？」

「你又知嘅？」她驚訝的說。

我們聽到後，便帶點驚訝的再次起哄。

「睇你個樣就知啦，答番問題呀唔該。」

「er...er...咪...咪一個月紀念個時囉。」起哄聲不斷，氣氛極為高漲。

下一個便輪到J

me選人了。當我們說輪到她時，她心頭一驚，看到她拿卡牌時，我便已經知道她拿了最小的9。只有她選中同樣是9的人才能避過飲酒的結果，現在只有五分一的機會，已是難逃厄運。但若然選錯的話，另一個人就必定遭殃。當J

me還在想的時候，眾人亦下意識的看一看自己的牌，我才想起我還未知道自己的底牌，今次大鑊了！

「我揀...我揀淇淇啦。」

「下，我呀？」

各人開牌之後，淇淇的10比J me的9要大。我當堂沉一沉，然後我又要飲了。

「咁J me你揀咩呀？」妳問。

「我係唔會俾機會你地玩我嘅，我揀一杯。」

J me 接過杯後，杯底向天。但她飲得非常急，面色立即轉紅，醉意非常。

「好啦，下個係肥仔揀。」高佬說。

「好，我揀呀單。」肥仔想了一回。

「冇啦，我已經放棄左，開牌啦Ace，我揀半杯加dare。」

「你又真係知啱，但明顯呢個game 聰明唔係最重要囉。」肥仔串柒柒的道。

「肥仔唔好咁串啫。」

「點呀，怕醉呀？」

「超，我就要杯半，有膽就dare。」

「好，dare就dare。」

「我要求你一齊同我飲。」我眼角閃過一絲笑意。

「下？」肥仔錯愕道。

「肥仔你唔係湊底呀。」換我串柒柒了。

「飲咪飲。」

所以，我們倆便轟了杯半直落胃底，肥仔被我大一大，說話聲量愈加高昂，臉頰亦顯得更紅。

然後便到高佬與漑漑開牌。高佬手揸的A大過漑漑手持的10，最後，漑漑便選了半杯跟true。

「我唔知有咩問題問啲。」高佬說。

「我有我有，我想問你仲鍾意以前個男朋友嘛？」妳向著身邊的漑漑問。

「好啦，遇到佢之後，我遇過嘅男仔都冇佢咁特別，佢就好似佔有左我個心而從未離開過咁。直到而家，我冇一刻放棄過佢。」漑漑熱淚盈眶說著。

牌過幾輪，兩支black lable亦被我們喝了一半。每人亦多少有點醉兒，肥仔跟呀喬的大聲的聊著，J me

跟高佬則呆坐床邊，Pinky跟淇淇更不省人事。幸好以前跟高佬對飲，所以還好，但高佬還是老樣子。

「你都幾飲得嫁啲，佢地都醉醉地，你都仲清醒。」我跟漑漑說。

「只係好彩姐，飲左一杯，但都有啲暈暈地。」說完便步向洗手間去了。

「咁不如完啦，聽日仲要早起身，第晚再玩過啦。」

肥仔聽到個完字，精神立即為之一振。

「咁我同J me返房先啦。」說罷，他便向我單了眼，然後扶著J me走了。

「喂，高佬，番房啦。」我對著那個還在發呆的人說著。

「下？咩呀。」他問我。

要扶著這個六尺巨人，對我來說，實在是個難以勝任的任務。此時，呀喬走了過來，在高佬臉上親了一下，向我索取了另外雙人房的鑰匙，便拖著巨人離開了我的視線。我被這突如其來的事情，嚇呆了，難道我才是醉的那位？我站在寂靜的房間內，面對著那可笑的門。我看著pinky跟妳還不省人事的睡在同一張床上，而漑漑則從洗手間出來。

「咦，睇嚟你真係俾人擺左一道。」

「睇嚟係啦。你咁問，姐係佢地計劃好？」

「我都係冇意之間聽到。」

「噃，今次真係輸俾佢地了。」

「咁我同佢地瞓一張床啦，你瞓另一張啦。」

「唔駛，我都未必會瞓。」

「下，點解呢？」

「Reflection must be reserved for solitary hours.」

「凡事都有段故，講出黎，人亦唔委屈。」我再道。

「噃，咁又係。仲有啲酒，有冇興趣把酒當歌？」

漑漑便坐在我身旁，身上的清香向著四周發散。

「如果俾你遇翻佢，又或者佢搵翻你，你會點做？」

「佢係一個極之理性嘅人，如果佢同我父母有deal嘅話，佢一定唔會搵我。但係咁好彩我地真係相遇，我諗我會打佢一鑊。」

「好暴力。」我笑道。

「都係嫁，呢個係因為佢拋棄左我獨自去面對所有嘢嘅懲罰。然後呢，應該都會隨緣啦。我地經歷過幸福，心入面有過大家，雖然我而家仲係，但結果對於我已經唔再重要。咁你同淇淇呢？」

「老實講，我所擔憂嘅，並唔係佢離開香港，我知道佢留係香港嘅機會都幾高，只係上左大學之後。因為我地都知佢鐘意活動，外向，亦係最初吸引我嘅原因。以佢與生俱來嘅責任感，係大學一定會大把嘢做，我怕我地會因為咁而分開。」

「其實你真係咁信我屋企人？佢地好有可能會出爾反爾。」

第三十話

「假作真時真亦假，無為有處有還無。」——紅樓夢

這時，隔壁傳來阿喬的個人演唱會，叫聲之大，足以打斷我們的對話。而這陣陣傳來的叫聲持續了好一段時間，弄得漉漉臉上緋紅。

「好尷尬呀。」我說。

「係囉，唔駛咁大聲呀嘛。」

持續了一段時間後，終於一切歸於寂靜。

「你...你頭先講真嫁，真係有可能出爾反爾？」我立即把心中疑惑問了出來。

「只係有可能姐，唔駛咁緊張。但係以我嘅經歷嚟睇，的確有可能。」

「我又冇諗過呢方面喎，若果係咁，件事就會變得好harsh。」

「唔好唔開心啦，都只係有機會姐，有可能佢地真係變左呢。」

「可能啦。」

再聊了一會，漉漉便過了去妳跟pinky的床上睡死了，看來她也很累了。而我在酒精的帶動下，亦一睡不起。第二天醒來，胸口傳來一陣重量，原來妳爬了過來，看看窗外，已是日上三竿。當我正打算輕輕的起床時，我一動妳便醒來了。

「去邊呀你？」醒來的妳打了個哈欠問道。

「冇，諗住去洗個臉，再去買早餐俾妳食。」

「我有啲頭痛呀。」

「唔飲得又飲咁多，飲到不省人事咁。」我揉了揉妳的頭髮。

「邊個叫佢地大我喎，飲飲下就暈暈地，唔知幾時就瞓著左啦。6點幾個時起過一次身，然後見到妳係隔離床，咪瞓係你心口囉。話時話，又幾舒服。」

「瞓到個心口紅晒啦。」

「呀單愛淇淇嘛？」妳突然再一次趴在我身上問。

「淇淇難道唔知道咩？」

「當然知道，只係有啲怕。」

「怕咩？」

「怕我唔值得你嘅愛。」

「點會唔值得，妳永遠都係我嘅最愛。」

「嘻嘻，冇野啦，肚餓呀。」

「好，我地去食野啦。」

我們便拋棄了他們，出去找午餐吃了。五月盛夏的台灣，熱得要命，我們慢走在台北車站附近，尋找著我們的午餐。很快就找到一間小店，草草吃了點東西，我們便離開向聖地出發。

我們乘搭捷運到中山站，亦是我們來到台北的主要目的地——地下書街，這是台北中山站及雙連站之間的地下街。而我們主要在地下街找一些香港找不到的舊書，我們走了一會便找到間舊書店。

「傻瓜，你搵咩呀？」

「冇，睇下有冇啲咩書買下。」

「咁你有冇睇過呢本？」妳拿著Jane Austen的sense and sensibility問道。

「冇呀，但係我睇過呢個佢嘅Pride and Prejudice同埋Emma。」我說。

「咁呀，我睇下先。」

你便打開書開始看了，我便去找我的書。當然，我亦不時偷偷的看著妳，那麼漂亮的妳。慢慢在書叢中找著，手下落在了一本很久沒看的書——國境以南太陽以西，想起當中的一句「看見你幸福的樣子，於是幸福著你的幸福」。

享受了一個下午的精神食糧之後，高佬他們終於打電話跟我們聯絡了，我們便相約在西門紅樓等待。來到了西門町，太陽開始日落西山，晚霞透出的紅光映照在我們的身上，而我迷失於紅光中照射的妳。也許妳察覺到一絲，便回望著我。原來，戀愛中的人，眼眸裡能夠感受到對方濃濃的愛意。

我說愛你值不值得，其實你應該知道，愛就是不問值得不值得。但妳沒有說什麼。

我要與妳看透世上每個地方的日落以及令我們相遇的月光。妳卻說我自大，何曾應承。

我答這是自信，以及對妳的承諾。然而妳便緊緊的握著我的手，望著紅霞下的紅樓，由紅到黑的消逝，直至皓月當空。我倆齊道，

「我愛妳。」

不久，他們便到達了。

「你地咁嫁，自己走左出嚟都唔叫我地。」呀喬搶先說道。

「唔知邊個瞞左我間房呢？」我亦似笑非笑回了一句。

「Sor囉。」高佬答。

「咁我地食咩呀？」肥仔問。

「旅遊書話有間焗烤幾好食，不如就食呢間啦。」漣漣拿著書說。

「睇下，好似幾好喝。點睇？」妳問。

決定好之後我們便去了，這家店味道不錯，種類又多，更有非常出常又「D調的醬」。晚餐過後，我們便在附近閒逛。

「有冇興趣再飲酒？」J me 問。

「不如最後一日先啦，我地聽日要早起身。」妳說。

「咁呀，好嘅。」

逛了一會，大家都空手而回，我們便回到了酒店休息。

旅行的第三日，我們一早便出發去淡水漁人碼頭，因為我們也差不多10時才出發，到達的時候也開始肚餓了。所以從淡水捷運站出發先到淡水老街買手信跟小吃。

「我要食呢個。」妳指著紅豆餅的檔攤。

「好好。」

「其實你咁就我，我好快會肥嫁。」

「咁咪好囉。」

「吓？」

「係呀，妳肥左之後，妳係市場上嘅需求就會減少，所以，失去妳嘅機會率亦都會相對地減少。」

「你jupus 唔揀econ真係蝕晒。」

「妳又知我冇？」

「點解...點解？」妳便瞪大雙眼的看著我。

「妳話想一齊上堂呀嘛。」我聳聳肩道。

「我個時講笑咋。」

「我知呀。」

「多謝你。」

「傻妹，咁都喊一餐。」

飯後，整班女生繼續在淡水老街作戰，買下一袋又一袋的手信，不斷的買，買，買！

「傻妹呀，妳駛唔駛買咁多呀。」我不禁咋舌道。

「梗係要啦，你都知你幾懶嫁啦，問親你都話唔駛買，咁我咪幫你買埋囉，又要買俾呀爸呀媽，又要買俾Uncle Auntie，仲有我同你嘅其他屋企人呢，差唔多啦。」

「淇淇呀，妳咁樣唔得嫁啎，咁賢良淑德，我會忍唔住娶妳返屋企嫁啎。」

「邊個話嫁俾你啎。」

「妳唔嫁我，嫁邊個呀。」我立時攬著妳腰，凝視著妳的雙眼，便親了下去。

「口花。」看到妳心裡笑笑的去撓著溼溼的手。

逛到差不多日落時分，我們便乘船到漁人碼頭。漁人碼頭裡最為出名的便是其中的情人橋。

「你地知唔知呀，呢條情人橋有個傳說。」肥仔說著。

「係咩，係咩呀。」呀喬八卦的問著。

「第一，如果身處於曖昧，友達以上，戀人未滿嘅一對，若果行呢條橋，就會失去對方嘅愛。第二，戀人過呢條橋個時，一定要手拖著手行晒成條橋而且唔能夠望返轉頭。第三，夜晚橋墩會發光，當橋墩轉到綠色個時情侶唔可以對望，如果唔係好有可能會分手。」

「咁呀，要注意下。」高佬說。

「哈哈，都幾好笑啎。」我說。

我們站在橋頭不斷拍照，然後你走過來牽著我手，拉著我跟妳一起搭上情人橋，我們並排前行，你正緊緊的牽著我。

「睇嚟妳真係好信肥仔講嘅野啎。」

「嘻嘻，都係嫁。」

「我亦唔想冒呢個險，唔想同妳分開。」

我們站在橋上，看著很美的淡水河海交匯的景緻，像一幅美麗的風景畫，豔陽在西邊落下，金黃色的

光耀灑滿整片出海口，更是顯得迷人。一陣海風吹過，將我們的視線移開，我們便發現漣漣看著橋頭那邊。

「小漣，你做咩呀，做咩喊呀。」妳問。

「傻妹，妳望下個邊。」

「個邊有咩呀，咦，有個人望住我地嘅。」

「呢個咪漣漣喊嘅原因。」

「小漣。」妳對著漣漣說。

漣漣並沒有理會我們，只是遠遠的看著橋頭那方，而迎來的，是一個我們熟悉的身影。

漣漣只是凝視著，眼淚卻不停的掉落，他慢慢的朝我們走過來，在他的眼中，天地間只剩下一個孤寂的身影，一個從未曾忘卻的身影。他們站在情人橋平坦的橋面上，相互對望，金黃色的光輝映照在他們身上，而時間亦是為了他們停下，霞光從金黃變成橘紅再漸漸變暗。群星繞月，橋墩爭輝，夜濃風輕，寂靜的海讓他們終於相遇。

第三十一話

「不會忘記的永遠不會忘記，會忘記的留著也沒有用。」——*挪威的森林*

「漣漣，想不到會在這遇見你。」那男子首先開口的說。

「或許這便是緣份吧。」漣漣說。

「或者.....」

啪！

我跟淇淇在旁邊看著，他被掌摑之後，面露訝異之情，過了一會使用手輕輕蓋在面上，嘴角微笑了一下，也許，他從這一巴掌他了解到了些什麼吧。掌摑聲頗大，周遭的人都停了下來，或不停的打量著他們。

「呢一巴，係因為你拋棄左我而獨自去面對而打嘅，呢.....唔！」

還沒說完之際，他已經搶先一步抱住了漣漣。

「漣漣，我真係好掛住你！」他的聲音有點嘶啞，許是，等這一刻太久了吧。

「我都係呀！呀汰，你知唔知同你分開嘅每一日我都好想去搵你。」

「我都係，但無奈，限於與你父母的約誓。」

「多謝你。為左我而放棄我。」

「可惜最後，我還是未能如願以償。」

「嘻嘻，冇人可以再分開我地。」漣漣微皺的眉頭，在這一刻終於鬆開了些。

「我也相信。」

他們站在情人橋上，背著海及清澈的夜景，眼中只有彼此。月色懸掛，夜濃風輕，二十五的月光，亦把身影遮蔽了起來，像是為他們築構了專屬的時空。在一起，並不單單是一起度過每天的時間那麼簡單，那是一個神聖的聲明，向全世界宣告，從今以後，我們都是屬於彼此，之後人生的每分每秒，要做什麼，擁有什麼，我們都會豐富彼此的心。

「佢地真係好浪漫呀。」妳說。

「漣漣同呀汰？」

「係呀，你諗下，經過一年幾嘅分開再重遇。見證了離開是為了下一刻重遇而準備。」

妳看著兩人情深款款的擁抱著，心中有點羨慕。

「好啦，亦比唔上我地，困難時仍有彼此嘅支持。」說罷，我便緊緊的摟了摟妳，而妳亦以身體熱烈地回應著我。

「今日，我地睇到台灣人嘅日落同月色，我地仲有194個國家要去！」

「你尋日講嘅係認真嫁？」

「當然。」看見妳滿足的神色，我就知道我不會後悔，亦不可能會反悔。

妳只是深深的凝視著我，然後，我們便在月亮下擁吻。我們走了過去呀汰跟漣漣的那邊。

「好啦兩位，我地已經引起左好大嘅騷動啦。」我說。

「唉呀，你破壞左咁浪漫嘅時間啦。」妳說。

「咁係呀嘛，有啲咩麻煩就唔好啦。」

「怠惰呀怠惰，你都仲係咁怕麻煩。」呀汰說。

「老樣子啦，你又是不錯，原來重蹈覆轍真係這意思。」

「呀，係呀，你好似真係估到。」

「還須感謝曹雪芹。」

「我就知係海旁說了會讓你知道。」

「唔緊要啦，我地仲有行程，有興趣一齊嗎？」

他望一望漣漣，然後便說無妨。因為他是獨身來台，在偶然的情況下，受到家人逼迫只好去淡水老街買手信，心血來潮便想到情人橋那邊看看日落與海景，便與漣漣重遇了。最後，我們便在橋尾的LOVE字樣玩了一會照相，然後便離開了。

離開了情人橋之後，我們便隨著行程到士林夜市吃晚飯。

「呀汰，講我知，你真係咁啱遇到我地？真係咁好彩？」

「你認為呢？」

「Luck is the plan I can't see.」

「沒錯，咁諗係沒錯，但再大嘅計劃要成功，亦要倚靠點點嘅運氣。」

「都啱嘅，我終於諗得明點解一向不理世事嘅傲慢之前會咁落力幫我。」

「咁唔淨只唔想漣漣唔開心嘅，我地話哂都由細識到大，唔多唔少都有為左你嘅。」

「係咩？我有啲懷疑，咁你住邊間酒店？」

「台北車站旁的那一間。」

「咪係我地個間囉，咁我肯定唔係運氣。」

「嘻，係咪運氣真係咁重要？」

「八掛下姐。」

「Curiosity killed the cat.」

「Ok, fine. I will take that as a “yes” .」

「whatever.」阿汰不置可否完結了這個話題。

「我地有間大房，你可以過嚟啫。」

「ok.」

離開淡水之後，我們便到達位於劍潭的士林夜市。

「我要食大腸包小腸，豪大大雞排，同珍珠奶茶。」漣漣說。

「不如我地咩都買啲，再share 啦。」妳說。

「都好呀。」呀喬說。

「唉，我好慘囉，本身有漣漣陪，而家變左個終極電燈膽囉。」pinky 落寞的道。

「好好好。」妳便上前安慰pinky，然後向其他人丟了個眼色。

女士們宛如訓練有素的軍隊，瞬間將身邊的男伴甩開，然後便手撓手的壓馬路。

「看來，最值得提防的並不止世上的男性，更有自己女伴的BFF。」呀汰眼看得而復失的溫馨。

「都係嫁，頭先嘅動作，pinky就係警告緊我地，只要佢想，隨時都可以撬長腳，所以好好珍惜吧啦。」我說。

「冇咁複雜呀，只係悶姐。」肥仔不相信說著。

「少年，你太年輕了，你永遠都唔會知女人心入面諗乜。」高佬說。

「沒錯，任我等帶著無比嘅智慧，仍難猜透女士眾心。」呀汰說。

「要同一個男人相處快樂，你應該好好了解佢而不必太愛佢；要同一個女人相處快樂，你應該多愛她唔洗旨意了解佢。」我說。

我便看著五位女士的背影遠去。心中在想，若然有一天，妳當真離我而去，我會怎麼樣？歇斯底里的找你嗎，還是清靜淡莫般自閉，也許會活得像瘋子般每天沉淪於思潮，又或者冷血的忘掉妳。

「想得太多的你變得很黛玉。」

「你又知我諗緊野？」

「黛玉葬花咁樣，仲話唔係？」

「咁多年始終都係俾你睇穿，行啦，之後再傾。」

妳們施展狂風掃落葉的招式不斷向路邊攤出手——購買食物，旁人還以為妳們餓了多少個春秋。飽餐過後，我們便在士林夜市中穿梭，突然，妳看到一間遊戲的攤檔便停了下來。

「想玩就去玩啦。」我說。

「好呀。」然而，我們便浩浩蕩蕩的到攤檔前方停下。

還記得這是一個彈珠滑軌的遊戲，是把彈珠放在路軌上，經過五曲十三灣的路軌滑過去終點，是個完全考驗身體控制，判斷力，集中力的遊戲。當妳坐下來，從老闆指導下展開妳的彈珠之旅。起初沒有什麼經驗，但亦能輕易的過關。來到了第三關，總是在半途掉下去，旁人看見有趣，亦開始紛紛投身這個簡單而又複雜的遊戲當中。

「唉呀，又掉左啦。傻瓜，你玩唔玩呀？」妳頭也不回的繼續挑戰著。

「唔啦，我覺得睇著妳玩會有趣啲。」

然後，妳便努力不懈的挑戰著，但總是在同一個位置掉下去。這一次我便半跪在妳背後，快要到達死亡彎位時，便抓緊妳的手。

「定啲嚟，唔好震，妳好多時唔夠定姐，我陪著妳啦。」

「得唔得嫁傻瓜。」妳回頭望一望我。

「望番前面啦，集中啲。」我用頭撞了妳的頭一下。

「係係。」

然後，我們手疊手的以非常慢的動作控制那顆彈珠。控制手把向右點輕輕壓下，令彈珠受到地心影響，慢慢加速，然後一拉！關鍵的一下，便跨過了一個小跳台，來到一條長斜路，我們要以借助向上的長斜路累積衝力，以到達高處的另一條軌道，我們調整了一下呼吸。

「準備好未？」我問。

「嗯。」

「過左就到終點啦。」

「好。」

我們深深的吸了一口氣，徐徐呼出，一息靜止之間，開始動手！手把向左一壓，彈珠沿著軌道向下滑，當差不多到達彎位時，向右一擺，把手把放平，彈珠險險的卡在彎位不上不下！我倆屏息之際，我左手輕輕一拍妳的手背，彈珠就彈上了軌道，成功的到達終點了。

「好野，得左啦。」妳轉身抱著了我，賞了我一個臉頰的吻。

「好緊張呀。」

「我都係呀。」

之後，我們看到其他人亦卡在同一關。

「咁玩唔玩埋最後一關呀？」我問妳。

「唔啦，我睇過個關卡，以我地嘅手震下震下咁肯定過唔到。」

「又係，咁等埋佢地就走啦。」我亦見好就收。

那夜，我們伴隨著妳們五個，穿過大街小巷，吃盡當中美食，玩盡箇中攤位盡興而歸，途中更有大包小包的戰利品。

「今晚早啲訓，聽日要早啲起身去十分。」

「嗯。」各人答道。

外傳 - 淇淇日記(4)

真好！終於過了整個DSE的考試了。我們為了DSE幾乎放棄了所有的節日慶祝，是你說的，只要過了DSE，以後的人生，我們也就能夠把那些節日一一補回。你永遠都是那麼有信心，撫心自問，我並不是那麼充裕。

不知道你是留意到我魂不守舍，還是看破我想過生日的念頭，你竟然跟大伙一起瞞著我，為了我而在口試當日舉辦了一場生日會。那天的我，許是世上最幸福的人了吧。當初能夠跟你在宿營中相識，相知，繼而相戀，確是我的幸運，儘管當中亦有不少的困難，有如村上先生所說，「有希望之處定必有磨練」。正因為我們一一通過朋友、舊情人、父母的磨練，我們才有希望走下去。亦正因為這些磨練，而給了我更大的希望，更給予我所缺的一信心。

我們每天一起溫書，一起吃飯，一起考試，一起看海，一起感受晚霞最後的餘溫，這通通都是我夢寐以求的生活，但我卻確確實實的跟你在過，這是一種很奇妙的感覺。還記得最後一天的考試，是考一門經濟科，經濟是我的主科，理應是我最為熟練的科目，也許因為我太重視的關係，所受的壓力亦超乎想像，差點把我壓垮，但它並不重，只是我生命中獨獨不能承受的輕而已。但我知道，主科是數學的你，卻為我自修經濟，只為能夠跟我牽著手進考場，為跟我以後一起讀書。這種不能承受的輕，被你的愛意悄悄地調濟。

在考場裡面，你的位置離我不遠，那稜角分明的線條，清晰可見。每當我遇見不熟悉的題目時，只要看到你的側臉，我便會想起和你一起溫習，你教過我的所有片段，在腦海悄悄回放，令我解決一條又一條的題目。答完題目，檢查過後，我還會偷偷的看看你，望著你認真研究的樣子。原來，你認真的樣子挺好看，很吸引，我喜歡。

考官的聲音在考場中響起，宣布考試的結束，待試卷被監考員收取之後，你便走了過來，在考場之中，直接擁吻了起來。你一向也是很保守，不喜歡在人前作任何親暱的行為，但這回，你卻當眾的親了我，連我也有點被你嚇到。

經歷過DSE的煎熬，心身倍覺疲憊。所以，我便向你提議去旅行散散心，沒想到你直接就答應。所以我們便開始為了我們的旅行而籌備著，單單是籌備，我已經興奮不能言，能夠跟你一起旅行，縱使是一班人，我亦很滿足。我本想填滿七天的行程，並且著手準備行李，但你卻跟我說，旅行之道，在乎寫意，少帶行李，多用時間。所以我們最後便決定了五天台北遊，比較寫意。

決定好了以後，回家見到小漣，便跟她說旅行的事。她亦很快就答應下來了，但我看的出來，她的心思不在。考試過後，整個人更顯悲傷，每天拿著那本紅樓夢不斷的翻。有時候，我真的認為她很像黛玉，每天也在想念著寶玉。看到小漣，我於心不忍，便致電了呀汰。訴說了我們將會到台灣的事，並跟他定期更新我們的行程，更提醒他不要告訴任何人。因為，我不想小漣知道我私自找過他，她跟我說過不要找他，就讓一切聽天由命。

決定好了所有事情之後，我們便外出吃飯，那個傻瓜竟然帶了我到超級市場去買菜。你說你父母出了國，又不想出外吃飯，便到超市那兒買了些食材，那天，我們買了牛排，一些酒，還有雪糕。你說一直都沒有好好跟我燭光晚餐，我說你是個傻瓜，每天跟你在一起不就是燭光晚餐嗎，只是沒有燭光而已，燈光也不錯呀，你被我弄得哭笑不得。

回到家後，你叫我乖乖坐在沙發，你會處理好所有吃的喝的。所以，我就乾脆坐在沙發上，看著你在廚房忙裡忙外的。這一頭處理下牛排，那一邊又把薯菜倒進焗爐裡。總算在一個小時之後出來，把我

趕進你的房間。

進了你的房間之後，看到床上有條純白色的長裙，床旁邊還有雙高跟鞋，有張Memo在上面寫「dress on and wait for me.」硬要弄那麼多的花款，你這個白痴。

好不容易把裙子穿上之後，卻發現意外的貼身，就像是度身訂造的一樣。我穿上那雙高跟鞋，站起來發現也很舒適。我在鏡前原地轉了一圈，裙子跟高跟鞋很搭配，我才知道，原來你是那麼細心的。在鏡的上方卻有另一張memo

「不要讚我細心，知道女朋友的一切於我而言是很正常的。」你就像是猜透我的心思般。

然後，我坐了躺在床上，看到床頭又有張紙貼在一個禮物盒上，寫著

「這是我給你的禮物，我認為很適合你。」我打開，是一個香水組合，那味道不會因為太濃而變得俗氣，亦不會因為太淡而失去清新，就是恰到好處。輕輕的噴了兩下，便聽到敲門聲。

我打開了門後，看見你穿上一身西裝，不是那種在連鎖店買的謝師宴西裝，而是度身訂做的款式。我看到了你為我做的一切一切，眼淚又不自覺的流下來。你輕聲的跟我說，傻妹不要哭。你說過之後，我更是伏在你左肩上更大聲的哭起來。你輕輕的幫我擦乾臉上的淚，領我到餐桌，餐桌上整齊的把蠟燭放成一個小心型的樣子，兩端放了兩碟牛排配薯菜，還有兩球雪糕在旁，就像高級餐廳般放著。

那夜，我永遠也不會忘懷，是我最為幸福的一日。我問你為何要做這些，你只說了你想，我說並沒有要求過，而你卻說今天是拍拖的九個月記念，為了我們而放棄的聖誕，新年等等的假期，失去的時光統統都要補回來。我說你這個白痴細心的為我作這一切。

我們驚喜與幸福度過了甜蜜而又浪漫的一晚，我伏在你身上談了很多未來的事、對未來的盼望、對未來的憧憬、對未來的計劃。未來呀，像是遙遠但卻又覺伸手可及。在些微醉意帶動下，我們放聲大笑，大談別人的是非，更拿出了小喬的V-day相，然後互相凝望著。到最後，帶著汗水跟累意入睡了。

睡醒後，看見你還沒醒來，我便起床，打算做點早餐給你。穿上了你昨晚的襯衣，到廚房找食材，沒想到，剛把熱水倒入杯中，玻璃杯突然從中裂開，熱水濺在我的手中，想把殘骸放到盤中，但碰跌了正在煮的食物，廚具落地聲不斷，然後便見你在門外救我出來。你立刻幫我治療，還說會處理廚房的狀況，不要擔心。其實我不覺得痛，只是看著你，流著淚的微笑而已。

下午才回到家中，我還在回憶昨天的事，似幻又似真的。小濶看到我不斷對著空氣傻笑，還以為我考試考到得了精神病。我對她說我沒事，只是想到值得高興的事。

然後父母有事情要跟我們說，我們便在大廳中等待，昨晚的甜蜜還在腦海徘徊，我不自覺的笑了出來。根本聽不到父母想表達的東西，直到，直到他們跟我說我要在出了成績之後便立刻到英國倫敦繼續學業，更說我們只有大概三個多月的時間跟你道別。我有問過為何要出爾反爾，他們只是說想我考好點才隱瞞，而英國方面亦一早就已經有offer給我，只要交回成績便行了。當時我的心情，就像在天堂門口突然被宣判要返回地獄一樣，對世上所有的一切，只有絕望。我沒想過到了英國之後會怎樣，我只是想，應該怎樣跟你說？還是瞞著你，不讓你知道。好讓你我能多快樂三個月。

第三十二話

「天下只有兩種人。比如一串葡萄到手，一種人挑最好的先吃，另一種人把最好的留到最後吃。照例第一種人應該樂觀，因為他每吃一顆都是吃剩的葡萄裡最好的；第二種人應該悲觀，因為他每吃一顆都是吃剩的葡萄裡最壞的。不過事實卻適得其反，緣故是第二種人還有希望，第一種人只有回憶。」——圍城

旅行的第四天，我們約好了九時在房門外集合，而由於漑漑跟呀汰的和好，所以大房那邊只變了三個人。鑑於中間雙人房的J me跟肥仔精力比較旺盛，每晚不辭勞苦默默耕耘，令到餘下眾人尷尬非常。最後，我跟高佬實在忍不著，便決定錄音！

今早醒來，又有十多分鐘的演出時間，我立即用電話剪輯，準備給肥仔自己聽聽雙劍合壁的大師級作品。

幸好九時正，我們還是能順利的在房門集合，九人一起向十分出發。我們先乘搭捷運，然後再轉乘台鐵到平溪線。未知是否指揮的工作太過勞累，還是聽眾覺得太過擾民，又也許pillow talk得太興奮，在這程長途車中，眾人都睡了，妳亦在我肩上睡著。幸好，還有呀汰陪著我。

「昨晚好嘛？」他問。

「還好。」

「其實怎麼樣，我看你還在煩惱什麼？」

「你知我同淇淇嘅事嗎？」

「略懂一二。」

「咁你都知我同淇淇父母有個協議，我想知道佢地有冇可能反口。」

「呢個正係你現在所擔憂？」

「嗯。」

「認真講，亦唔瞞你，因為冇意思，以我所認識嘅佢地，確係有可能。因為佢地睇淇淇比任何嘢都要重。約誓，協議，whatever its call, 對於佢地嚟講都唔重要，重要嘅係淇淇嘅前途。」

「多謝你對我坦白。」

「我相信你自己亦知道，只係想有人肯定你嘅想法。」

「沒錯。」

「依我睇，好好享受最後嘅旅行，一定會發生嘅事，你係到煩惱亦無補於事，投入寫意旅行，創造更多嘅回憶，乜唔係你旅行之道咩？」

「係呀，都係嘅，原來係淇淇話你知叫你過黎追返漣漣。」

「唉，最後都被你知道，對著你真係應該慎言甚至止言。」

「的確禍從口出，但即使發生，我又能夠點做？Long D 並唔容易。」

「亦無道理，問題固然要解決，眼下要處理嘅，係佢同呢個旅行。我欣賞你未雨綢繆，但事有緩急之分，解決左眼下先啦。」呀汰指一指妳說。

「噃，又係，有啲杞人憂天啦。」

看著妳睡著的樣子，不自覺地攬著你的腰，抱緊了你，並在妳的額上親了一下。

「做咩呀傻瓜，係咪到左啦。」睡眼惺忪的妳說。

「冇，未到呀。」

「你喺先係咪偷錫左我一啖？」妳指著我問。

「有咩？冇呀。你係咪發夢呀。」

「冇，你偷錫我，我知。」

「睇嚟妳太奷，瞓多陣啦。」

「唔係？你好講啦啲，仲要攬得我咁實添，係咪驚我走左去先？」

「唉，A lady's imagination is very rapid; it jumps from admiration to love, from love to matrimony in a moment.」

「噃噃，呢個的確係真嘅。」呀汰說。

「唔好扯到去Jane Austen 度，快啲講呀。」

「係啦係啦，我係偷錫妳，係攬得妳好實，係驚妳走左去。」

妳突然呆了，眼眶帶了點淚水，但很快的就不見了。

「算你啦，我瞓多陣啦。」妳滿足的笑著。

「好好。」

很快便到了十分，也許是因為天氣太熱，到埗之後便立刻找喝的。滿足基本需要後，我們便去放天燈了。

「識揀一定揀粉紅色啦，代表愛情呀。」Pinky說。

「咁一個天燈都有四面嘛，除左愛情，仲有未來呢？」妳說。

「仲有仲有錢呀，黃色一定要呀。」J me說。

「有，我地嘅學業。DSE同Jupas 一定要得呀。」漣漣說。

「咦，真係有代表未來啲，咁揀呢四面啦好冇呀。」妳向我們四人問。

「好吧。」

「真係女權當道。」呀汰笑說。

「哈，細聲啲啦，小心白色恐怖。」我說。

「也是。」

「但佢地有主見，亦是我們所喜，我們所選。」

「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哈哈！」

「哈哈，孟子講中了我地嘅心境啦。」

然而，我們便在每一面寫上我們的願望，各人在四個方向的願望亦有不少，而我卻沒有那麼多，只在愛情那一頁寫下“concur”與“overcome”兩個字。

「征服，跨過，有趣有趣。將所有都交俾天嗎？」呀汰問。

「算係啦，我都唔知道，此時此地此刻，我只係諗到呢兩個字。」

「但願成功。」

寫完之後，眾人跟天燈拍照留念。而我跟妳，拿著我那二字，讓那刻變成了永恆。之後，工作人員便點起火來，天燈徐徐升起，不消一會，便飛出視線了。

「唔知會飛去邊呢？」妳看著那天燈的問。

「飛到天道那裡吧。」

「但願夢想成真。」

「沒錯。」

放完天燈之後，我們便在了附近的紀念品商店街逛逛，並且找點吃的。但人太多的關係，我們走失了。我左望望右望望，找了一會才找到妳的身影，而其他人就找不到了。我們不斷的向前行，直到吊橋

的位置。

「呀單呀，點解啱先你會寫個兩個字嘅？」

「天燈個兩個？」

「嗯。」

「因為無論世界點變，任人點講，我地每時每刻也會遇到難關，而我地都要跨過去，直到我地能夠征服任何嘅困難。」

「都係呀，其實我有嘢想同你講好耐。」

「不如番到香港先再講啦，反正妳都等左咁耐，不過無論點都好，我地輕鬆啲，拋開一切，享受我地寫意嘅旅行好嗎？縱使事情可能不如意，至少，我地仲有完美嘅回憶。」

「你都有道理，都好。」

我們便牽著手，在吊橋，在瀑布留下我們的足跡，製造只屬於我們的回憶。即使如錢鍾書先生所說，只有回憶，沒有希望。但在我看來，我們還有回憶，不是嗎？

「我要你揸我。」妳突然在回程時說。

「做咩突然要我揸妳呀？」

「快啲快啲呀。」

妳便跳上了我的背上，妳的體重，其實很輕，就像是毫不費力便能抱起似的，也許正因為兩個人互相扶持，兩個人有了愛，才能夠背得起妳吧。我背著妳一直行，一直行.....

「重唔重呀？」妳問。

我搖頭示意。

「如果我一直都唔落嚟，你又劫，你會唔會掉低我係條街到嫁？」

「如果妳一直都唔落嚟，我會揸著妳，走過世界各地，看透世上所有日出日落，仲有月色。」

「但你會劫啲。」

「點都唔及得上放低妳嘅個種痛心疾首。」

「你真係好傻呀，邊有啲咁嘅人嫁。」

「雖然妳讀經濟，知到其中一個assumption係所有人都係理性嘅。但並唔係所有嘢都係要理性解決嫁嘛。」

「都係.....」妳沒再說話。

慢慢走著，我們便回到火車站了，原來他們在火車站等著我們。我們回程時在平溪走了會才回台北，回到酒店之後，我們先梳洗，最後在大房裡集合。

最後一晚，眾人亦把握最後的機會，放縱一晚。

經過3小時的拼酒，全部人都醉倒睡在大房中，包括呀汰。最後只淨下我倆。

「終於到左最後一晚啦。」妳說。

「嗯。」

「傻瓜，我都仲係唔知點算呀。」

「冇事嘅，放心啦。」

「我真係好唔捨得你。」

「我都係。」

然後，我便帶妳到我的雙人房，緊緊抱著妳，深深的吻著，倒下去大床上。

第三十三話

「希望你能記住我，記住我曾經這樣存在過。」——挪威的森林

夜半，一陣涼意襲來，我被冷醒了，原來被子被妳卷走了。

我半坐起來，醉意已去七八，看著妳熟睡的樣子，妳的臉龐，皺起的眉頭，許是你在夢中有什麼不如意吧，又也許是在煩惱著妳想跟我說的事？

難怪人常言道「知而不行，是謂不知」，控制自己不去想是一件非常難的事，而我卻如此自找煩惱，確實不智。亦難怪佛學的頓悟是要靠修為，領悟，練習而得。我看著妳，思索著我們的過去，現在，以及可能的將來，思索著昨天妳想說的話。結合阿汰跟漣漣的意見，看來確是如箭在弦之境，面對著妳將離去，我實在不知道如何跟妳道別.....

旅行接近尾聲，我們亦出發回家。回程的時候，我們一言不發，妳像是因為昨天說錯話而整天沉默著，我則像逃避般投身文字之中。鐵路上，飛機上，巴士上也是如此。我問妳，我們怎麼了？妳只是笑說玩累了，回家休息便好。友人見此情此景，亦不禁擔憂，便想相約我們九人回家卸下行李後，一同共進晚餐。但妳卻以累透為由而拒絕，各人不歡而散。

於是，我便與呀汰送妳跟漣漣回家，到達妳家時，妳父母亦在，點了點頭，打了聲招呼。妳們便徑直進房了去。於是，妳的父母便邀請我們坐下來，問及旅行一些細節，呀汰便適當的答道一切順利，最後伯父便提及了呀汰跟漣漣的事，表明不會再反對他們交往。

說罷，我便到了妳房裡，看妳正倦伏在床。

「早啲休息啦，聽日我再搵妳。」我摸摸妳的頭說。

「嗯，你都早啲返屋企啦。」

「我會嫁啦。」

「咁...聽日我地再出街啦不如？」

「好呀。」妳笑著答應了下來。

我跟呀汰再跟妳父母打了聲招呼就離開了。到達住宅大堂時，呀汰邀請我到海旁聊一聊，我們便各自回家放下行李。回家途中，我仍然是不斷在猜度你想跟我說的事，也許已經猜到一大部分了吧？

我們買了點吃的，醉的，還有點冷凍的在海旁坐下。

「呀單，還記當天晚上你遇到我嘅日子嘛？」

「岩岩開學個一次？」

「沒錯。」

「2014年9月6日。」

「正是。你知道嘛？個日能夠遇到你，或許係上天嘅安排。我個日係海旁，正因為我同漣漣係9月6日分手，或者每日我一個人生活都無乜問題，唯獨個一天，失去佢既個一日我唔得。」他開了一支酒說。

「難怪你當時咁唏噓，真唔知係嘈架嘈得合時，定係唔合時。」

「或是同是天涯淪落人。」

「或者。」

「漣漣同左我講淇淇嘅事，你想知嘛？」

「想。但我更想聽佢親口講，雖然我已經估到一半。」

「當然。你能夠講我知你所想嘛？」

「我諗，應該係淇淇嘅父母為左令淇淇考得好啲，所以同我地有個承諾。但其實暗地裡已經搵左學校。而淇淇呢，佢唔知應該點同我講。」

「雖不中，亦不遠矣。」

「我都估到件事無咁簡單。」

「原來呢個係你所有猜想當中最為樂觀嘅一個。」

「嗯，的確。」

「漣漣同我講左淇淇嘅諗法，你想知嘛？」

「都係唔想，就算係再差都好，我都係想聽佢親口同我講，雖然你已經透露左唔少。」

「哈哈，咁你有咩打算？若果成真嘅話。」

「老實講，我都唔知，以你認識嘅我，我會點？」

「逃避一切，所有人、事，若有人問起，便埋藏心底，說沒事。」

「好似我，亦即係話，淇淇都係咁諗。」

「嗯，咁你會點？」

「坦白講，真係唔知.....」

我倆待在海旁，直到凌晨時份，才有回家的意欲。

回到家中，看著書櫃上的《挪威的森林》，許是村上先生代妳告訴我，「希望你能記住我，記住我曾經這樣存在過。莫名的傷感湧上」。

翌日，我們又變得如常的甜蜜，妳像是喝了失憶藥一樣，並沒有再提過那天的事。如常的事，如常的晚霞，如常的甜蜜，更是令我擔心，就像是死囚行死刑前的一樣，而這種生活，我過了兩個月.....

七月十四日，是DSE

放榜前夕。我在家吃過晚飯後，拿上自己的校服到了妳家，因為我們相約九個人去你家一同度過最後的時光。我們在你家玩boardgame，傾訴各自的未來，而我呢？還是沒有打算。

那一夜，我們一起度過不安的時光，談到累，玩到累，便睡了。醒來時已經是八時了，我便叫大伙起床，眾人梳洗一下，換上了校服，便出發迎接我們的將來！

「呀單呀，擔心嘛？」妳問。

「還好，但妳好似比我更擔心。」

「能夠拖著你，我已經唔洗擔心啦。」

「我都係。」

我們便牽著手再一次踏進校園，也許是最後一次了吧。

我們回到各自的班房，所有人都寂靜地等待著成績的到來。那種壓迫感，是前所未有的。身旁的呀汰，卻從容不逼的打著呵欠。

班主任踏入課室，更像是剎那把空氣壓成了固體般，她沒什麼表情，只是坐了下來，說了聲不用緊張，就開始宣讀一個又一個的人名。同學不斷的前去，有的接受加冕，有的迎來絕望。突然聽見熟悉的名字，

「汰。」

「係。」

呀汰便走到了教師桌旁，接過成績單，冷冷的笑了一下，就再沒有任何的表情了。

「考成點呀？」我問。

「等陣一齊睇啦。」

然後，肥仔便出去拿他的，他看了一眼，立時「Yes！」了一下。

直到高佬，又只是笑了一笑，便回到我後面的座位上了。最後，終於到我了。

我的雙腳好像注滿了鉛一樣，每一步都走的極為艱難。旁人看我似是月球漫步的速度，很慢很慢的到

達了教師桌前。這短短5米的距離，卻像是用了五百年才走到。

「阿單，唔駛行得咁慢啫，都考得幾好呀。」班主任跟我說。

「嘻嘻，係咩？」

接過她手中的成績，打開來一看，跟模擬考試的成績差不了太遠。

然後，我們便離開去找妳，妳也是剛出來。大家集合後，便去附近的餐廳，等漣漣到來後，便一齊打開了大家的成績單。

「嘩！呀汰同呀單咁勁嘅。」漣漣說。

「你唔知佢地不鏟都係咁嫁咩。」妳說。

「而家知。」

「妳都考得幾好呀。」我跟妳說。

「你仲好講，你明明冇上過經濟都可以同我一樣分，而家連英文都5埋。」

「但係我中文低過妳啫。」

「哼，有啲鏟呀。」妳轉身過去。

「好啦，同妳食雪糕啦。」我無奈地說道。

「好野。」

看妳又笑了出來，我又被妳擺了一道。

妳看著自己的成績，主科經濟拿到了5*，其他也達到4跟5的水平，在眾人也論及排位時，這不錯的成績，也許會有轉機吧。

眾人這次考試的成績也算理想，因此便能按照自己想好的路邁進。我們便一起去唱K慶祝，慶祝我們終於能夠放下重擔，慶祝各人向理想邁進一步。

然而，呀汰便過來詢問我跟淇淇的情況，我看著我們這些日子的甜蜜，跟之前在旅行時的態度不太一樣，可能你還沒準備好，所以我便回答他說不知道。

回家後，大家便因應DSE的成績而調整JUPAS的排位，而我回到家中後，把成績給了父母看過，便打開了電腦，把數學及經濟金融相關的科目排在前頭的位置，希望一切順利。

凌晨時分，我躺在床上仍未入睡，腦中還在想JUPAS排位的策略。然而，桌上的手機猛然一震，有一道短訊傳來，打破了這盛夏新月夜間的寧靜，亦我的意識拉回現實。

第三十四話

「多少人都活在自己幻想的城市，又為了自己的想象去一個城市。這種固執真是既可愛又可悲。」——看不見的城市

呀單

看到了上款，不是往日任何的大白痴抑或是福爾摩斯，更不是損我的或讚我的，看到了如此正經，嚴肅的上款，就像多年前看過的一本書——《Dear John》，又是一個正經的上款，但在那書中，是一封分手信。

跟你相處的時光真是過得很快。還記得去年也是這個盛夏的時份認識你，縱使認識你的時間不久，但跟你相處卻像是深交已久，情宜深種的感覺。

繼續讀下去，不安及傷感纏繞心頭，淚漸盈眶。感覺就像老師在教寫信的模板一樣，再壞的消息也要先在開說寫點無關痛癢的事，我真的很不喜歡這種感覺。說是能令到讀者冷靜地接受，我能嗎？可能嗎！。

但是，我還是想跟你分手。

終於，都說出重點來了。看到了這一點，我沒有歇斯底里的大叫，也沒有活像瘋子般想妳，心如止水的看著.....我從未如此平靜過。只是一次，又一次的看著這句說話，看看是否看錯了，是否理解錯了。但分手這刺眼的二字，顯然是個重點，顯然.....是個確實地表達分開的意思，並沒有其他。

我也不想我們落到如此境況，但我還是慢慢地覺得性格也不太合，做朋友可能比做情侶更要開心吧。

時光飛逝，這一年間我跟你遇過的浪漫，作過的甜蜜，經歷過的愁悅，一段又一段刻骨銘心的時光，到最後只換來一句性格不合。整件事，若果摒棄了感情，摒棄了回憶，摒棄了時光，還算是一個笑話。無奈的是，這並不是故事，是赤裸裸的現實，是確切的現實，是已發生的現實，是無可挽救的現實，是.....我改變不了的現實。

我跟你，每個人也說我們太過相反，這不是少許的相反，而是天南地北，南轅北轍的相反，就像數學上的平行線，天生不應該相交的一對。

這我也知道，很多人亦說過我們相反的性格是一個大問題，是一個我們需要解決的大問題，我們很難在事件中得到實在的共鳴。因為妳所重視的，卻是我輕視的。但正是這種相反性格，才使得我們互相吸引，我被妳的勤奮，善良，奉獻所吸引，而妳卻被我的unpredictable，異類，懶惰所吸引，正正是因為我們的相反，才成就了不能忘懷的一對，而妳卻選擇親手去破壞掉這一切。

這一年來，有著你的照顧，令我過得很好；有著你的包容，令我活像個公主一般；有著你的陪伴，令我不再感到孤單。再一次的謝謝你。

妳還是那般的尊師重道，在這種信函的結尾部分，亦不忘加入一點讚美，使讀者在接受壞消息後，能夠容易地冷靜下來。但妳知道嗎？分手這二字，蓋過了這一切的鋪墊，一切的策略。我被這分手二字

壓倒在地上而無法起來，傷感得連眼中亦沒有了淚水。

對不起，再見。 淇淇

再一次看到妳的名字，令我回憶起各段的時光。原來，分手最可怕的，不是看到分手兩字的一刻。而是，分手之後所有的回憶，所有美好的回憶，所有不能再一次經歷的美好回憶。

訊息閱畢。我的雙手變得冰冷，打從心底裡的冷。這分手信，尤其是對不起這三個時，霎時令我的思緒紊亂，心跳得前所未有的快，我不知曉應當如何面對，該假裝無事，回覆一句我明白；還是該躲進被窩，倒頭大睡？逃避一切，忘記所有？

我想到當天放榜後有人問及我跟她的事，當時我只是一笑置之，回答了一句不知道。巧合地，晚上便有了這樣的一個答案，應該說是沒有了。剎那間，就像夢醒了一樣，我寧願沒收過那封訊息，繼續漫遊於夢裡，也別讓我醒來吧。

淚水又開始流淌下來，我甚麼都不想理。現在正值非常時期，可否暫且將這些事擱在一旁，容後再算？我明白也許妳只想說清楚，好讓我能醒覺。那好吧，今後我便該回復正常，我仍然是我。但，教我如何不想妳？

然而，我把手機放了下來。桌上一封粉紅色的信映入眼簾，是妳當初給我的第一封信，算是一封感謝信吧。我拆了開來，妳既有的字跡，妳既有所表達的情感。這雖然是一封有加密的信，信中的密碼說妳愛我，還問我會否永遠也愛妳、哄妳、疼妳。答案當然顯然而見，怎會不願意呢？

對！或許訊息中還藏著妳的密碼，妳真正的意思。我再拿起了手機，不斷的看著這段信息，一次又一次經歷著分手的打擊，嘗試拆解出其中的意思。

現實是殘酷的。

原來，世上所有人也患上了暗示渴望症，讀聖經渴望著其中的密碼、食月餅渴望著裡面的字條、解難題渴望著當中的線索、看彩畫渴望著內置的符號。

而我，在不斷忍受著打擊時，我也渴望著暗藏的意思。可是，除了分手這意思外，我再也找不到其他的暗示。

看著看著，不知不覺間我已經睡著了。隔天醒來，電話仍握在手中，我渴望著那一絲的希望，看了看電話，仍然不果。

自從跟妳分開以後，我常獨個兒待在家中，雖然高佬、呀汰他們有找過我，但我沒有理會。一天又一天，活在四面牆之間，直至要到大學辦入學手續的一天，沒有辦法不出去。辦好了後，在大學隨意走著，看見大學裡各個攤位也在招生，述說他們的迎新活動。看見他們，便不由得想到妳要是在這兒的話，定必想全數參與，但，我是怠惰。

突然，一把熟悉的聲音，叫了下我的名字，但我沒有任何回應，沒有回頭，只是慢慢的走出校園。肩上一沉，叫我的人追了上了來。

「點解愈叫你愈走嘅？」漣漣說。

「係咩？可能呢度太嘈聽唔到掛。」

「打你電話又唔聽，上你屋企又冇人應，仲以為你失左蹤。今日見到你先知我地原來讀同一間大學。」呀汰說。

「最近比較唔想被人搵到。」面對他們，其實我也不太自在。

「因為淇淇？」

「或者啦。」

「淇淇都去左倫敦成個月啦，乜你都仲係咁呀。」漣漣說。

「係囉，放唔低還放唔低，但係都要繼續生活嫁。」阿汰勸說道。

「我都係做番自己姐，你由細都知我懶得同人相處啦。」

「你咁唔得嫁。」漣漣說。

「不如我地搵個莊去上左去啦，你唔可以咁收埋自己嫁，生活好啲啦。」

「唔好啦，太麻煩喇。」

說罷，我便踏上回家的路走了。步出地鐵，看見那月台，那曾經甜蜜的月台；走出地鐵，不順路的經過我們曾經浪漫的海旁。海平線透出晚霞，但今天的晚霞跟平日不同，很冰冷，儘管身處炎熱的天氣，我渾身仍被冰冷的空氣所包圍，身體好像掏空了一般，最重要的那一部分。

冰冷的霞光映照出冰冷的海旁，冰冷的海旁積聚著冰冷的空氣，身處其中的人打從心底冷出來，這不是身體上的凍，而是空虛中的冷。

回憶是存在於第五維度，沒有時間和空間的限制，不同的時光會在同一處發生著。而同一段的時光，又在不同的地點發生著。我的淚揮灑在每一個的時空，我看著不同維度的景象，佐以冰冷又艷紅的黃昏落下，直到新月接管了一切，直至目光有點迷離.....我很想妳。

每到一處，經過的一切驟眼間變得空虛。我唯有抑壓著一段又一段的回憶與想像，繼續獨個兒的旅程，走過回家的路，踏上大學的路。

後記

各位讀官

感謝各位追閱《相交的平行線》

就是本人的第一個故事，

能夠與各位見證這故事的誕生，發展，結局，

實是我的榮幸。

而至於呀單跟淇淇之後會怎樣，

就留給讀官們的各自想像了。

本人會繼續寫故的，煩請各位能繼續支持。

還有希望各位會like 我的Facebook page

第三十五話（大結局）

「不管全世界所有人怎麼說，我都認為自己的感受才是正確。無論別人怎麼看，我絕不打亂自己的節奏。喜歡的事自然可以堅持，不喜歡怎麼也長久不了。」——*What I talk about when I talk about running*

跟妳分開以後，我拒絕了所有的社交生活，只是在大學上課，在書中迷失，回家，三點一線的生活，沒有其他。也許有吧，呀汰跟漣漣他們對我實行高壓政策，每當他們打電話來時，我必須聽；不聽的話會無休止的致電；若然膽敢關機的話，他們便會拍我家門找我。所以，生活還算好吧。

開學之後，我並沒有參加迎新營，即使有很多人邀請過我去不同的迎新營。只是因為我怕，再一次宿營的氛圍，會想起我們之間的所有事，所有的對話，那一刻的時光，情境.....。我知道，我還放不下妳。

而每當呀汰跟漣漣把我拉到各種soc前，企圖逼我上莊時，我只見到人們在為活動而忙碌著，隱約有妳的身影存在，我便覺得傷感，每次都有砂石侵襲眼睛。

慢慢地，他們也就沒有再逼我去任何的組織了。也許他們太有才華的關係，被各個soc邀請上莊，不消一月，便把自己的時間表排的滿滿的。亦因為他們營營役役，我總算每一天能過得清靜，就像是重複著昨天的生活一樣，久而久之，我亦被冠「摺友」之名。

終於，直至有一天，漣漣他們忍受不了我再這樣過著頹廢的日子，便約了我出來，跟我說唯一可能會感興趣的事，跟我再談談妳。

「呀單，你終於嚟啦。」漣漣說。

「唔好意思，啱啱問緊professor 關於Riemannian geometry嘅野，所以晏左。」

「少有啲，咁主動。咩嚟嫁？」漣漣問。

「令平行線相交嘅幾何學。」

「嘻嘻，都唔知係好彩定唔好彩啦。」

「唔知呢。」

「你想係canteen 呢度食，定我地出去食呀？」呀汰問。

「冇所謂啦，都係一樣。」

「咁呢度啦，我地陣間仲要返hall開會。」

「嗯。」

「你仲係咁頹嫁，都成兩個月啦。」漑漑說。

「係呀。」我只是衡常的一笑置之。

「淇淇係倫敦寄左postcard
番嚟呀，佢話個邊而家開始凍啦，同埋佢話我知，佢都好掛住我地呀。」

「係咩？」

「你做咩呀，佢話whatsapp過你，你好掛住佢嫁？點解冇覆佢嘅？」

「佢同你講嫁？」

「嗯。」

「我認為佢係個訊息已經講得好清楚。」

「都係嘅，但係點都好啦，應下人啦，對你對佢都好。」

「唔好啦。佢有佢嘅生活，我有我嘅...」

「勿言忙碌，你懶到出汁呀，邊有忙碌？」呀汰說。

我也只是冷笑了一下。當下，能夠聽到妳平安的消息，確實安心了一點。雖然妳跟家人在一起，但我知道他們有多忙碌，妳一個人在外地，還是會有點擔心。

「我真係忍受唔到你繼續頹落去，嗱，本野俾你啦。」

她把一本簿遞給我，這本簿是我見過的，是本我熟悉的，屬於妳的一本簿。

「點解...點解會係你度？」我驚訝著。

「你知係咩嚟？」

「嗯，淇淇的日記。」

「你知就好，佢臨走前，啱啱寫晒，所以冇帶去。」

「哦。」

「揸住啦，仲發樞逗，你睇唔睇呀？」

「俾我？」我手持著妳的日記，呆望著。

「阿汰呀，佢究竟仲係咪我地識個個阿單呢嫁，點解蠢左咁多嫁。」

「分手快樂，又有誰做到.....」

他們不斷你一言，她一句，我什麼都沒聽到。我只是坐在大學的canteen中，看著妳的日記封面。

「好啦，我地都夠鐘開會，有咩打俾我地啦。」漣漣說罷便跟阿汰走了。

於是，我便離開了校園，還有在手上的日記，我看著封面，但始終沒有打開，就這樣回到了荃灣。

那月缺夜，在月光下，在海岸旁，揭開了妳的心窗。

2014年8月2日

那天被小喬捉了去宿營，小喬說籃球隊隊長會去，要我們陪她一起去。本來我已經忙得不可開交，不怎麼想去，但她苦苦堅持，真的沒法狠心撇下她。

也許好人真的會有好報，我竟然在營地裡遇上你。在女童軍小隊當中，有一個怪人流傳了很久，每一天他也會到圖書館看書，不論是lunch break還是放學後，總能在圖書館看到他的身影。奇怪的是，他從來只會在學校看書，從不借書。而隊中更有流傳道，你最喜愛看的是米蘭昆德拉，當時我已經覺得，你真的很特別。身邊的朋友總覺得米蘭昆德拉很悶，甚至還問我他是否一個意大利人，慢慢已經不再有人記得我喜歡米蘭昆德拉了。當聽到有人亦在看，令我不禁想去認識你。

在宿營第一天，一如以往，我把我的波子刻了兩道痕，不深不淺，正好平行。這是我的習慣，每次參與這種活動時，我必定會拿一樣東西刻上兩道平行線作紀念，但這次好像劃偏了點。在自我介紹的時候，可能這是上天的安排吧，我發現我們竟然是同組，但沒想到你是一個這般文靜的男生，即使經過第一個活動，我們跟你仍然不能順利破冰，你實在太靜了，靜得好像有點自閉的傾向。不行！我一定要再跟你熟一點，難得被我遇著你，至少也要你陪我聊一聊米蘭昆德拉。

是我跟妳相遇的第一天，也是我們這對平行線根據黎曼幾何在球體上面彼此相交的開始，還記得那天你有點自來熟，由自身談到米蘭昆德拉。當時想，這酷像允兒的女生竟有如此文青的一面，還主動跟我聊天，極之難得。

2014年8月4日

今天很特別，是我第一天跟你約會。昨日你耍賴的無意間跟我表白，雖然緊張，但心裡其實很高興。而今天的約會，除了跟你說了我跟willy的過去外，更沒想到，跟流星許的願望會真的成真。

跟你第一天的約會，真如夢中我們所作的，不斷在荃灣的商店閒逛，而最駭人的是，當我走到累透的時候，你竟然把麥精遞上，我完全的訝異了。這真是夢，想成真。

看到這裡，只是數頁而已，我的淚又開始不受控制。月兒的光，海浪的聲，再加上淚落之境，有著葬花般的淒美。

我在月光的照耀下，浪聲入耳的長椅上，在日記的引導下，再一次度過我那一年來痛心卻又美麗、傷感但又甜蜜的時光。每一頁你也清楚的記述著我們發生的每一件大事，每一件小事，在妳的記錄下，總能感受到妳對新一天的期盼，及濃濃的愛意。

我輕輕翻到最後一頁。

2015年7月15日

這是妳跟我分手的那一天，亦是妳走的前一天。

終於要跟你說了，我痛心疾首般打好了這篇文章，但還是沒能說給你知我將會走。旅行完了之後，我想過了很多，想過了很多方法，該怎樣跟你表達會比較好。但是我怕，若我跟你說完之後，我們會立刻落得分手的情況，所以我選擇了沉默，不提及任何關於我離開的消息，只要能讓你幸福的度過最後的三個月，便已經足夠了。

這三個月來，我對你甜蜜依然。因為我知道即將要分開，分別9,641公里的距離。儘管我討厭跟你有著距離，但父母的命令壓過了我的一切，也許我還是沒能反抗吧。在放榜之後，我隔天凌晨要出發去，從此我倆之間的距離，便要分別8小時的時光。我不想離開，我想跟你待在一起，因為，我愛你。

合上了日記，我抬頭看看四周，世界還是一樣。我抽出家門的鎖匙，回到了家中，滿腦子仍是妳的日記，對妳的思念更是揮之不去。從書櫃中抽出了一本書，翻開了一頁，上面寫道「不管全世界所有人怎麼說，我都認為自己的感受才是正確。無論別人怎麼看，我絕不打亂自己的節奏。喜歡的事自然可以堅持，不喜歡怎麼也長久不了。」。

村上先生，謝謝你。

對！沒錯，跟著自己的感受才是最重要的，所以我便寫了封十萬字的信給妳。只想對妳說，我從來沒有忘過妳，跟妳分開之後，我天天都在想妳；沒有了妳，我生命中就像是缺少了一半似的。

淇，也許這封信離題了很多，但不妨礙我說出重點。

就像妳所說，我們這一對是平行線。所以，我便想在球體的帶動下，再一次與妳相交。就在今年的聖誕，我們在倫敦最大的球體，Tower Bridge 旁邊的 City Hall, London 再一次進行相交，進而成為交點！

我會等妳，會一直等妳，就像從前跟妳說過的一樣，我不會放下妳。

全書完